

新 54

西南研究

第 一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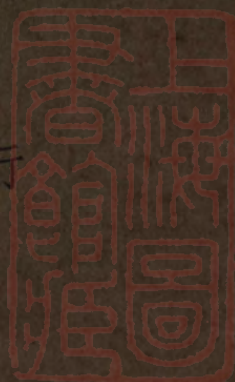
目 次

- 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討.....劉 咸
- 越曆朔閏考.....章 用
- 昆明經緯度之覆測.....劉朝陽
- 論越南語之系屬.....聞 宥
- 閩粵方言中形容詞的襯字.....陳三蘇
- 泰族問題.....艾思德 周宗琦
- 字喃雜攷.....聞 宥

昆 明

西 南 學 會 刊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本刊條例

- 一 本刊性質，以刊布本會會員關於西南之學術研究為主，而尤側重於地理學，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等科，空疏議論，概所不取。
- 二 凡會外學者之稿件，與本刊標準相符，經會員之介紹，投寄本刊者，本刊編纂人當於篇幅有餘之際，敬謹收受之。
- 三 本刊文字，不限國文，英，德，法文皆得任用，一聽作者之便。惟用國文者須附西文提要，西文者附國文提要。
- 四 凡有稿件登載本刊者，會員贈單印本五十冊，非會員贈單印本二十五冊。如須添印，應由作者自認其印費，並請於校稿時通知編纂人員。
- 五 本刊一年為一卷，每卷得分若干冊刊布之，視文稿多寡而定。

本 冊 定 價

國內：國 幣 一 元

國外：美金一元或英金四先令六辨士

收稿及通訊處：昆明，寶善街219號。





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討

劉 咸

(上海中國科學社)

大抵原始民族，多無文字，缺乏書契記載，故欲明其種族起源及文化演變，頗難尋獲直接可靠之論證。不得已而求其次，祇有從間接材料，加以推論，海南島之黎族亦無能例外。斯篇之作，本此意旨，試作探討。

關於論述黎族之中西典籍，並不甚多，除極少數之現代西文著作外，記載方法，大都陳舊，尤以中文為甚，輾轉抄襲，未可盡信。茲篇係就個人研討所及，將黎族名稱體質，及其文化，分別提論若干點，加以商討，自非定論，聊備一說，拋磚引玉，是所希冀。

一 由歷史上探討黎族之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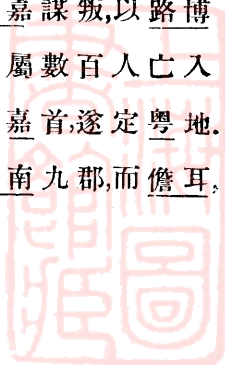
語云『名不正，則言不順』，故每一民族之名稱，常有研究之價值，藉以窺其來源所自，演變象跡。黎族之名稱始於何時，演變如何，世少定論。顧就其現今居處中心地之海南島而論，在秦時為象郡外徼，史勿能詳，至漢代始入中國版圖，黎族之名，最早著於史乘者，當自此時始。

據漢書南粵傳，漢武帝元鼎五年（110 B. C.）南粵丞相呂嘉謀叛，以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往討之，粵素聞伏波名，皆降於博德，獨嘉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因問所得降者，以知嘉之所之，乃分兵入海州迫之，得嘉首，遂定粵地。明年改元封，分置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而儋耳，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9 7507B



珠崖兩郡卽在今之海南島，交趾，九真，日南則在今之安南沿海境界，當時均爲南粵地。

據此，有可得而言者，上文所稱之『海州』，當爲今之海南島無疑，中經魏晉，至於唐代，始稱瓊州，自漢迄今，世爲黎族居聚之地，然則黎族之據居該島，必遠在秦漢以前，至少亦自此時始。

復次，南粵國自趙佗自立爲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丞相呂嘉歷相三王，爲國中會豪，權極當時，逮嬰齊朝，益專橫自姿，嬰齊后嫪氏，邯鄲人，生子興，素主內屬，見忌於嘉，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嘉欺興懦弱，與太后交惡，歷數太后爲中國人，不禮漢使，反對內附，乃舉兵謀亂，攻殺太后，致召漢武帝之興兵撻伐，兵敗遁入海州，乃授首。據此，呂嘉既稱太后爲『中國人』，其自身非『中國人』而爲蠻族可知。又兵敗率其屬數百人入海，則呂氏族衆，當時逃遷海南，蓋無疑義，嘉雖授首，其族人並未盡戮，分居島上，繼續滋蔓，可以想見。假令當時南粵蠻族（南方曰蠻，今取其廣義），黎族居其重要成分，則其分佈必不限於南海，儋耳，珠崖三郡，而合浦，九真，日南三郡，亦必有之，以安南與海南島一衣帶水之隔，交通便利，黎族或早由大陸遷居島上，不自呂氏始，亦意中事，藉曰不然，當時海南爲無人荒島（就通理言，以原始民族之習於遷流轉徙，是島必非荒島，據近人研究，海南在石器時代，或尙有矮黑人族（Negrito）居住該地之可能），則呂嘉一族，自係首先遷入者，以島上土地肥沃，氣候溫暖，生活容易，繁殖自速，形成漢唐以後該島唯一之主族，非不可能。以『呂』『黎』語音之相似，可想見漢時之『呂嘉』，是卽後日『黎家』之所由來，黎族之得名，或自此始。

又按原始民族多無名號，無姓氏，大抵從其酋長之名號姓氏以稱呼，黎族因無文字，漢書所稱呂嘉者，當係漢人記音，呂氏族人之自稱爲『呂』，理有必然，由『呂』而『黎』，乃一音之轉，大有可能，然則漢時之『呂嘉』，爲後日黎家（黎人有自稱曰Lakia者）所奉爲祖先，並自相稱呼，爲黎族得名之始，蓋

可信也。例如現今黎族中多王、符等姓，多係從其酋長（一稱頭人）得來，可資論證。由此言之，呂氏一族為海南黎族之祖先，非徒臆造，實有史實可資論證。

復次，同傳中有『……天子（指漢文帝）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云云，可見當時南粵國以黥劓為刑罰。考黥面乃文身之術，史稱南蠻多實行之，然今日在西南各省子遺之苗、僮各族，均不黥面文身，惟海南黎族則仍風行之。由此可證當時南粵民族，即係黎族，至少亦係其中之主要民族，而呂嘉一族，為其酋長，觀其『宗族富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實土著之豪。此由『呂』而『黎』之又一證也。

吾人試更檢討後漢書南蠻傳關於黎族之記載云：『珠崖儋耳二郡在海州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謂之儋耳。』文中雖未明示珠崖儋耳民族之確切名號，然由今證之，係指當時蠻里，今稱黎族者無疑，蓋吾人今日幸猶得見黎族婦女耳墮大環，或縋銅圈（儋黎），固仍垂肩三寸也。傳又云：『項髻徒跣，以布貫頭而著之，……』現今亦有事實可證，蓋黎人男子多作髻於額，形如犀角，衣麻布短衫，無胸襟扣紐，為貫頭式，下緣留緒寸餘。凡此記載，皆可證當時海州之民族，即為黎族。惟中原人與之接觸尚少，未悉其稱號耳。

南蠻傳又云：『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顏師古註云：『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又『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此之所謂『蠻里』，猶言『蠻荆』，為蠻之一種，魏晉以降，作『俚』，從人也。晉張華博物誌稱『交州夷名俚子』，可知係當時當地之主要民族。又隋書地理誌敘揚州風俗云：『自嶺以南，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別『俚』於諸蠻，顯見有主客衆寡之分。⁽¹⁾此為黎族正式見於史傳之始，而由『里』而『俚』而『黎』之語音演變，跡象

(1) 譚其驤：粵東初民考，禹貢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45-7頁，民國26年4月，亦持此意見，可以參詳。

更釐然可尋。圖書集成⁽²⁾亦云：『按俚訛爲黎，聲之轉也久矣。』蓋黎族之名稱，自古迄今，本身並無改變，惟僅有字音之訛轉，漢時稱『呂』或『里』，隋時稱『俚』，自唐宋以降，則稱曰『黎』，來源有自，非臆造也。

除以上記載，見諸史傳，斑斑可攷外，歐文之書寫黎人名稱亦有Li, Le, Loi, Lài, Lay, Lao, 各種拼法，大抵Li, Le, 係按國語（即前所謂官音），Loi係瓊語（廈門潮汕語同），Lai, Lay 係粵語，而Lao則疑係安南語（古安南語亦稱Li），故同一『黎』字，雖有許多拼法，各有所本，但對象則一。至於黎人自稱則多一氣音，更耐人尋味。例如紅毛峒之黎自稱曰B'ly, 黎彭（Loi-bán）之黎自稱曰B'lay, 打亨（Ta-han）之黎自稱曰H'ay 又某某處（忘其地名）之黎自稱曰Lä, Lakia, D'li, S'lay, 白沙之黎自稱曰Moi, 大抵以前漢人對於此等氣音讀時多未注意，致讀成Ly, Lai, Lä, Hay, Kai, Ki 等音。現在海南島之黎族除自成部落外，仍可大別之爲黎, 伎, 倭等族系，然則黎人自稱之Ly, Lay, Lä經漢人譯音爲『黎』, Hay譯爲『倭』, Kai Ki譯『伎』, 殆無疑義。試更將B'lai, K'lai, S'lai等字之前一字母易爲M, 則可得M'lai, 據施祖德(Strzoda)⁽³⁾及亨利(Henry)⁽⁴⁾諸人之意見，由M'lai而Malay僅爲字體構造之改易，況白沙黎自稱曰Moi, 是M之保存至今，已有確證。此似證黎族與馬來族有關係。又柯爾德(Calder)⁽⁵⁾遠在1882年時，曾經指陳在瓊東縣屬馮家港之居民，其言語中雜有若干馬來語。由此言之，黎族之來源與馬來族有相當關係，至近世猶可見其象跡。

復次，現在安南境內有一原始民族名僕（Moi），適與白沙黎同其名稱。大凡種族名稱，苟非有相關淵源，決難得如此之偶合。以海南與安南一衣帶水之隔，且按史籍記載，黎族係由大陸遷往海南，則二族或本係一族，後爲他族所隔離，致成今日分居之狀況。據鄧尼迦(Deniker)⁽⁶⁾謂僕人之語言因素，受有

(2) 方輿，職方典，卷1390。

(3) Strzoda, W., "Die Li auf Hainan", Zeit. f. Ethnol., Bd. 43, s. 196, 1911.

(4) Henry, B. C., Lingnam, p. 447, 1886.

(5) "Notes on Hainan and its Aborigines", China Review, 1882-1883.

(6) Deniker, J., Les Races et les Peuples de la Terre, pp. 472-474, 1926,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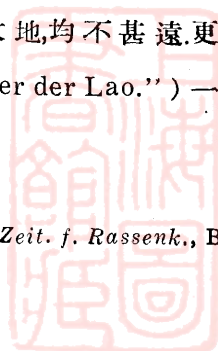
馬來一波里尼西亞 (Malayo-polynesian) 語之影響, (“Les Mois dont les idiomes sont influencés par les éléments des langues malayo-polynésiennes.”) 此與黎語不約而同,是黎僩二族彼此有密切關係,又不言而喻。

又現居越南暹羅北部之佬 (Lao) 分佈甚廣,其居越南之老撾境內者稱東佬 (East Lao),在暹羅安南中部者曰南佬 (South Lao) 住暹羅北部者名西佬 (West Lao),族屬甚大,文化亦頗高,據施祖德之研究,黎人亦有稱 Lao 者,又據巴克 (Parker)⁽⁷⁾ 在所著 “The Old Tai or Shan Empire of Western Yunnan” 一文內,謂蒙安族 (Müong) 酋長道平君 (Mr. Taupin),曾在老撾旅居經年,曾告彼云,佬族中有一部分說黎語,疑係由海南島遷來云,凡此皆可證黎族與佬族有密切關係,或者古時為同一族屬,以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言之,大有可能性,而巴克更進一步推論,謂今日之佬,即古時之哀牢 (Ai-lao),此問題不在本篇討論之範圍,姑不具論。

近者德國艾思德 (von Eickstedt)⁽⁸⁾ 教授,費年餘時間,漫遊暹羅越南,並至吾國西部,作人種學上之嚴密攷察,據稱在越南與暹羅交界處之蠻巴邦 (Luang Prabang) 地方有呂人 (Lü),沿湄公河而居,似佬而略異其語言,攷其歷史乃佬之前代,為一古老民族 (altertümliche Bevölkerung),同時似又為卡人 (Ka) 之祖先,在雲南者均以水擺夷稱之,以其以捕漁為活云,丁文江氏在其蠻文叢刻自序 (頁2) 中亦將呂人附屬於水擺夷,可見呂人之名,在吾國記載中並非一無所知,以吾人觀之,現今之呂人既為古老民族,或者即係漢時南粵國呂嘉族屬之後裔,逃入海南者為現今之黎族,居大陸者仍留存於越南暹羅間,稱曰呂,並名稱而未變,去原住之南粵故地,均不甚遠,更證以艾氏之『呂為佬之前代』 (“Die Lü gelten als Vorläufer der Lao.”) 一語,

(7) *China Review*, 20, p. 337, 1882-3.

(8) v. Eickstedt, E. Frhr., “Forschungen in Sud- und Ostasien”, *Zeit. f. Rassenk.*, Bd. 10, 5. 34-51, 1929.



而佬又與黎有同名之關係，則呂黎爲同一族屬，似非武斷。於此尤足證明吾人以前推論呂嘉族屬爲黎人之祖先爲可信。特以文獻無徵，缺乏直接之典籍記載而已。

又攷黎族在隋書始稱曰『徇』，此當係史家由轉音得來，惟當時黎人亦有自稱曰『隋』(t'oh)者，據亨利(Henry)⁽⁹⁾之攷證，此係專指黎中之伎，不足以概全體，但t'oh與tai(泰)音至相近似，世之學者均謂黎與泰僮族(Tai-Shan group)有相當淵源，於此誠獲一有力論證。又據聞宥教授指陳，在語言學上，氣音可以有種種變化，如B'l > d d > $\left\{ \begin{matrix} t \\ tc \end{matrix} \right.$ 等。準此，則B'lai可一變而爲dai，再變而爲tai矣。故就直接與間接論據觀之，尤於黎泰二族，古時或係同一名稱，後來黎族改稱今名，而二者名稱上之關係，仍可由語音上求得。至於黎泰語音有許多雷同處，更可證兩族間有密切關係之存在，茲不具論。

二 由體質上探討黎族之起源

關於黎人體質之研究，無論爲測量的或觀察的，就作者所知，尙付缺如，因此黎族之存在海南，每爲人類學家所忽視，更未能在世界人種之分類系統上取得相當位置。故在鄧尼迦(Deniker)⁽¹⁰⁾哈敦(Haddon)⁽¹¹⁾博克士頓(Buxton)⁽¹²⁾艾思德(von Eickstedt)⁽¹³⁾諸人之世界人種分類著作中，均無一字道及。不寧唯是，即在號稱專門著作如李濟之中國民族之構造⁽¹⁴⁾一書中，僅提及『黎人』(Li-jen)之名一次，而不及其詳。又如博克士頓之中國地理及民族⁽¹⁵⁾中，亦僅謂海南島山區中有原始民族居住，而未確切指出其名稱，誠爲可異。

(9) Henry, B. C., *Op. Cit.* p. 391.

(10) Deniker, J., *Les Races et les Peuples de la Terre*, Paris, 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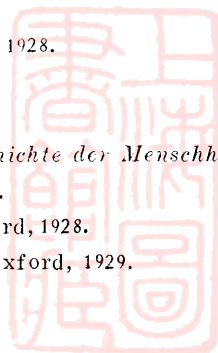
(11) Haddon, A. C., *The Races of Man*, Cambridge, 1929.

(12) Buxton, L. H. Dudley, *The Peoples of Asia*, London, 1926.

(13) von Eickstedt, Egon Frhr., *Rassenkunde und Rassen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I. *Die Forschung am Menschen*, S. 65—7, Stuttgart, 1937.

(14) Li, Chi.,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 p. 267, Harvard, 1928.

(15) Buxton, L. H. Dudley, *Chin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Oxford, 1929.



近年以還，吾國邊疆民族漸爲中外學者所注意，作實地調查者，頗不乏人，除一般普通性質之旅行記載外，專家報告亦漸次出現，即以海南島之黎族而論，國立同濟大學史圖博（Stübel）教授，曾先後兩次蒞海南調查，所著海南島之黎族⁽¹⁶⁾一書，實空前鉅著，不僅詳其部族概況，文化生活，而體質描述，甚爲詳盡，允爲科學的研究，確實可靠，惜所作人體測量，爲數太少，不足以與他族比較⁽¹⁷⁾。

作者於民國二十三春，曾有海南之役，深入黎峒，從事黎族之調查，見聞所及，不無一得，除所搜集之其他有關精神與物質文化之材料，可資研究，茲不具論外，於體質方面曾觀測生黎與熟黎等共三百另三人，茲根據所得材料，特先概論如下，至於詳細報告⁽¹⁸⁾，正在製作中，不久可以問世。

在未述及觀測結果之前，爲讀者明瞭計，不能不略及黎族之部落種類，及其分佈概況。依史圖博教授之研究，黎族可分四大主系，即：（1）本地黎，分佈於島之西北部，漢化程度最深，或謂之熟黎；（2）美孚黎，分佈於西部，範圍甚小；（3）伎黎，分佈於東部及環居五指山麓，漢化亦頗深，有許多名剃頭黎者，實即伎黎；（4）倭黎，分佈於島之南部，地域廣大，族類甚繁，所保有之原始性特多，或目之爲生黎。其他族系名稱尙多，然大都可就其狀貌，服飾，風俗，生活，分屬於上述之四大主系，不遑細論。

茲根據研究所得，將黎族之體性，作下述各項之描述：（1）膚色，（2）髮，（3）眼，（4）鼻，（5）眉脊，（6）耳，（7）顎角，（8）頰，（9）齒，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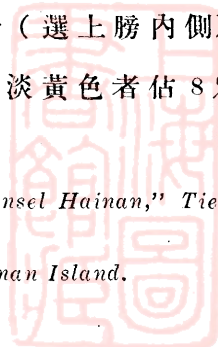
（1）膚色

膚色觀察分兩個部位，即（a）暴露部分及（b）遮蔽部分（選上膀內側）。就暴露部分言，大多數黎人爲黃褐色，約佔總數66%，其他淡黃色者佔8%，

(16) Stübel, H., *Die Li-Stämme der Insel Hainan*, Berlin, 1937.

(17) Liu, Chungshee H., "Review on Stübel's *Die Li-Stämme der Insel Hainan*," *Tien Hsia Monthly*, Vol. VII, No. 4, pp. 422-26, 1938.

(18) *Study on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Li Tribes of Hainan Island*.



紅褐色者 7%；黑褐色者 5%，黑黃色者 3%，此外橄欖褐，淡褐，及黃褐黑等色亦有之，爲數不多，至於遮蔽部分，作乳黃色者約 36%，淡黃色者 27%，黃褐色者 3%，此外作紅褐，黃色或白色者，各有少數。

(2) 髮

髮之觀察分 (a) 性狀 (b) 顏色 (c) 鬍鬚 三項，就性狀言，黎人之髮約 87% 爲纖軟，11% 粗硬，其他少數未及記錄。至於形狀幾全爲直髮，甚少捲曲，或作波紋狀，就顏色言，85% 爲黑色，約 10% 爲褐黑色，其他少數因係剃頭無由斷定。

鬍鬚分爲濃密，中等，稀少，全缺四級，大抵黎人之缺額鬚者達 70%，濃密者絕無，僅有，下顎兩側鬍鬚全缺者佔 68%，濃密者絕無，下顎正中生有稀少鬍鬚者約 59%，僅有數起堪稱濃密。至於上顎生鬚情形略似下顎正中部分，顯示彼此有密切之關聯性。

於此有須注意者，即年輕黎人，不喜留鬚，常用銅夾拔去之，或者此爲黎人鬍鬚大都缺少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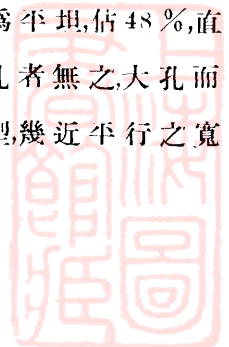
(3) 眼

眼之觀察分顏色，開度及蒙古眼簾三項，黎人中 39% 爲正褐色，32% 爲黑褐色，灰褐及淡褐色各佔 11%，至於眼之開度大多數爲卵圓形，約佔 59%，半卵圓者 26%，圓形者 11%，裂縫狀者極少。至於蒙古眼簾 (Mongolian eye fold)，全無者 60%，略具象跡 29%，顯著者絕少。

(4) 鼻

鼻之觀察，注意鼻樑及鼻孔，黎人之鼻樑約有半數爲平坦，佔 48%，直樑者 40%，高挺者僅 6%，呈波狀者 3%，至於鼻孔垂直狹孔者無之，大孔而略見歪斜者 4%，大孔而甚歪斜者佔 49%，爲佔優勢之一型，幾近平行之寬孔則佔 43%。

(5) 眉脊



眉脊之觀察,就其程度分平坦,微突,中等與顯著四級。黎人之眉脊屬中等程度者最多,約48%,顯著者23%,微突者19%,平坦者極少。

(6) 耳葉

耳葉依其發達之程度分爲三類,即(a)發達而有較長下延,(b)發達而無下延,(c)毫無耳葉。黎人耳葉屬於(b)類者最多,得40%,屬(a)類者31%,屬(c)類者22%。

(7) 顎角

顎角分圓形與方形兩種。黎人之顎有60%爲方形,約39%爲圓形。

(8) 頰

頰之形狀通常分圓,方,尖三種描述之,在黎人中43%爲圓形,而方及尖兩種各佔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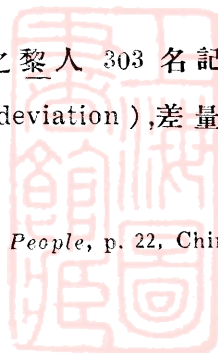
(9) 齒

在蒙古人種中,上顎門齒往往爲簸形,觀察記載時,分無,微,中,顯四種。就正中門齒論,黎人中無簸形者佔51%,屬微,中兩種者各佔16%,顯著者約有7%。至於徧旁門齒無簸形者,約佔65%,微顯者16%,中等者9%,顯著者3%。

由上述體性之分析,吾人可再作黎族一般體質性狀之描述如次:⁽¹⁹⁾黎族爲一美好種族,軀體條苗,或重厚,中等身高,膚色大多數爲黃褐色,亦有紅褐色及淡黃色者。髮鬚一律黑色,直而不捲,構造柔軟,眼色多發爲褐色,有時爲黑褐色或灰褐色,甚少淡褐色。眼之開度多數爲卵圓形,有時爲半卵形或圓形,極少呈裂縫狀,絕大多數無蒙古眼簾,鼻樑多數平坦,少數直長,一般具扁平鼻孔,大多數具方形顎角,頰骨不顯突。

復次,吾人尙可就測量材料加以探討,就作者所測得之黎人303名記錄計算結果,所得一般平均數(Mean),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差量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及指數(Index)略如下表:

(19) Liu, Hans [Liu, Chungshee H.], *Hainan, the Island and the People*, p. 22, China Journal Publishing Co., Shanghai, 1939.



測量項目 (MEASUREMENTS)	平均數及約差 (MEAN)	標準數及約差 (S.D.)	差量系數及約差 (V.)
身高(Stature)(302)	160.19±.22	5.61±.15	3.50±.10
手展(Span)(302)	165.12±.27	7.02±.19	4.25±.12
坐高(Sitting Height)(303)	84.64±.16	4.02±.11	4.75±.13
胸圍(Chest Girth)(302)	78.17±.15	3.92±.11	5.01±.14
頭長(Head Length)(301)	18.16±.03	.83±.02	4.57±.13
頭寬(Head Breadth)(303)	14.54±.03	.84±.02	5.78±.16
額長(Facial L. Nasion)(300)	11.66±.02	.59±.02	5.06±.14
面長(Facial L. Crinion)(301)	18.33±.03	.88±.02	4.80±.13
顏面最小對徑(Min. Frontal Diameter)(303)	9.97±.02	.49±.01	4.91±.13
兩額對徑(Bizygomatic Diameter)(303)	13.77±.02	.55±.02	3.99±.11
兩額外寬(Bigonial Diameter)(303)	9.92±.02	.58±.02	5.85±.16
鼻長(Nasal Length)(303)	5.13±.02	.44±.01	8.58±.24
鼻寬(Nasal Breadth)(303)	3.84±.01	.26±.01	6.77±.19
手長(Hand Length)(302)	17.21±.03	.89±.02	5.17±.14
手寬(Hand Breadth)(302)	8.03±.01	.38±.01	4.73±.13
指 數 (INDICES)			
頭指數(Cephalic Index)(301)	80.20±.26	6.65±.18	8.29±.23
鼻指數(Nasal Index)(301)	75.73±.28	7.32±.20	9.67±.27
面骨指數(Anatomical)(Facial)(301)	84.31±.19	9.99±.14	5.92±.16
面容指數(Physiognomic)(Facial)(301)	75.37±.16	4.20±.12	5.57±.15
坐高體高指數(S.H.: Stature)(303)	52.82±.08	2.09±.06	3.96±.11
手展體高指數(Span: Stature)(303)	103.38±.11	2.46±.08	2.67±.07
額蓋指數(Fronto: Parietal)(303)	68.51±.16	4.17±.11	6.09±.17
額額指數(Gonial: Frontal)(302)	99.64±.26	6.76±.18	6.78±.19
手指數(Hand Index)(302)	46.53±.09	2.27±.06	4.88±.12

根據以上觀察及測量所得之結果,吾人茲更可進一步作黎族起源之探討,第一,黎族體性如軀體粗細,面部闊狹,鼻樑高低,鼻孔闊狹等性質,在各族系中,顯然並不一致,故可依其重要體性,作下列四組之區分:

(1)本地黎——軀體粗強,面部平闊,顎骨微現垂突,略呈垂面型(Prognathism),鼻樑低平,鼻孔微寬。

(2)美孚黎——軀體輕秀,面部中型,鼻樑高挺,鼻孔中型。

(3)伎黎——軀體細長,面部狹長,鼻樑高挺,鼻孔微狹。

(5)倭黎——軀體厚重,面部開闊,鼻樑低平,鼻孔扁寬。

更綜合論之,黎族體質之構造,至少有兩種不同之形態:(I)軀體輕秀,面貌狹長,鼻樑高挺,如美孚黎與伎黎是其例。(II)軀體厚重,面貌粗闊,鼻樑平寬,如本地黎與倭黎是其例。二者形態既不相同,其遺傳自必各異。

第二,由上述觀察及測量所呈現之特點觀之,現今黎族之來源,似非一源

而爲多源,至少亦有兩個主要來源。吾人均名亞洲南部包括許多島嶼在內,其民族部屬甚多,除少數矮黑人(Negrito)茲不具論外,然太都可歸納之於一大系統,斯即屈雲(Keane)⁽²⁰⁾氏名之曰海洋蒙古系(Oceanic Mongols),哈敦(Haddon)⁽²¹⁾與博克敦(Buxton)⁽²²⁾稱之爲海島系(Nēsiot)或印度尼西亞系(Indonesian),最近艾思德(von Eickstedt)⁽²³⁾則別之爲古蒙古系(Palāmongolide 學名 *Homo s. palaemongolicus* Eickstedt),下分四亞支(Subvarietas)即:(1)巴龍族(Palaungide 學名 *Homo s. p. palaunicus* Eickstedt), (2)僮族(Schanide 學名 *Homo s. p. shanicus* Eickstedt), (3)古馬來族(Protomalayide 學名 *Homo s. p. protomalayus* Eickstedt), (4)正馬來族(Deuteromalayide 學名 *Homo s. p. deuteromalayus*).

今按黎族所聚居之海南島,固爲中國極南之大島,亦係亞洲大陸南部大島之一,其地理位置與上述諸民族所分佈區域,至爲密邇,千百年來,彼此有交通往返,及相互遷移關係,事所必有,說者謂黎族係由印度支那或馬來遷移而來,事屬可能。

復次,就上述艾思德氏分類中之四族言,其體性彼此頗多類同,蓋膚色黃褐,髮黑而直,而形平寬,眼孔巨大,無蒙古眼簾,鼻平孔闊,體高中等諸特性,爲古蒙古系所共有,而黎族亦莫外是。試更細作比較,黎族與僮族及正馬來族間,彼此體性尤多近似,苟非同源,曷克臻此,故以之隸屬於艾氏之僮族或正馬來族似無不當,倘爲謹慎計,必須另立一族,則可名之曰海南黎族,學名爲 *Homo s. p. hainanicus* Liu⁽²⁴⁾,亦無不可。

更就測量計算結果比較之,黎族平均體高爲160 cm.,屬中等高度,頭指數(C.I.)爲80.20,屬闊頭類(brachycephalic),鼻指數(N.I.)爲75.73,屬中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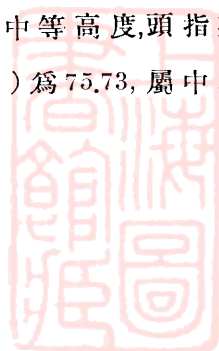
(20) Keane, A. H., *Man Past and Present*, Cambridge, 1920.

(21) Haddon, *Loc. Cit.*

(22) Buxton, *Loc. Cit.*

(23) v. Eickstedt, *Loc. Cit.*

(24) Liu, *Loc. Cit.*



類(mesorrhine)^{*}再以僮族(或泰族)⁽²⁵⁾之測量數字比較之,則爲體高159.4 cm.,頭指數爲80.5,鼻指數爲87.6,除鼻爲闊鼻外,餘均相近.更以正馬來族⁽²⁶⁾比較之,其體高爲159.4 cm.頭指數爲80,鼻指數爲81,亦係除鼻爲闊鼻外,餘均近似.茲爲瞭然計,可列表如下:

	黎 族	僮 族	正馬來族
體高	160.1 cm.	159.4 cm.	159.4 cm.
頭指數	80.20	80.5	80
鼻指數	75.73	87.7	81

上表係就一般採用之最重要三個特性,作爲比較,雖鼻指數尙有疑問外,其餘二項極相近似,倘更以其他特性或指數如坐高,胸圍,額長,面長,兩頰外寬,面容特數,額蓋指數,坐高,體高指數,手指數等,一一比較之,則近似之程度,或更可增多,限於篇幅,恕不多贅,惟就此所得觀察與測量結果而論,倘非黎族與僮族或與正馬來族出於同源,必無如此巧合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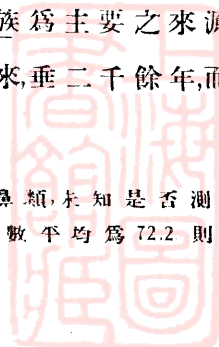
最後,更就與體性有關之若干事例,略舉一二,藉以旁證黎族與上述二族有同源之關係,例如黎人男子之剃頭者,多留髮於頭頂,而成覆蓬式,女子梳髮多向中分開,左右相等,此與泰僮族均相同,甚且與阿山(Assam)之傩家族(Naga)亦相似,此外黎人抱攜小孩,多置於臀上腰間,而少坐於臂上,此與馬來人之抱攜小孩相同,黎人每喜用銅鉗將鬚鬚除去,泰僮族亦有此習慣,故年輕人多不見生鬚,凡此種種,雖係小節,亦足以間接證明彼此有同源之關係,否則未必能如此從同.

惟吾人以爲現今黎族之構成,不僅由泰僮族與正馬來族爲主要之來源,其他雜混之種族因素,必不止此,即按黎族與漢族交接以來,垂二千餘年,而

(25) Haddon, *Op. Cit.* p. 117

(26) Haddon, *Op. Cit.* p. 118

*由觀察所得,黎族似近闊鼻(platyrrhine)類,今測量結果屬中鼻類,未知是否測量標準點未準,抑係計算有誤,然按史圖博(Stübel)測量鼻指數平均爲72.2則更小矣.



海南島又向視爲放逐罪犯之淵藪，黎漢間在血統上，早有一部分混雜，經長期之繁衍，是黎族中所雜漢人之成分，實不容勿視。此外，如安南與海南相去甚近，安南人之漂泊入黎中者，亦非絕無僅有。嘗見黎村婦女，面貌有酷似安南婦女者。不寧唯是，黎族中甚且有非蒙古人種之成分混雜其間，如深目峻鼻，頭長面狹，身體魁梧之黎人，並非絕無僅有，（作者曾見之於定安縣屬紅毛上峒。），意者海上交通便利，太平洋諸島嶼如密克羅尼西亞人（Micronesians）波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s）以及墨染尼西亞人（Melanesians）或在遠古時代，有漂流至海南島者，此則更耐人尋味，值得作精密的人種分析之研究，非目下些許資料，本篇概論，所能詳也。

三 由文化上探討黎族之起源

除上述由體質方面探討黎族起源，略得端倪外，茲更就文化方面探討之，藉見所得結論，是否可靠，或互有發明之處。惟文化一名詞，範圍寬大，當然難以全部詳論，限於篇幅與比較材料，及缺乏參攷文獻關係，祇能擇若干文化因素，加以討論。

現今黎族居處中心之海南島，爲亞洲南部，太平洋西角之一島，前已言之。太平洋島嶼至多，人種至繁，爲研究種族學，文化學最饒趣味之地帶，就原始文化論，學者每將太平洋分爲四大文化區，即：⁽²⁷⁾（1）印度尼西亞（Indonesian）區，（2）墨染尼西亞（Melanesian）區，（3）波里尼西亞（Polynesian）區，及（4）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n）區是也。後三區距海南島遼遠，姑不具論，而印度尼西亞區所包括之地帶，略等於吾國所稱之南洋，領有暹羅，緬甸，安南，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巴利（Bali）提摩（Timor）婆羅洲，菲律賓，西利比斯（Celebes）及摩拉斯加（Molluscas）等大島，最西之海南島及臺灣均隸屬

(27) (T. A. Joyce): *Handbook to the Ethnographical Collections*, British Museum, London, pp. 86—103, 117—139, 1925.

於此區之中，然則以地理位置之密邇，文化勢力之錯綜，其文化來源，構造，及形態各方面，宜有若干相同之點，試舉例證之。

(1) 文身 黎族⁽²⁸⁾有文身風俗，至今其婦女仍優爲之，或爲裝飾之美觀，或爲護身之符籙，或爲族系之標誌，呈各種花紋圖案，刺於面部，手臂，腿上，謂之『打登』(tatan)。按文身之俗數見於吾國經典記載，所謂『南蠻雕題交趾，披髮文身，刀耕火種』者是。雖現今吾國西南邊省，其他原始民族如苗僛儺等，均無此俗，惟黎人樂此不倦，而暹羅甸緬之泰僇族人，則仍盛行此俗，故說者謂文身乃泰僇族之特色，凡亞洲南部種人之行文身風俗者，多與之有同源關係，以黎僇兩族逼處甚近，同行此俗，其有族種同源關係，要爲信而有徵。

又『打登』係黎語，文身之謂，與波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之『打都』(tattoo)極相近似，大有語出一源之可能。現今英語 tattoo 一字乃由谷克船長(Captain Cook)由波里尼西亞所傳入，已成一通用之英字。苟『打都』與『打登』非偶然巧合，則黎人文身風俗或係由波里尼西亞所傳來，至少亦可證二者有文化上溝通之關係，蓋太平洋諸島之民族大抵均行文身之俗也。

(2) 語言 語言爲人類社會之遺傳物，由前代傳至後代，雖不完全可靠，人類學家每以之爲人羣分類標準之一，故研究每一民族之語言，亦可窺其與他族之關係。黎族語言由其音節，形態，構造及文法各方面研究之，應屬於泰語系(Thai family)，以前學者如紀爾曼(Gilman)，哲理邁孫(Jeremiassen)，馬特洛(Madrolle)，施祖德(Strzoda)，現今學者如沙位那(Savina)，梅立基(Meriggi)，聞宥諸氏，均曾加以研究，皆認爲黎語與泰語係同出一源。作者於旅居黎峒時，聞諸久客黎峒作貿易之潮汕小販云，彼等初履黎境，言語不通，頗感困難，但由暹羅國來此之僇人，越南來此之佬人(Lao)，則可與黎人通話，

(28) 劉成：“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197—233頁，中華民國

25年5月，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出版。

而略異其音節，使此語而果確，則黎、儂、佬各民族同屬於泰語系，可無疑義，語言既屬同系，種族當亦係同源。

(3) 婚俗 黎人婚前生活，極為自由，青年男女多先經過長期之自由戀愛生活，而後結婚，故未婚之前，桑間濮上，越陌度阡，私奔不禁，跳月歌舞，所在多有。黎村更多『弄姑屋』，又名『馬郎房』，為男女幽會，過宿之處，生子方結婚，而開始度其貞潔之生活。按之泰儂族，亦同此風俗，亦有馬郎房(Morung)，有極端自由之戀愛生活，可見此種風俗，係同一來源，可為種族同一來源之明證。

(4) 婦女裝飾 黎人婦女除喜帶銅片項圈之外，尤喜帶大而且重之耳環，或為銅質，或為銀製，儂、黎婦女則帶粗銅絲圈，其重量不僅足以使兩耳垂肩如帶，且常使耳葉破裂，帶銅項圈之情形，在儂人佬人，苗人傜人中多有之，而帶重而且大之耳環或耳圈者，則在婆羅洲之依班人(Iban)及菲律賓之英哥羅的人(Igorot)中亦見之。可見此種裝飾分佈甚廣，黎人有此，正可證其與他族文化關係，甚為廣泛，來源匪一。

(5) 吹筒箭 吹筒箭(Blow-gun)為印度尼西亞文化區之一種有效著名武器，分佈頗廣，在蘇門答臘之沙蓋(Sakai)，西蠻(Semang)，婆羅洲之根耶(Kenyah)，及菲律賓之巴拉宛(Palawan)各族中均用之。為初民描準武器中之高化者，惟現在西洋之步槍漸為種人所喜用，吹筒箭漸見稀少。作者在海南崖縣之儂、黎中，獲得一枝，並有羽箭，堪稱稀貴，而吹筒箭存在海南，正可與上述各地之吹筒箭文化叢，作一聯繫，於此可見黎人文化之來源甚為複雜。

(6) 口琴 口琴⁽²⁹⁾(Jew's harp)為一種原始樂器，發源地據研究所得，係在滇緬阿山邊界處，在亞洲分佈至廣，亞洲南部及印度尼西亞文化區內幾皆有之。作者在海南黎人中曾發現之，惟與情人(Chin)僚家(Naga)及栗蘇

(29) 劉成：“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科學，XXII卷，12—24頁，民國2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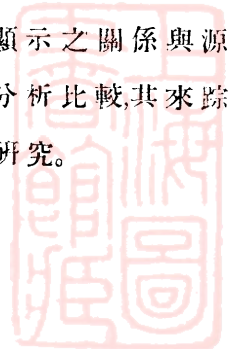
人 (Lissu) 所有者,略異其形式,但構造原理則相同,而臺灣番人所用者,且似係由黎人所傳佈。於以見此口琴文化因素,若詳加研究,則可聯繫黎人與亞洲南部與太平洋諸島嶼各民族之關係,關係既明,起源自白。

(7) 織繡 最可顯示黎族文化地位者,莫如其紡織品與刺繡物。凡具民藝學 (Ethnotechnology) 知識及有經驗之物質文物 (Material Culture) 研究者,試一察其圖案,即可斷言此項紡織品係原始方法所作成。其刺繡圖案絕少受漢化影響,然與其他印度尼西亞原始民族之織繡相比較,則又近似蘇門答臘之巴打克人 (Batak),婆羅洲之打雅克人 (Dayak),臺灣番人,聖他克魯斯島 (Santa Cruz) 之墨染尼西亞人,及迦羅陵島人 (Carolian) 等之手工藝品,更就黎人婦女所尚之顏色論,尤其是倭人,伎人,則與臺灣,小巽他 (Little Sunda Islands),弗鹿地 (Flores),地摩 (Timor),亞羅爾 (Allor),屈沙爾 (Kissar),色藍姆 (Ceram) 及亞魯 (Aru) 諸島嶼之原始民族所嗜好者相同。黎人染用之藍靛技術,與巴打克人所有者極相似,故吾人不作此項比較研究則已,試一爲之,則可發現黎人在物質文化方面與其他印度尼西亞民族之相同點,不勝枚舉。限於篇幅,不暇細論,然即就以上事例觀之,彼此間有文化聯繫,蓋不言而喻。

於此有須注意者,在文化方面,亦如體質方面,黎人與漢人交往頻繁,時期久遠,所受漢化程度甚深,凡不能表現或喪失黎人文化特點之處,如男子服飾 (一部分),說華語,種水稻,耕作農具,祀祖先,從漢曆等等,皆係漢化之結果。

總之,黎人在文化方面,與太平洋附近諸島之初民所顯示之關係與源流,較之與大陸上之俾,泰,佬,苗,傣等族尤爲密切類似,一經分析比較,其來踪去跡,釐然可尋,而黎族文化起源之問題,更值得作深切之研究。

四 結 論



據根上述名稱、體質及文化三方面探討所得，關於黎族起源問題，可作結論如次：

第一，漢代趙佗所建立之南粵國，其民族由今證之，大部分為黎族，歷相三朝之丞相呂嘉，實為黎族之酋豪，後兵敗率族屬入海州，即今之海南島，為黎族由大陸遷入海南有明文記載之始，可信呂氏族屬為可稽攷的黎族之祖先。

第二，黎族在漢時稱『里蠻』，魏晉以降稱『俚』，隋時亦稱『墮』，唐宋以後始稱『黎』。以迄今茲，係音之轉變。在西人著作中，由於各地方言讀『黎』字之不同，遂有 Li, Le, Loi, Lai, Lao, Lafia 等之種種拼法，惟黎人自稱則多一氣音，且因地而異，計有 B'ly, B'lay, H'ay, Lă, K'lai, D'li, S'lay 及 Moi 等名稱。若去其唇音、氣音等，則與漢人所稱呼差相近似。現在黎族仍可分為黎、伎、倭等主系，大概『黎』係由去氣音之 Ly, Lay, Lă 等字而來，『伎』係由 Ki, Kai 等字而來，『倭』係由未去氣音之 H'ay 而來。

第三，白沙黎自稱 Moi，保有 M 音，且與安南之 Moi 同其稱號，苟非同族，無此巧合。又上述各氣音如易以 M 讀之，則得 M'lai。據 Stizoda 與 Henry 諸人意見，由 M'lai 變為 Malay，僅為字體構造之改易，可認為黎族淵源於馬來族之論證。

第四，黎人除稱 Lai, Loi, Li 等名外，亦有稱 Lao 者，更據 Parker 之研究，現今越南暹羅之佬族 (Lao) 中，有說黎語者，證明黎、佬有密切之關係。此外在安南暹羅交界處之蠻巴邦 (Luang Prabang) 地方有呂人 (Lü)，據艾思德氏 (von Eickstedt) 指稱係佬之前代，為一古老民族，在雲南者稱之曰水擺夷。以吾人觀之，現今之呂人或即係漢時南粵呂族之後裔，子遺至今，殘存大陸，並名稱而未改。

第五，隋時黎人中有名『墮』 (t'oh) 者，按 t'oh 與 tai (泰) 音極相近，且 B'l 可轉變為 d, d, t, tc，則黎人之名稱古時必有稱 tai 者 (由 B'lai 變來)。由此

言之，黎族與泰族（在甸緬稱Shan 僮）有同源之關係，於此又獲明證。且上述佬呂二族，既與泰僮族有血統上之關係，黎人復與之有直接淵源，則黎族與泰僮族實有直接與間接之兩重關係矣。

第六，根據膚色，髮，眼，鼻，眉脊，耳垂，顎角，頰，齒等九種體性之觀察研究結果，黎族之體質性狀，可作一般之描述如次：黎族為一美好種族，軀體條苗或重厚，中等身高，膚色大多數為黃褐色，亦有紅褐色及淡黃色者，髮鬚一律黑色，直而不捲，構造柔軟。眼色多呈褐色，有時為黑褐色灰褐色，甚少淡褐色。眼之開度多數為卵圓形，有時為圓形，極少呈裂縫狀。絕大多數無蒙古眼簾。鼻樑多數平坦，少數直長，一般具扁平鼻孔。大多數具方形顎角，頰骨不顯突。

第七，根據十五項最普通可測量性質，測得黎人 303 名，計算結果，擇其重要者言之，黎人之平均身高為 160.19 cm.，屬中等高度。手展 165 cm.，頭指數 (C.I.) 80.20，屬闊頸類 (brachycephalic)，鼻指數 75.73，屬中鼻類 (Mesorrhine) 面骨指數 84.31，面容指數 75.34，坐高體高指數 52.82，手展身高指數 103.38，額蓋指數 68.51，顎額指數 99.64，手指數 46.55。

第八，就觀察與測量所得結果觀之，黎人之中至少可有兩種不同之型態 (I) 軀體輕秀，面貌狹長，鼻樑挺立，如美俘黎與伎黎是其例；(II) 軀體重厚，面貌粗闊，鼻梁平寬，如本地黎與倭黎是其例。此兩種不同之型態，可以表示黎族非同一來源。換言之，至少係兩個來源。

第九，更就黎人之體性及測量數值觀之，在各家分類系統上，黎人係屬於屈雲 (Keane) 之海洋蒙古系 (Oceonic Mongols)，哈敦 (Haddon) 與博克斯敦 (Buxton) 之海島系 (Nesiot) 或印度尼西亞系 (Indonesian)，艾思德 (von Eickstedt) 之古蒙古系 (Palämongolide) 無疑。而艾氏之分類係最新之分法，在古蒙古系下復分 (1) 巴龍族 (2) 僮族 (即泰族) (3) 古馬來族 及 (4) 正馬來族。今若將黎族益之，則得五族。倘為慎重計，不另立一族，則黎族所具之體性及測量數值與僮族及正馬來族最稱近似。意者伎黎、美俘黎淵源於僮族，而本

地黎與俚黎則與正馬來族有血統之關係，欲證明此說爲可信，吾人更能引證與體性有關係之若干事例，如黎人男子之剃髮，與女子之梳髮樣式，與俚族多有類似處，而黎人之抱攜小孩，係於臀上腰間，則與馬來人無殊，此亦足爲彼此同源之旁證。

第十，黎族與漢族混處垂二千餘年，血統混雜乃意中事，黎族中有若干漢人成分未可忽視，至於在文化生活方面之漢化程度甚深，更不待煩言，此外或更雜有少許之南洋羣島各民族，甚或矮黑人之成分。

第十一，就文化系統言，黎族係屬於太平洋四個文化區中之印度尼西亞（Indonesian）區，其事例可舉者，如文身之風俗，語言之構造，婚俗之特徵，婦女之裝飾，吹筒箭與口琴之使用，織繡圖案，皆不脫印度尼西亞文化區之範圍，文身為俚族之特色，南洋羣島各民族亦盛行之，語言之音節構造，形態頗類泰語，婚姻禮俗極似俚族，亦有『馬郎房』之建置，婦女裝飾如帶大耳環，銅項圈，均與俚族相似，吹筒箭之分佈甚廣，在蘇門答臘及婆羅洲，非律濱各初民中均使用之，黎人所用者與之相同，又口琴在亞洲分佈極廣，其發源地在滇緬，阿山交界處，黎人所用之口琴，近年始由作者發現，與發源地所有者相近似，堪稱補足口琴文化叢之一環，而最足表示黎族文化程度及地位者，莫若紡織刺繡，其所有圖案，所用方法，所嗜顏色，與南洋羣島各民族所有者大同小異，保有原始性，蓋純然印度尼西亞文化之一部，至於黎族之文化生活，受漢化程度甚深，又可不言而喻。

總之，由種族名稱，體格性質，文化因素，在在表示黎人之起源，一方面與大陸之俚族有密切淵源，一方面與南洋羣島之諸民族有顯然關係，且三種探討方法之間，彼此互相闡發，相輔相成，故現今居住海南島之黎族，可信其一部分係由大陸遷往，一部分係由海道而來，一部分係有史以後遷往，一部份似在有史以前移入，更益以後來漢人因素及影響，互爲激揚，遂形成今日黎族之狀況。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HE LI TRIBES
OF HAINAN ISLAND**

BY CHUNGSHEE H. LIU, B. SC. (OXON.), D.A.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Shanghai*)

(An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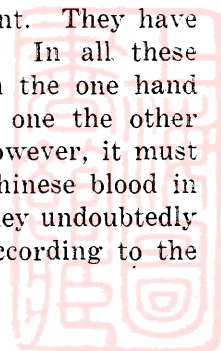
So far as the author is aware,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the Li tribes of Hainan Island has been hitherto improperly studied, if not entirely untouched, by students of anthropology. In this paper an attempt is made to deal with the subject from three aspects, historical, physical and cultural.

From historical studies we note that the name of the Li tribes was first and authentically mentioned in the *Annals of the Han Dynasties* (both the Formtr Han and the Later Han, 206 B.C.—219 A.D.) and ever since then it was successively recorded in various dynastic histories, althoug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it took from time to time various forms which simply give the sound of the tribal name without connoting any meaning. Nowadays they are indifferently called as *Li*, *Loi*, *Lay*, *Lao*, *Likia*, etc. by other people. They add a labial, an aspirate, etc., however, when speaking of themselves and say *B'li*, *B'loi*, *B'lay*, or *H'ay*, *K'lay*, *D'li*, *S'lay*, etc. As suggested by B. C. Henry and Walter Strzoda, if the *B*, *H*, *K* or *S* were interchanged with *M*, we should have *M'lay* which is near enough to "Malay" to show som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Again, in some localities like Pai-sha-tung they call themselves *Moi*, a name which suggests their common origin with that of some other aboriginal tribes of Indo-China also known as *Moi*. Likewise, writers such as H. E. Parker maintained that the Li is akin to the Lao of Tonkin, not only because some of the latter speak the Li language, but also because they look like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von Eickstedt, along the Mekong River and in the vicinity of Luang Prabang there live an old group of people known as the Lü who are the forerunners of the Lao. As the pronunciation of *Lü* and *Li* is so near to each other, it obviously suggests that a common origin between the Lao and the Lü on the hand and the Li on the other is quite feasible, not to say they inhabit not far away from one another.

Moreover, in the time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there was a vassal state in South China known as the Nan Yueh Kingdom (183-111 B.C.) established by a Han magistrate Chao Tao whose subjects were entirely *Nan Man* or "Southern Barbarians" among whom the Li tribes were the dominant components. There was a powerful prime minister or chieftain of the said kingdom named Lü Chia who, having served three kings with merit, had finally revolted with his tribesmen against the suzerainty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the time of the famous Han Wu Ti. After being defeated by the Imperial Armies under General Lu Poteh, he led his men retreating to "Haichow", that is Hainan Island. So we have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present Li tribes are descendents of the Lü family or clan, while the Lü tribes of Luang Prabang are another branch of the same people still retaining the original name up to now. But whether the Li people had settled in Hainan before the Han Dynasty or came to the main land from or through Hainan are problems deserving further research.

It is always alleged by students of raciology that the Li tribes are raci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Tai or Shan people of Southern Asia. This argument may also be proved by historical fact that in the Sui Dynasty (589-617 A.D.) some of the Li people called themselves *T'oh* which is obviously a corruption of the sound *Tai*. If two peoples with synonyms were to be regarded as belonging to the same racial stock, this may be the case.

From the study of physical characters, descriptive as well as measurable, of the Li tribes, we may describe them with these terms: The Li are a fine race, of stout or slender built and medium stature (160 cm. mean height). Their skin is mostly yellowish brown, sometimes red-brown or pale yellow. The hair is universally black, straight and fine in texture; the eye color mostly medium brown, occasionally dark or gray brown, rarely light brown. The eyes are mostly oval-shaped, at times semi-oval or round in aperture, very seldom slit-like; the Mongolic eyefold is absent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but now and then traceable. The nose is concave or straight with more to less flat nasal apertures. Supra-orbital ridges are medium in prominence. Most of the Li have a square jaw, but their cheek bones are not very prominent. They have a cephalic index of 80.20 and a nasal index of 75.73. In a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y differ from the Chinese, but akin on the one hand to the Tai people whose C.I. is 80.5 and N.I. 87.7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the true Malay whose C.I. is 80 and N.I. 81. However,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re is a generous admixture of the Chinese blood in their veins. If the Li should be racially classified at all, they undoubtedly belong to the Oceanic or Southern Mongols or Nesiots according to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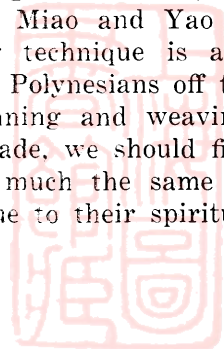
older school of classification of mankind, or as a branch of the Palaeo-mongolides, if we adopt the new classification of von Eickstedt.

As far as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 and other peoples is concerned, our problem seems more complicated than ever.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y belong to the Indonesian cultural circle of the Pacific, if we admit its existence, by possessing a number of cultural traits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to this area. Let us mention a few items to illustrate our statement. First of all, the Li women and women only still practice tattooing and call it "tatan" which suggests etymologically of a Polynesian origin. Meanwhile, it is alleged by ethnologists that tattooing is a common custom universally observed by the Tai (or Shan) people. By enjoying this painful art the Li have definitely shown their habit in common with the Tai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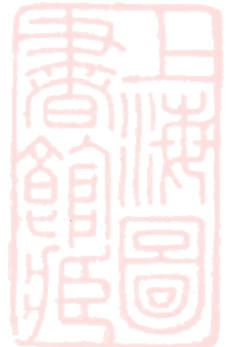
According to linguistic authorities such as Strzoda, Savina, Meriggi and Wen Yu, the Li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haïc family either regarding its tones or grammar. If two peoples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come from the same racial stock, the Li and the Tai are brothers. The marriage rite and custom of the Li are quite similar to other Indonesian tribes both living in the main land and off the seas. For example, they enjoy the privilege of pre-marital freedom between sexes and observing the *Morung* house for the maiden and youths, a custom which is wide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tribesmen of South Asia and islanders of the Pacific.

The decoration of the Li women by wearing large earrings, broad brass-blade neck rings and buttonless jacket and tube skirt, etc. are significant enough to show their Indonesian heritage for we find their Iban sisters of Borneo and Igorots of Philippines all love the same decorations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of the same origin.

The weaving work of the Li, though of a primitive type, shows a high artistic taste, especially their embroideries which are not only colourfully done but also beautifully designed. From ethnotechn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ir aesthetic ar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patterns but very much like those of the Batak of Sumatra, the Dayaks of Borneo, the Fans of Formosa, not to speak those of the Nagas of Assam, the Shan of Burma, the Tai of Siam (Thailand), the Miao and Yao of Southern China. To certain extent their weaving technique is also related to the Melanesians, the Micronesians and the Polynesians off the Pacific. Therefore, if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pinning and weaving, looms and textiles, basket-work and pottery were made, we should fi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Li much the same as other Indonesians. And probably this also holds true to their spiritual life.



In addition, the Li know how to use the blow-gun which is also found among the Semang of Sumatra, the Sakai of Malay Peninsula, the Palawan of Philippines, etc. This is a powerful weapon for accurate shooting. Further, the Li also possess the "Jew's harp", a rather primitive musical instrument but of a wide distribution. It is to be found among the Chin of Burma, the Nagas of Assam, the Lissu of Yunnan, the Chiang of Sikong, the Fans of Formosa, etc. and is said to have originated in the Assam-Burma-Yunnan borders.



此
页
空
白



越曆朔閏考

章用

越南史，自鴻龐氏迄今，計4817年⁽¹⁾，其信史，斷自趙佗以來，得2145年，其間內屬奉諸夏正朔之期，與夫自主稱藩之時，修短相埒，各有其半，是故越南曆術與中國列朝天官所守，分合因革損益之跡，可得而論者綦隨，惜國內外東洋史家尚未涉及，皇越陰陽對曆⁽³⁾止載1802年以來朔閏，大半襲黃伯祿之所爲，以攻越史，難免宋人章甫之譏議也，余近訪河內遠東博古學院，取其安南書目⁽⁴⁾A 2517題百中經者而閱之，則赫然1759年至1886年長曆具焉。

案百中經，傳抄本，共十二紙，編次各有頁數識於左上角，別有重出一頁，未編次，合裝於卷首，第一頁首行：大越景興二十年，歲次己卯，下註小字：丙寅，則是年正月月建也，年建均用朱筆勾出，次行記每月大小，下以小字記朔日日名，自正月至九月止，十月入第三行，歲終置圈，後記：二十一年庚辰戊寅，以此例他，每兩行窮一年之朔閏，惟逢新王改元，則紀年專居一行，如首行例，此外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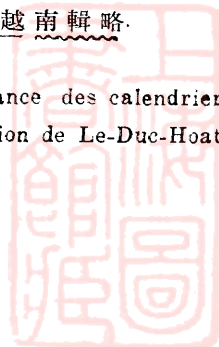
註1. 參考 Cadiere, Tableau chronologique des dynastie annamites, BEFEO t.v., 1905

越南歷朝世系，馮承鈞譯，收入史地叢考續編(1933)；徐延旭，越南輯略。

2. 計自—109至543；603—938；1414—7：共990年內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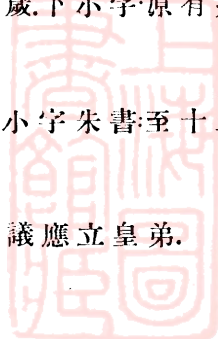
3. 附歷代編年，保大十年出版，葛地，黎德活同編輯。(Concordance des calendriers lunaire & solaire de 1802 a 2010. par G. Cordier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Le-Duc-Hoat, Imprimerie Chanphuong, Hanoi, 1935.)

4. 國立北平圖書館錄有副本。



誌者:

- 1)“大越昭統元年,歲次丁未”(1787)之翌年書:大越光中元年歲次戊申,旁書阮惠二字。
 - 2)1793年書:大越景盛元年歲次癸丑,旁書:光中之子即光繼。
 - 3)景盛九年辛酉(1801)年終書:五月二十七日改寶興元年。
 - 4)寶興“二年壬戌”提行,七月朔歸次行,第三行:自六月十八日以後爲嘉隆元年。
 - 5)1803年書:大越嘉隆二年,歲次癸亥^{甲寅}。
 - 6)1841年書:辛丑紹治元年,以後每年均先記甲子而後年號,別開新例。
 - 7)1863即嗣德“癸亥十六年”旁書:以下出別卷,知此抄本迺彙錄故籍而成,故前後體製繁簡不同也。
 - 8)1873嗣德“癸酉二十六年十大^{丙子}”旁朱書:二十九日夜,西賊下城。
 - 9)1881嗣德“辛巳三十四年七大^{辛酉}”下朱書小字雙行:二十日日有重暈,大異。
 - 10)同年“八大^{庚申}”下朱書小字:十三日亥刻大風,大木拔,古來未見。
 - 11)1882“壬午三十五年三小^{丁亥}”下朱書小字:十八日西賊下城。
 - 12)1883“癸未三十六年,十一小^{戊寅}”旁書:西賊下山城。
- 次行:是年六月十六日皇帝龍馭上賓,下小字注:式月日有旄頭星見寅方,先日而出,其光芒竟天甚異,自五月後西賊縱橫,黑旗兵穴擾,民情艱苦,又七月十四日堤潰,田禾多方浸沒。
- 三行:己丑年八月二十五日丙戌丑牌誕,聖壽五十五歲,下小字原有病乏嗣。
- 四行:陸月式拾柒日皇弟即位,名洪佚,昇改元協和,下小字朱書:至十二月日西變再口建福。
- 五行:原承遺命立養子育德公繆,三日縱酒口口朝臣議應立皇弟。



六行：畏亂成病而崩。

13) 1884 “建福甲申元年”後書：四月日西賊犯京城，帝幸甘露，西賊立正蒙公，改元同慶。

14) 1885 “咸宜乙酉元年，五小己亥”下小字書：二十二夜，西入京都。

第十二頁止於“同慶丙戌元年”(1886)其重出一頁實錄嗣德十六年“六小丙子”起，至十八年終，後朱書日通時例文。⁽⁵⁾

校讀既終，尚需解題。案百中經編目者所擬之稱，是否有當，尚待討論。中士是名初見著錄於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二陰陽家類⁽⁶⁾：

信齋百中經一卷

不著名氏，安慶府本。術士言最善。

怡齋百中經一卷

東陽術氏曹東野，自言：今世言五星者皆用唐顯慶曆，曆法更本朝前後無慮十餘變，而百中經猶守舊曆，安得不差。於是見行歷法推算，其說如此，未之能質也。

文中所稱唐顯慶曆指符天術：

五代史司天考曰：曹士薦建中時(780—)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660)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術。然世謂之小曆，行於民間。

又名萬分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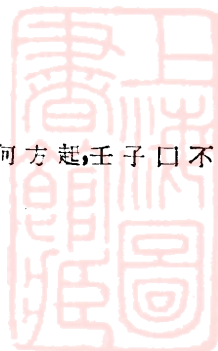
晁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⁷⁾卷第三下天文卜算類合元萬分曆一卷曰：“右唐曹氏曆，未知其名，曆元起唐高宗顯慶五年庚申。蓋民間所行小曆也。本天竺曆爲法，李獻臣云：

源出印度：

5. 甲己還加甲，乙庚丙作初，丙辛尋戊子，丁壬庚子居，戊癸何方起，壬子口不虛。

6.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7. 四部叢刊三編影宋淳祐袁本。



通志藝文略第六曹公小曆一卷，唐曹薦撰，李思議重注，本天竺曆。

蓋即取其陰曆之 chaitradi 年 amanta 月而從夏時，故特曰以雨水爲歲首也。由此觀之，百中經者，婆羅門術數家言，涉及星占曆象。五代東來，初用本術，後漸用中國現行曆法推算，故後人可由百中經中輯出其所賴以保存之異代曆法焉。元史藝文志卷三五行類遼王白百中歌，王冀州人，興國軍節度使，明文淵閣書目卷十五列字號第一廚書目陰陽百中經一部一冊，葉盛 葵竹堂書目卷六陰陽卜筮書，百中經二冊，明史卷九十八藝文三曆數類，貝琳 百中經十卷（起成化甲午訖嘉靖癸巳，1474—1533，凡六十年，後人又續至壬戌止 1562）又賈信 臺曆百中經一卷，朱睦㮮 萬卷堂書目卷三五行家，百中經一卷，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一子部二十一術數類存目二，百中經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不著撰人名氏，提要謂“此書所列十一曜躔次，用宋之統天，開禧，會天，元之授時四數爲準，而其紀年至明嘉靖中，殆術者以次續補相沿用而未改舊名歟”。今坊間亦有百中經出售，百中經之在中國，其流別大較如此，其在越南行世始末，未見有專論之者，遠東學院 安南書目 A 2873 百中經倉卒未及抽閱，不敢論，惟 A 2517 寫本排次朔閏，純爲長曆，略志災祥，兼錄大政，亦復史家編年實錄之體，毫無星占諸書之氣息存焉，謂其輯自百中經，或不失爲一說，若直以是命之，則竊以爲未可也。

解題既訖，進論曆法，先以前清 萬年書校讀異同，計 137 年間，相連兩月大

8. 參考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indu Chronology 條。

9. 錢大昕補，江蘇書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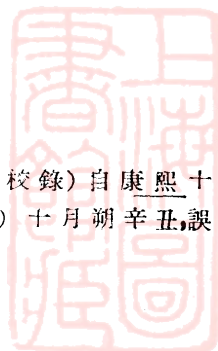
10. 國學基本叢書本（1937）

11. 粵雅堂叢書本。

12. 光緒癸卯（1903）葉氏觀古堂刊本。

13. 1933 年商務鉛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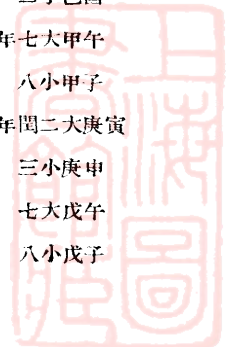
14. 1927 年丁卯東方學會印紀元以來朔閏考六卷（羅振玉校錄）自康熙十年（1671）起據萬年書補汪日禎長術，惟道光28 年戊申（1848）十月朔辛丑，誤作庚子，蓋與十二月朔牽連致誤也。



小先後次第互倒者凡31事,置閏早晚參差者凡10事,共得41事,略依越史斷代,列爲四表如次:

表 一

公 元	年 建	清 朝	黎 紀
1759	己卯	乾隆24年二小壬子 三大辛巳 閏六六己卯 七小己酉	景興20年二大壬子 三小壬午 閏六小己卯 七大戊申
1762	壬午	27年二小乙丑 三大甲午 五小甲午 閏五小癸亥	23年二大乙丑 三小乙未 閏四小甲午 五小癸亥
1763	癸未	28年七小丙辰 八大乙酉	24年七大丙辰 八小丙戌
1765	乙酉	30年正大丁未 二小丁丑 閏二大丙午	25年閏十二大丁未 26年正小丁丑 二大丙午
1767	丁亥	32年閏七大壬辰 八小壬戌 九小壬辰	28年八大壬辰 九小壬戌 閏九小壬戌
1768	戊子	33年正小庚寅 二大己未	29年正大庚寅 二小庚申
1770	庚寅	35年正小己卯 二大戊申	31年正大己卯 二小己酉
1772	壬辰	37年七小甲午 八大癸亥	33年七大甲午 八小甲子
1773	癸巳	38年三大庚寅 閏三小庚申 七小戊午 八大丁亥	35年閏二大庚寅 三小庚申 七大戊午 八小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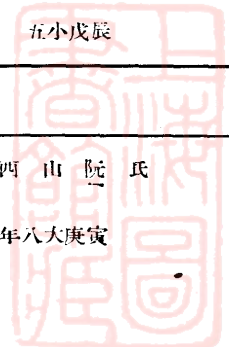


章 用

1775	乙未	40年閏十小乙巳 十一大甲戌	36年十一大乙巳 閏十一小乙亥
1776	丙申	41年十一小己巳 十二大戊戌	37年十一大己巳 十二小己亥
1777	丁酉	42年正小戊辰 二大丁酉 四小丙申 五大乙丑	38年正大戊辰 二小戊戌 四大丙申 五小丙寅
1778	戊戌	43年二小壬辰 三大辛酉	39年二大壬辰 三小壬戌
1780	庚子	45年六小戊申 七大丁丑	41年六大戊申 七小戊寅
1783	癸卯	48年五大辛卯 六小辛酉	44年五小辛卯 六大庚申
1784	甲辰	49年二小丁巳 三大丙戌 閏三小丙辰 七大甲寅 八小甲申	45年閏正小丁巳 二大丙戌 三小丙辰 七小甲寅 八大癸未
1785	乙巳	50年七大戊申 八小戊寅	45年七小戊申 八大丁丑
1786	丙午	51年四小甲戌 五大癸卯 閏七小壬申 八大辛丑 九大辛未	47年四大甲戌 五小甲辰 八小壬申 九大辛丑 閏九大辛未
1787	丁未	52年四小戊戌 五大丁卯	昭統元年四大戊戌 五小戊辰

表 二

公 元	年 建	清 朝	西 山 阮 氏
1788	戊申	乾隆53年八小庚寅	光申元年八大庚寅



1795	乙卯	九大己未 60年九小己酉 十大戊寅	九小庚申 <u>景盛</u> 3年九大己酉 十小己卯
1796	丙辰	<u>嘉慶</u> 元年四小丙子 五大乙巳	4年四大丙子 五小丙午
1800	庚申	5年四大癸未 閏四小癸丑	8年四小癸未 閏四大壬子

表 三

公 元	年 建	清 朝	阮 朝
1803	癸亥	<u>嘉慶</u> 8年二小丁酉 閏二小丙寅	<u>嘉隆</u> 2年閏正小丁酉 二小丙寅
1804	甲子	9年三小庚寅 四大己未	3年三大庚寅 四小庚申
1805	乙丑	10年閏六小壬午 七大辛亥 八小辛巳	4年七小壬午 八大辛亥 閏八小辛巳
1807	丁卯	12年八小庚午 九大己亥	6年八大庚午 九小庚子
1808	戊辰	13年五小丙寅 六大乙未	7年八小丙寅 閏六大乙未
1809	己巳	14年十一小丁巳 十二大丙戌	8年十一大丁巳 十二小丁亥
1811	辛未	10年三大己酉 閏三小己卯	10年閏二大己酉 三小己卯

由上三表,可知直至乾嘉之晚,越南未奉時憲曆也。表三所舉清越兩曆相異之處,皇越陰陽對曆均同清萬年書,吁可怪已!明命21年(1820—40)之久,越曆均同時憲。至紹治(1841)改元而復異。今列入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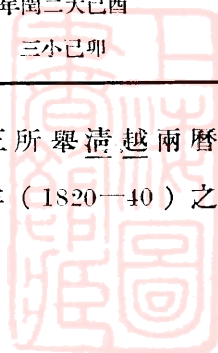


表 四

公 元	年 建	清 朝	阮 朝
1841	辛丑	道光21年十一大辛亥 十二小辛巳	紹治元年十一小辛亥 十二大庚辰
1848	戊申	28年十一小辛未 十二大庚子	嗣德元年十一大辛未 十二小辛丑
1856	丙辰	咸豐 6年十小乙酉 十一大甲寅	9年十大乙酉 十一小乙卯
1866	丙寅	同治 5年三大庚申 四小庚寅	19年三小庚申 四大己丑
1869	己巳	8年三小癸酉 四大壬寅	22年三大癸酉 四小癸卯

表四所列越曆，與皇越陰陽對曆不殊。蓋葛黎二氏纂書之時，得紹治以來通書故無須乞靈於黃伯祿矣。惟嗣德二年（1849）葛黎二氏作七大丙申八小丙寅，而百中經作七小丙申，八大乙丑（清萬年書同）為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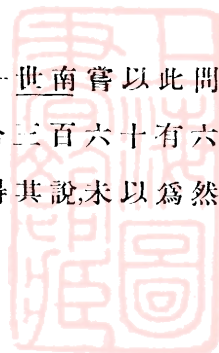
茲篇所論中越曆術之分合異同，僅及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至於由上四表，重造越曆諸術所用之數，事屬疇人專業，請俟異日云爾。

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章用草於九龍。

追 記

1. 宋人之引百中經者，茲又得一例。張世南（字光叔，鄱陽人）遊宦紀聞（原十卷，茲就涵芬樓刊說郛卷十四所收節本引）：

『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世南嘗以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常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



2) 舊唐書卷29 音樂志2曰:

『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北齊高洋(529—559)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

是婆羅門華化有姓曹者,曹妙達至隋猶存,隋書卷15 音樂志下曰:

『時(開皇)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街公王之間,高祖病之。』

余故假定曹士爲曹東野皆唐朝華化婆羅門,其奉印度曆,與瞿曇姓之名羅,悉達(Siddharta),謙,譚,晏者世掌九執曆同例,764年楊景風註文殊師利(Manjusri)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上,第三章曰:

『今有迦葉氏(Kasyapa)瞿曇氏(Gautama),拘摩羅(Kumara?),等三家天竺曆,并掌在太史閣。』

所稱三家皆華化婆羅門之天文世家也,楊氏此言在建中(780)前,其未及曹士爲,無足怪也,直齋書錄解題卷12曰:

『羅計二隱曜立成曆一卷:稱太中大夫曹士爲,亦莫知何人,但云起元和元年(806)入曆。』

案羅謂羅喉(Rahu),計謂計都(Ketu),合七曜爲九「執」(Graha)也。

3) 遠東學院安南書目 A 2873 之百中經共82頁,每頁8行,計58頁爲刻本,23頁補鈔,首頁如下:

首行:大越永祚六年,歲次甲子,建丙寅。

次行:正月小 丙辰 滿畢建張 十八驚蟄

七行:六月大 癸未 庚申 廿三立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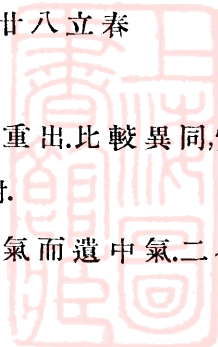
八行:大明天啓四年(案1624)

七行大 癸丑 軫 廿三白露

十二月小 辛巳 定斗 廿八立春

經文止於乙巳(1785),與A 2517寫本有26年(1759—85)重出,比較異同,當饒興趣,以上蒙陳文理(Tran-Van-Giap)君函告,謹此致謝。

A 2873本之特徵,中國紀年與越君紀元比較,一也,備載節氣而遺中氣,二也。



頗疑其取中土百中經翻刻者，故與A2517之自行推步者迥殊。

4) 明命十年(1829)阮有慎意齋算法一得錄^{*}自序，曰“迨夫年及成人，則幾探盡大統曆囊之底矣。既而測驗日久，始覺多差。爰稽諸明史曆志，則明末清初已改行西洋新法。世人得其書者，一家私自傳授。余每切求於友人之所抄得者，終秘不與。嘉隆己巳(1809)預充邦交貢部正使，因便刻意訪詢，不靳捐資購求，得曆象考成一書。使程公幹之暇，即於四譯公館，與歸程舟中，不倦披閱推算。始知曆學之淵。此書洵備奇妙而無餘蘊矣。歸即聞於朝。嘉隆癸酉(1813)預管理欽天監事務，奏行協紀曆，而曆法自此始定”。以今考之，協紀曆實寫時憲曆。其行用之期(1813—40)至多不過二十八年耳。

* 遠東學院書目 A 982 及 1336 均鈔本，余就前者錄副。



SUR LA CONCORDANCE DES DATES NEOMENIQUES DU
CALENDRIER ANNAMITE ET DU CALENDRIER
CHINOIS DE 1759 A 1886

par

Yung Chang

Ancien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Nationale de Chekiang

Messieurs Georges Cordier et Le-Duc-Hoat ont eu tort de supposer que le calendrier chinois et celui d'Annam sont identiques, et que, par conséquent, il est justifié de s'appuyer sur le travail du Père Hoang (1830-1909) pour établir la concordance des dates du calendrier annamite et du calendrier grégorien. Le manuscrit cote A 2517 du fonds annamite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intitulé 百中經, dont la valeur comme calendrier historique actuellement en emploi de 1759 à 1886 est malheureusement inconnue aux soi-disants annamitisants, contredit évidemment l'hypothèse de Messieurs Cordier et Le.

Je me propose d'établir dans cette note une table des différences de dates néoméniques chinoises et annamites et celle des mois intercalaires dans ces deux systèmes. Cette table se peut remonter jusqu'à 1624 par une pareille étude d'un autre document du même titre (imprimé, c. A. 2873). Un problème nouveau, qui se posera en cette occasion, c'est la reconstruction des procédés de calcul et des constantes astronomiques employées dans le calendrier que je viens d'étudier. On a pour modèle le travail célèbre de Li-Jui (李銳, 1768-1817) sur l'émendation de plusieurs calendriers perdus en Chine. J'aborderai ce sujet dans un autre travail. (Kowloon, le 9 Août 1939.)



此
页
空
白



昆明經緯度之覆測

劉朝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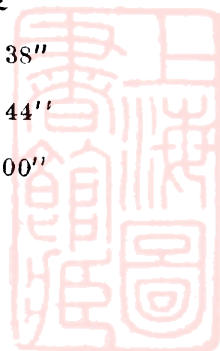
(中英庚款會協助科學工作人員)

經緯度爲一地方之時空坐標,凡從事於天文與地球物理之研究者,非先知其地之經緯度,無以表達其測量推算之結果,若爲基本固定地點,尤須有精密之規定,然後可以用作各種推論之依據焉。

我國幅員甚廣,所跨越之經緯度,範圍亦大,故非有偉大之具體辦法,殆不容易實現大規模之測量計劃,據今所知,前清康熙間,實曾草草舉行一次,當時爲儀器與方法所限制,所得結果,未能免於疏闊,在今日視之,自不甚能適合於現代之精密標準,此後因爲各種需要,各處亦仍不時舉行局部之天文測量,惟其人器之差誤,既屬漫無統計,測點所在,亦並不爲固定,故在同一地方之先後測量,往往亦難作爲直接之比較。

卽就昆明一處而論,通常散見於各處之經緯度,殆不下六七種,彼此相差,爲數頗大,取舍之間,頗難抉擇,下列幾種,(注)卽其最常被人稱引者也。

	經 度			緯 度		
A.	102°	41'	00''	25°	2'	38''
B.				25°	2'	44''
C.	102°	45'	00''	25°	3'	00''
D.	102°	42'		25°	4.2'	



F.	102°	43' .5	25°	4' .4
E.	102°	51' 23"	25°	6' 00'

觀於此表,可知同一昆明地方,經度數值最小者爲一〇二度四一分,最大者爲一〇二度五一分,差數大至十分。至於緯度,最小值爲二五度二分三八秒,最大值爲二五度六分,差數亦大至三四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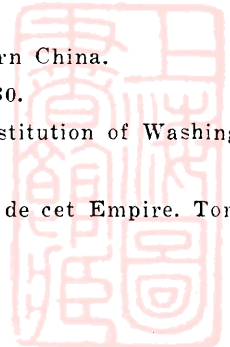
近在一九二四年,沈文侯曾用等高儀與無線電,在昆明測量經緯度一次,其測點係在前東陸大學即今雲南大學內,事後並曾泐石以爲標誌,故至今日,尚可查考。至其測算結果,錄用於國立編譯館之天文年曆及昆華氣象台之氣象月刊者,乃爲經度一〇二度四一分五八,八八秒,合時度六點五十分四七,九二秒,緯度則爲二五度三分二一,一九秒。

此次余受中英庚款協助,派在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所內關於地球物理學方面,備有等高儀,無線電及天文鐘,恰皆搬來昆明,乃商得嚴濟慈所長之同意,即在雲南大學舊測地點,覆測昆明經緯度一次。本文所報告者,即此次覆測之結果也。

此次測星四次,即四月十日,四月十九日,四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所測恆星數目,分別爲四十一,六十,五十及四十二。本文所用,僅爲中間兩夜所測之百餘恆星,蓋已儘夠應用矣。所用等高儀爲 SOM 六十度式。所用時鐘,以 Leroy 19849 爲主,而以 Llysse Nardin 17770 輔之,二者皆爲太陽平時。茲將測算一段時間內所用 19849 之快慢速度列表於下,

19849

- A) H.R. Davies: Map of Yunnan and Correspondence.
- B) Gilbert Grosvenor: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 C) C. Clementi: Hsunhoufu to Yunnanfu. R.G.J. Vol. 30.
- D) Land Magnetic Observations 1914—1920,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 E) M. Burgaud: Carte Magnétique de Chine. 1937
- F) Abbé Grosier: De la Chine, ou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cet Empire. Tome Premier.



四月十五日		四月二十一日	
十六日	-4. ^s 1	二十二日	-3. ^s 9
十七日	-3. 2	二十三日	-4. ^s 0
十八日	-3. 5	二十四日	-4. 0
十九日	-3. 9	二十五日	-2. 1
二十日	-3. 8	二十六日	-3. 8
二十一日	-4. 0	二十七日	-3. 6

下列星表第一橫行爲星名,第二行爲本地恆星時,係假定測點經度爲東經六點五十分四七.九二秒而從 19849 之太陽平時推算所得之結果,第三行 α 爲星之赤經,第四行 P 爲時角,第五行 $15 P$ 爲化成弧度後之時角,第六行 δ 爲星之赤緯,第七行 λ 入爲測點之假定緯度,此處係假定測點緯度等於北緯二十五度三分二十一秒而推得者,第十七行 ζ 爲星之天頂距,第十九行 ϵ 爲計入蒙氣差後所用等高儀三稜鏡對星面與垂直面之角度,第二十四行 z 爲星之方位角.

下列表內各星之天頂距之推求,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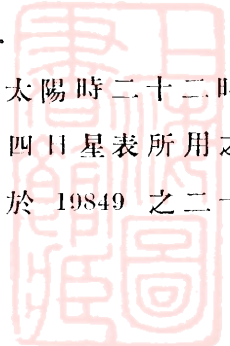
$$\cos \zeta = \sin \delta \cos \lambda + \cos \delta \sin \lambda \cos 15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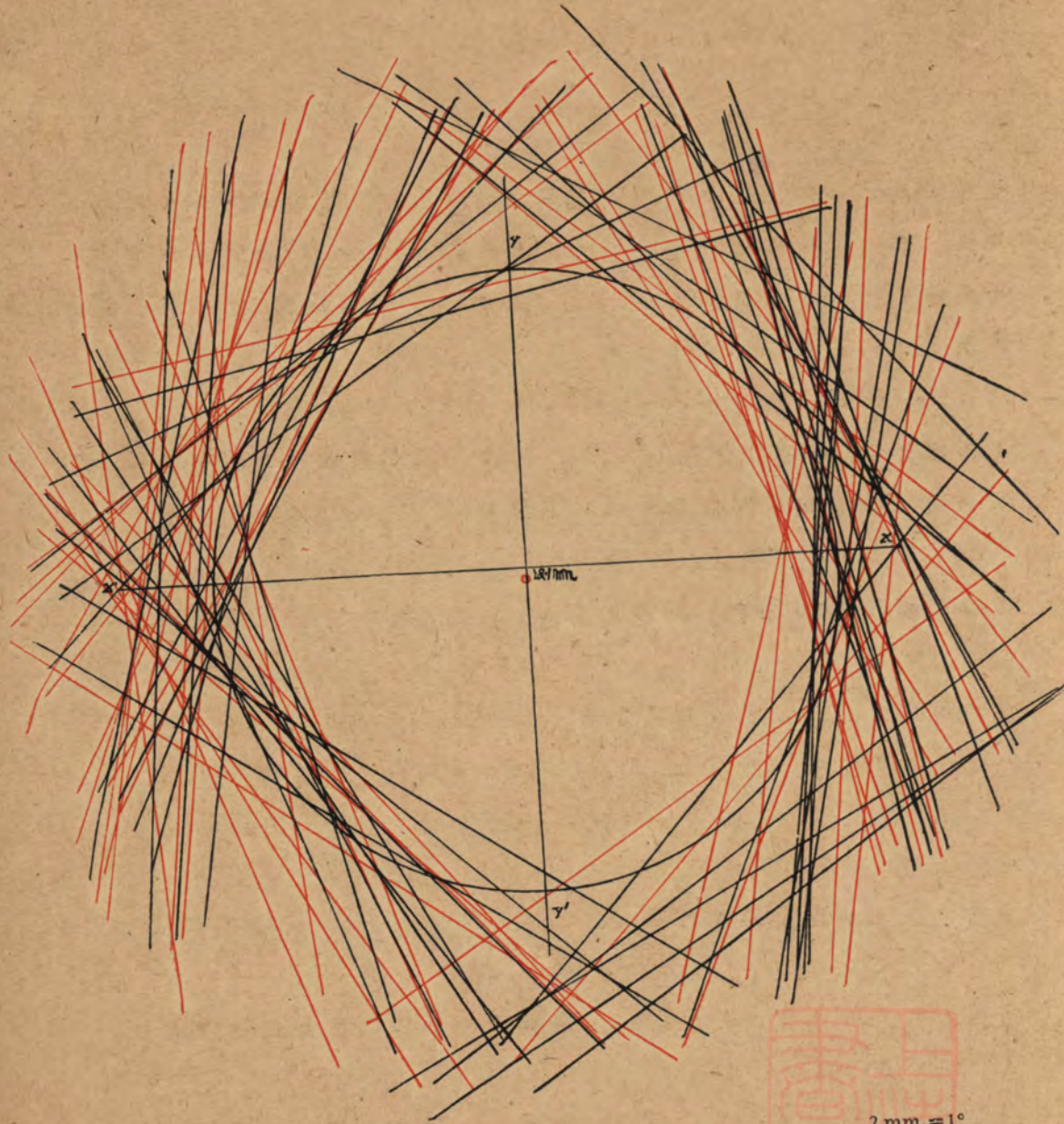
一個公式,方位角之推求,則用

$$\sin Z = \operatorname{cosec} \zeta \cos \delta \sin 15 P$$

一個公式,各星之赤經赤緯,都以 The American Ephemeris and Nautical Almanac 爲依據,間亦查用 British Nautical Almanac. 尙有少數恆星,此兩曆書皆未錄用,則其赤經赤緯,暫時無從查攷,故不加以推算.

四月十九日星表內用以推算之平均時間爲本地平均太陽時二十二時三十六秒,約等於 19849 之二十二時四十五分,四月二十四日星表所用之平均時間,則爲本地平均太陽時二十一時四十九分,約等於 19849 之二十二時二分.





2 mm. = 1°

A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ocated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The seal contains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stylized seal script, arranged in a 2x2 grid. The characters are likely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Libra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案從天頂距與方位角之公式,可得

$$d\zeta = \cos Z d\lambda - 15 \sin \lambda \sin Z dT,$$

式內

$$dT = \alpha + P.$$

故據理論,若以固定之長度代表假設之天頂距 ζ^α , 然後依照各星之方位角,從一固定 X 軸起算,在此長度上加減相當之 $\zeta - \zeta^\alpha$ 以爲各徑,再作各徑之垂直線,則因 X 軸之方向,恰當於 $\sin Z y$ 軸之方向恰當於 $\cos Z$, 由此等垂線規定所得之圓心坐標,將可滿足

$$dy = kd\lambda, \quad dx = -k 15 \sin \lambda dT$$

之關係,此處 k 爲比例常數,取決於上述固定長度與假設天頂距 ζ^α 之比例。

下列一圓即據此種推論作成,其單位爲

$$2^{mm} = 1''.$$

度量此圓心去 $x y$ 兩軸之距離,乃得

$$dy = -2''.1 \text{ mm}, \quad dx = 0.0 \text{ mm}.$$

從此可以求出,測點之餘緯度應爲

$$\begin{aligned} 64^\circ 56' 39''.00 + d\lambda &= 64^\circ 56' 39''.00 - \frac{2''.1}{2} \\ &= 64^\circ 56' 37''.95. \end{align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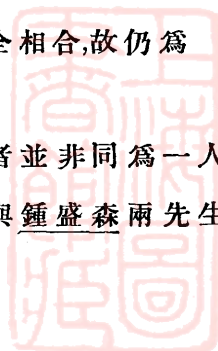
換言之,即求測點之緯度等於

$$90^\circ - 64^\circ 56' 37''.95 = 25^\circ 3' 22''.05$$

故與沈測比較,緯度約差 $+0''.86$. 至於經度,則與假設完全相合,故仍爲

$$6^\circ 50^m 49.92.$$

案上述四月十九與二十四兩日所測之恆星時,記錄者並非同爲一人,四月十九日由張鴻吉先生記時,四月二十四則由謝毓壽與鍾盛森兩先生同時記錄。



又此次測量,盛蒙嚴濟慈先生鼓勵指導;熊慶來先生亦熱心贊許,在測量時與以種種方便,均此誌謝。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作於昆明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

REVISED VALUES FOR THE LONGITUDE AND THE
LATITUDE OF KUN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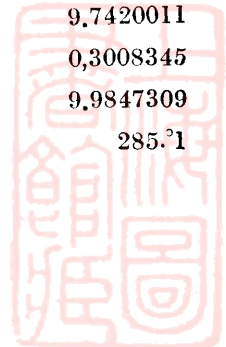
By CHAO-YANG LIU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were made with S. O. M. Astrolabe to determine the longitude and the latitude of Kunming. The point of observation is situated in the National Yunnan University at the border of a tennis ground behind the Science Building. The work lasted for four nights and consisted of the measurements of times of about two hundred stars. After calculations based on more than one hundred stars of two selected nights, the revised value for longitude happens to coincide with the adopted one of a former measurement in 1921 with the same type of instruments at the same point, namely, $102^{\circ} 41' 58''.88$, while that of the latitude turns out to be a little bigger and amounts to $25^{\circ} 3' 2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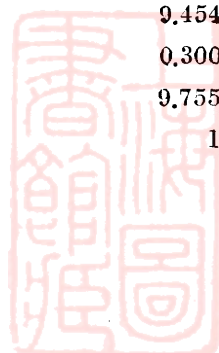


四月十九日恆星測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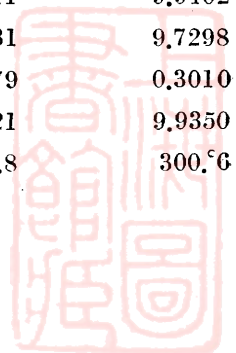
Star	eUMa	KUMa	KCnc	cCnc
T	10 ^h 38 ^m 49. ^s 43	10 ^h 40 ^m 50. ^s 51	10 ^h 56 ^m 15. ^s 36	10 ^h 57 ^m 4. ^s 79
α	9 28 49.64	8 59 30.33	9 4 28.56	8 43 2.45
P	+ 1 9 59.79	+ 1 41 20.18	+ 1 51 46.80	+ 2 14 2.34
15P	+17 29 56.85	+25 20 2.70	+27 56 42.00	+33 30 35.10
δ	+51° 57' 20". 87	+47 23' 54". 51	+10° 54' 38". 06	+28° 58' 54". 81
λ	64°56'39".00			
log sin δ	9.8962701	9.8669244	9.2770974	9.6853234
log cos λ	9.6268547			
log ist term	9.5231248	9.4937761	8.9039521	9.3121781
D or A	0.2031452	0.2499066	0.9913602	0.5078530
log cos δ	9.7897704	9.8305217	9.9920778	9.9418953
log cog 15P	9.9794215	9.9560859	9.9461564	9.9210577
log sin λ	9.9570781			
log nd term	9.7262700	9.7436857	9.8953123	9.8200311
A or D	0.2112284	0.1938096	0.0421855	0.1174573
log cos ζ	9.9375984	9.9374953	9.9374978	9.9374884
ζ	30°0'26".5	30°0'29."1	30°0'27."0	30°0'34."8
$\zeta\alpha$	30 0'30."0			
$\zeta-\zeta\alpha$	-3."5	-0."9	-3."0	+4."8
log cos δ	8.7898	9.8305	9.9921	9.9418953
log sin 15P	8.4781	9.6313	9.6708	9.7420011
log cosec ζ	0.3010	0.3009	0.3009	0.3008345
log sin Z	9.5686	9.7627	6.9638	9.9847309
Z	338.°3	324.°6	246.°9	285.°1



d ² Vir	σ ² Cnc	εVir	3097BAC	ηVir
10 ^h 59 ^m 59. ^s 30	11 ^h 4 ^m 25. ^s 69	11 ^h 6 ^m 28. ^s 16	11 ^h 9 ^m 42. ^s 30	11 ^h 10 ^m 39. ^s 21
	8 50 33. 55	12 59 11. 00		12 16 49. 67
	+ 2 13 52. 14	- 1 52 42. 82		- 1 6 10. 46
	+33 28 2. 10	-28 10 42. 60		-16 32 36. 90
	+30° 48' 33". 83	+11° 16' 58". 29		- 0° 19' 57." 07
				64° 56' 39." 00
	9.7094257	9.2914861		7.7636889
				9.6268547
	9.3362804	8.9183408		7.3905436
	0.4759989	0.9754744		2.5481662
	9.9339304	9.9915243		9.9999927
	9.9212708	9.9352128		9.9816390
				9.9570781
	9.8122793	9.8938152		9.9387098
	0.1252190	0.0436806		0.0012275
	9.9374983	9.9374958		9.9374823
	30° 0' 26." 6	30° 0' 28." 7		30° 0' 39." 9
				30° 0' 30." 0
	-3." 4	-1." 3		+9." 9
	9.9339	9.9915		9.9999927
	9.7415	9.6741		9.4544555
	0.3009	0.3008		0.3009716
	9.9763	9.9664		9.7554208
	288.° 7	11.2° 2		145°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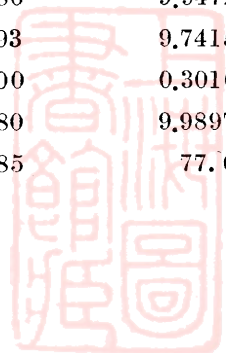
23CVn	35Vir	γ Vir	τ Boo	10LMi
11 ^h 13 ^m 50. ^s 63	11 ^h 16 ^m 13. ^s 73	11 ^h 37 ^m 54. ^s 93	11 ^h 39 ^m 0. ^s 83	11 ^h 40 ^m 23. ^s 78
	12 44 47. 65	12 38 36. 91	13 44 24. 21	9 30 31. 68
	- 1 28 33. 92	- 1 0 41. 78	- 2 5 23. 38	+ 2 9 52. 10
	-22 8 28. 80	-15 10 26. 70	-31 20 50. 70	+32 28 1. 50
	+ 3° 54' 4." 67	- 1° 7' 9." 98	+17° 45'24." 15	+36° 40' 2." 56
	8.8327485	8.2908523	9.4842667	9.7760971
	8.4596032	7.9177070	9.1111214	9.4029518
	1.4631989	2.0238763	0.7562302	0.3845514
	9.9989925	9.9999171	9.9788011	9.9042370
	9.9667315	9.9841132	9.9314724	9.9261881
	9.9570781			
	9.9228021	9.9415833	9.8673516	9.7875032
	0.0146970	0.0040991	0.0701465	0.1499956
	9.9374991	9.9374842	9.9374971	9.9374988
	30°0'26".0	30°0'38".3	30°0'27".6	30°0'26".2
	-4".0	+8".3	-2".4	-3".8
	9.9990	9.9999171	9.9788011	9.9402
	9.5763	9.4178084	9.7161731	9.7298
	0.3009	0.3010154	0.3009279	0.3010
	9.8763	9.7172409	9.9959021	9.9350
	131°.2	148°.6	97.8	3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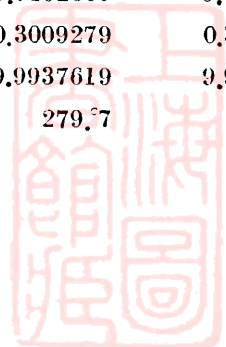
π Leo	θ HBoo	ρ Boo	η UMa	σ Boo
$11^h 41^m 37.^s 72$	$12^h 11^m 18.^s 55$	$12^h 15^m 20.^s 12$	$12^h 16^m 17.^s 75$	$12^h 18^m 3.^s 49$
9 57 1. 55		14 29 14. 53	13 45 10. 96	14 32 3. 94
+ 1 44 36. 17		- 2 13 54. 41	- 1 28 53. 21	- 2 14 0. 45
+26 9 2. 55		-23 28 36. 15	-22 13 18. 15	-33 30 6. 75
+ $8^\circ 19' 59.'' 16$		+ $30^\circ 37' 6.'' 97$	+ $49^\circ 36' 52.'' 69$	+ $30^\circ 0' 22.'' 29$ $64^\circ 56' 39.'' 00$
9.1611524		9.7069916	9.8817861	9.6990513 9.6268547
8.7880071		9.3338463	9.5086408	9.3259060
1.1175625		0.4792436	0.2264447	0.4877728
9.6953904		9.9347895	9.8115249	9.9375035
9.9531011		9.9212233	9.9664825	9.9210972 9.9570781
9.9055696		9.8130899	9.7350855	9.8156788
0.0319276		0.1244091	0.2024025	0.1218105
9.9374972		9.9374990	9.9374880	8.9374893
$30^\circ 0' 27.'' 5$		$30^\circ 0' 26.'' 0$	$30^\circ 0' 35.'' 1$	$30^\circ 0' 34.'' 0$ $30^\circ 0' 30.'' 0$
- 2'' 5		- 4.'' 0	+ 5.'' 1	+ 4.'' 0
9.9954		9.9348	9.8115	9.9375
9.6442		9.7416	9.5777	9.7419
0.3010		0.3009	0.3009	0.3009
99.406		9.9773	9.6891	9.9803
$240^\circ 7$		$71^\circ 7$	$29^\circ 3$	$72. 9$



37Sex	ζVir	λBoo	γUMa	11Boo
12 ^h 22 ^m 14. ^s 71	12 ^h 25 ^m 10. ^s 69	12 ^h 28 ^m 6. ^s 30	12 ^h 32 ^m 32. ^s 66	11 ^h 44 ^m 35. ^s 46
	13 31 37.72	14 14 6.44	11 50 40.59	13 58 27.06
	- 1 6 27.03	- 1 46 0.14	-10 41 52.07	- 2 13 51.60
	-16 36 45.45	-26 30 2.10	+10 28 1.05	-33 27 54.00
	- 0° 17'18." 36	+46° 21'54." 06	+54° 1'56." 78	+27° 40' 38." 42
	7.7019350	9.8595890	9.9081362	9.6669780
	7.3287897	9.4864437	9.5349909	9.2938327
	2.6097660	0.2613110	0.1836797	0.5317521
	9.9699945	9.8388876	9.7688800	9.9472266
	9.9814831	9.9517890	9.9927125	9.9212801
	9.9385557	9.9477547	9.7186706	6.8255848
	0.0010655	0.1897381	0.2188291	0.1119100
	9.9374902	9.9374928	9.9374997	9.9374948
	30°0'33."3	30°0'31."2	30°0'25."5	30°0'29."5
	+3."3	+1."2	-4."5	-0"5
	10.0000	9.8389	9.8886	9.9472
	9.4562	9.6495	9.2593	9.7415
	0.3009	0.3009	0.3000	0.3010
	9.7571	9.7893	9.3280	9.9897
	145°.1	38.0	3485	77.6



η Boo	ϵ Leo	α Leo	μ Leo	α Boo
11 ^h 45 ^m 5. ^s 08	11 ^h 54 ^m 39. ^s 23	12 ^h 0 ^m 12. ^s 69	12 ^h 2 ^m 45. ^s 91	12 ^h 5 ^m 8. ^s 15
13 51 49.36	9 42 25.60	10 5 9.63	9 49 20.01	14 12 55.24
- 2 6 44.28	+ 2 12 13.63	+ 1 55 3.06	+ 2 13 25.96	- 2 7 47.09
-31 41 4.20	+33 3 24.45	+28 45 45.90	+33 21 29.40	-31 56 46.35
+18° 41' 57." 78	+24 3' 10." 36	+12° 15' 42." 67	+26° 17' 31." 71	+19° 29' 45." 13
	64° 56' 39." 00			
9.5059674	9.6102126	9.3271136	9.6463529	9.5234066
	9.6268547			
9.1328221	9.2370673	8.9539683	9.2732076	9.1502613
0.7306096	0.6038730	0.9358988	0.5582598	0.7098495
9.9764480	9.9605514	9.9899778	9.9525731	9.9743577
9.9299058	9.9233108	9.9428112	9.9218162	9.9286759
	6.9570781	9.9570781		
9.8634319	9.8409403	9.8898671	9.8314674	9.8601108
0.0740654	0.0965484	0.0476270	0.1060308	0.0773866
9.9374973	9.9374887	9.9674941	9.9374982	9.9374974
30° 0' 27." 4	30° 0' 34." 6	30° 0' 29." 9	30° 0' 27." 6	30° 0' 27." 3
	30° 0' 30." 0			
-2." 6	+4." 6	-0." 1	-2." 4	-2." 7
9.9764480	9.9605514	9.9900	9.9525731	9.9743577
9.7203590	9.7367711	9.6823	9.7402609	9.7235567
0.3009315	0.3007024	0.3009	0.3009279	0.3009316
9.9977385	9.9982249	9.9732	9.9937619	9.9988459
95.° 9	275. 2	250.° 1	279.° 7	94.°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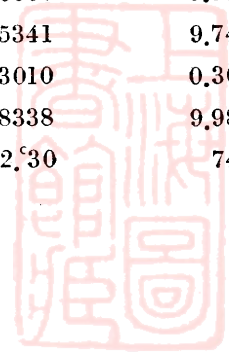
34Sex	λ UMa	31LMi	1Leo	ν Leo
12 ^h 8 ^m 3. ^s 82	12 ^h 10 ^m 29. ^s 81	12 ^h 33 ^m 50. ^s 73	12 ^h 37 ^m 45. ^s 03	12 ^h 38 ^m 57. ^s 34
10 39 30.82	10 13 27.89	10 24 24.04		11 33 52.00
+ 1 28 33.00	+ 1 57 1.92	+ 2 9 26.69		+ 1 5 3.54
+22 8 16.00	+29 15 28.80	+32 21 40.35		+16 16 20.10
+ 3° 53'50." 55	+43° 13' 5." 19	+37° 1' 5." 73		- 0° 29'30." 23
8.8323161	9.8355494	9.7796465		7.9335917
8.4591708	9.4624041	9.4065012		7.5604464
1.4636452	0.2979833	0.3795188		2.3788598
9.9989945	9.8625798	9.9022443		9.9999840
9.9667424	9.9407295	9.9266976		9.9822441
9.9228150	9.7603874	9.7860200		9.9393062
0.0146816	0.1771095	0.1514716		0.0018115
9.9374976	9.9374969	9.9374916		9.9374947
30°0'27."2	30°0'27."8	30°0'23."7		30 0'29."6
-2."8	-2."2	-6."3		-0."4
9.9990	9.8626	9.9022		10.0000
9.5761	9.7891	9.7285		9.4474
0.3009	0.3009	0.3010		0.3010
9.8760	9.8526	9.9317		9.7483
228.°7	314.°6	301.°3		14.°12



33Boo	ψ Boo	τ Leo	σ Leo	1CVn
$12^h44^m 7.^s 9$	$12^h48^m 7.^s77$	$12^h52^m 32.^s32$	$12^h56^m 9.^s65$	$12^h58^m 21.^s82$
14 36 36.47	15 1 52.29		11 18 1.89	
- 1 52 28.55	- 2 13 44.52		+ 1 38 7.76	
-28 7 8.54	-33 26 -7.80		+24 31 56.40	
$+44^\circ 39'51.''04$	$+27^\circ 10'53.''57$		$+ 6^\circ 21'33.''45$	
	$64^\circ 56'39.''00$			
9.8469244	9.6597371		9.0443950	
	9.6268547			
9.4737791	9.2865918		8.6712497	
0.2807686	6.5410929		1.2420591	
9.8520157	9.9491768		9.9973195	
9.9454539	9.9214298		9.9589112	
	9.9570781			
9.7545477	9.8276847		9.9133088	
0.1829507	0.1098076		0.0241870	
9.9374984	9.9374923		9.9374958	
$30^\circ 0'26.''5$	$30^\circ 0'31.''7$		$30^\circ 0'28.''7$	
	$30^\circ 0'30.''0$			
-3.''5	+1.''7		-1.''3	
9.8520	9.9492		9.9973	
9.6733	9.7412		9.6183	
0.3009	0.3010		0.3008	
9.8262	9.9814		9.9164	
42. ^o 1	76. ^o 7		2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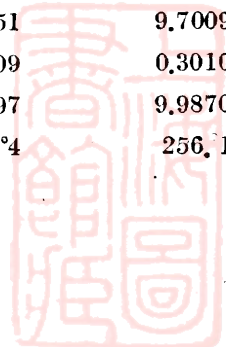
δ Boo	46LMi	54Leo	β Vir	β CrB
13 ^h 0 ^m 21. ^s 72	13 ^h 1 ^m 55. ^s 87	13 ^h 5 ^m 11. ^s 94	13 ^h 7 ^m 45. ^s 72	13 ^h 11 ^m 18. ^s 96
15 13 4.92	10 49 56.69	10 52 21.16	11 47 33.60	15 25 21.15
- 2 12 43.20	+ 2 11 59.18	+ 2 12 50.78	+ 1 20 12.12	- 2 14 2.19
-33 10 48.00	+32 59 47.70	+33 12 41.70	+20 3 1.80	-33 30 32.85
+33° 32'18." 30	+34° 32'29." 70	+25° 3' 19." 78	+ 2° 6' 13." 91	+29° 18' 43." 47
9.7423291	9.7535863	9.6268493	8.5647967	9.6898135
9.3691838	9.3804410	9.2537040	8.1916514	9.3166682
0.4315079	0.4160221	0.5829991	1.7379802	0.5019702
9.9209137	9.9157769	9.9570793	9.9997072	9.9404996
9.9226999	9.9236081	9.9225457	9.9728463	9.9210607
9.8006917	9.7964631	9.8367031	9.9296316	9.8186384
0.1367989	0.1410378	0.1007902	0.0078684	0.1188582
9.9374906	9.9375009	9.9374933	9.9375000	9.9374966
30°0'33."0	30°0'24."7	30°0'30."7	30°0'25."2	30°0'28."0
+3."0	-5."3	+0."7	-4."8	-2."0
9.9209	9.9158	9.9570793	9.9997	9.9405
9.7382	9.7361	9.7385684	9.5341	9.7420
0.3010	0.3009	0.3009170	0.3010	0.3009
9.9601	9.9528	9.9965647	9.8338	9.9835
65. [°] 8	296. [°] 2	277. [°] 2	22. [°] 30	74. [°] 3



α CrB	χ UMa	η Vir	ν 'Boo	ξ UMa
$13^h 81^m 29.^s 11$	$13^h 20^m 34.^s 84$	$13^h 44^m 58.^s 13$	$13^h 26^m 12.^s 07$	$13^h 28^m 31.^s 40$
15 32 8.63	11 42 52.79	12 16 49.67	15 28 46.59	
- 2 13 39.52	+ 1 37 42.05	+ 1 6 8.46	- 2 2 34.52	
-33 24 52.80	+24 25 30.75	+16 32 6.90	-30 38 27.80	
$+26^\circ 54' 57.'' 88$	$+48^\circ 6' 56.'' 38$	$- 0^\circ 19' 57.'' 07$	$+41^\circ 2' 14.'' 02$	
$64^\circ 56' 39.'' 00$				
9.6557961	9.8718615	7.7634998	9.8172673	
9.6268547				
9.2826508	9.4987162	7.3903545	9.4441220	
0.5461657	0.2421781	2.5483740	0.3251669	
9.9502044	9.8245352	9.9999927	9.8775344	
9.9215340	9.9592810	9.9816577	9.9346764	
9.9570781				
9.8288165	9.7408943	9.9387285	9.7692889	
0.1086795	0.1966071	0.0012369	0.1681936	
9.9374960	9.9375014	9.9375016	9.9374825	
$30^\circ 0' 28.'' 5$	$30^\circ 0' 24.'' 0$	$30^\circ 0' 23.'' 9$	$30^\circ 0' 39.'' 1$	
$30^\circ 0' 30.'' 0$				
-1.''5	-6.''0	-6.''1	+9.''1	
9.9502	9.8425	10.0000	9.8775	
9.7409	9.6165	9.4542	9.7003	
0.3009	0.3010	0.3010	0.3009	
9.9920	9.7420	9.7552	9.8857	
79. ^o 1	326. ^s 5	214. ^o 7	50. ^o 2	



φ Vir	ζ Sex	α Ser	β Ser	β Leo
13 ^h 31 ^m 10. ^s 21	13 ^h 38 ^m 29. ^s 02	13 ^h 39 ^m 48. ^s 79	13 ^h 41 ^m 32. ^s 16	13 ^h 46 ^m 34. ^s 31
11 25 6.18		15 46 1.96	15 43 24.68	11 45 59.42
- 0 53 55.97		- 2 6 13.17	- 2 1 52.52	+ 2 0 34.89
-13 28 59.55		-31 33 17.55	-30 28 7.80	+30 8 43.35
- 1° 57'30." 67		+18° 19'34." 49	+15° 36'32." 49	+14° 54' 32." 68 64°56' 39." 00
8.5337225		9.4975204	9.4298678	9.4104162 9.6268547
8.1605772		9.1243751	9.0567225	9.0372709
1.7841092		0.7406086	0.8194955	0.8418276
9.9997463		9.9773950	9.9836805	9.9851279
9.9878620		9.9305106	9.9354594	9.9368925 9.9570781
9.9446864		9.8649837	9.8762180	9.8790985
0.0071991		0.0725127	0.0612766	0.0584024
9.9374873		9.9374964	9.9374946	9.9375009
30°0'35."7		30°0'28."2	30°0'29."7	30°0'24."5 30°0'30."0
+5."7		-1."8	-0."3	-5."5
9.9997		9.9773950	9.9837	9.9851
9.3677		9.7187633	9.7051	9.7009
0.3013		0.3008922	0.3009	0.3010
9.6687		8.9979405	9.9897	9.9870
152.°2		96.°7	102.°4	25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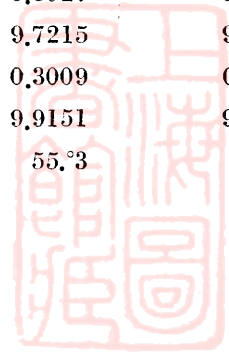


OVir	γ Ser	γ Her	1613Bra	1830Gro
$13^h 48^m 55.^s 53$	$13^h 51^m 21.^s 51$	$13^h 51^m 54.^s 05$	$13^h 55^m 6.^s 32$	$13^h 57^m 21.^s 78$
12 2 8.65	15 53 40.45	15 50 36.20		11 49 30.77
+ 1 46 46.88	- 2 2 18.94	- 1 58 42.15		+ 2 7 51.01
+26 41 43.20	-30 34 44.10	-29 40 32.25		+31 57 45.15
+ 9° 4' 3." 30	+15° 51' 24." 99	+42° 37' 6.' 26		+38° 9' 12." 02
9.1975545	9.4365349	9.8306608		9.7908255
8.8244092	9.0633896	9.4575155		9.4176802
1.0782577	0.8118074	0.3053101		0.3636172
9.9945385	9.9831514	9.8668067		0.8956216
9.9510499	9.9349675	9.9389408		9.9285977
9.9026669	9.8751970	9.7628256		9.7812974
0.0348334	0.0622960	0.1746697		0.1562148
9.9375003	9.9374930	9.9374953		9.9375122
$30^{\circ} 0' 25." 0$	$30^{\circ} 0' 31." 0$	$30^{\circ} 0' 29." 1$		$30^{\circ} 0' 15." 2$
-5." 0	+1." 0	+0." 9		
9.9946	9.9832	9.8668		
9.6525	9.7065	9.6947		
0.3008	0.3009	0.3009		
9.9479	9.9906	9.8624		
242. ^c 5	101. ^c 9	46. ^c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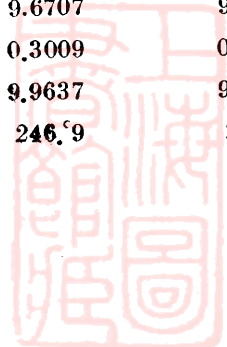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五日恆星測算表

σ CrB	Star	KUMa	12 ^o CVn	δ Cnc
14 ^h 0 ^m 1. ^s 70	T	10 ^h 40 ^m 50. ^s 27	10 ^h 46 ^m 7. ^s 05	10 ^h 47 ^m 33. ^s 11
16 12 25.88	α	8 59 30.12	12 53 13.19	8 41 14.97
- 2 12 24.18	P	+ 1 41 20.06	- 2 7 6.14	+ 2 6 18.14
-33 6 2.70	15P	+25 20 0.90	-31 46 32.10	+31 34 32.10
+34 ^o 0' 33." 49	δ	+47 ^o 2'354." 62	+38 ^o 38'41." 57	+18 ^o 22''35." 15
	λ	64 ^o 56'39". 00		
9.7476662	log sin δ	9.8669246	9.7955267	9.4986674
	log cos λ	9.6268547	9.6268547	
9.3745209	log 1st term	9.4937793	9.4223814	9.1255221
0.4241783	D or A	0.2499080	0.3568440	0.7392391
9.9185266	log cos δ	9.8305215	9.8926685	9.9772689
9.9230945	log cos 15 P	9.9560877	9.9294788	9.9304142
	log sin λ	9.9570781		
9.7986992	log 2nd term	9.7436873	9.7792254	9.8647612
0.1387919	A or D	0.1938091	0.1582718	0.0727238
9.9374911	log cos ζ	9.6374964	9.9374972	9.9374850
30 0'32."6	ζ	30 ^o 0'28."2	30 0'27."5	30 ^o 0'37."6
	ζ^a	30 ^o 0'30."0		
+2."6	$\zeta - \zeta^a$	-1."8	-2."5	+7."6
9.9185	log cos δ	9.8305	9.8927	9.9773
9.7373	log sin 15 P	9.6313	9.7215	9.7190
0.3009	log cosec ζ	0.3009	0.3009	0.3009
9.9567	log sin Z	9.7627	9.9151	9.9972
64."8	Z	324.6	55."3	2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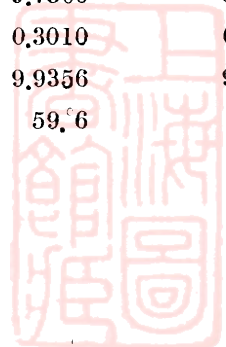
α Cnc	14CVn	43Com	KCnc	cCnc
$10^h 49^m 49.^s 91$	$10^h 52^m 26.^s 78$	$10^h 55^m 6.^s 80$	$10^h 56^m 15.^s 29$	$10^h 57^m 4.^s 96$
8 55 10. 91	13 2 56. 01	13 9 4. 20	9 4 28. 62	8 43 2. 36
+ 1 54 39. 00	- 2 10 29. 23	- 2 13 57. 40	+ 1 51 46. 67	+ 2 14 2. 10
+ 28 39 45. 00	- 32 37 18. 45	- 33 29 21. 00	+ 27 56 40. 05	+ 33 30 31. 50
+ $12^\circ 5' 27.'' 62$	+ $36^\circ 7' 20.'' 08$	+ $28^\circ 11' 2.'' 32$	+ $10^\circ 54' 38.'' 27$	+ $28^\circ 58' 55.'' 06$
9.3211114	9.7704933	9.6742218	9.2770996	9.6853244
8.9479661	9.3973480	9.3010765	8.9039543	9.3121791
0.9425621	0.3924515	0.5223531	0.9913602	0.5078567
9.9902572	9.9072818	9.9451906	9.9920777	9.9418950
9.9432275	9.9254396	9.9211609	9.9461587	9.9210627
9.8905628	9.7897995	9.8234296	9.8953145	9.8200358
0.0469398	0.1477031	0.1140648	0.0421855	0.1174564
9.9375026	9.9375026	9.9374944	9.9374990	9.9374922
$30^\circ 0' 23.'' 6$	$30^\circ 0' 23.'' 6$	$30^\circ 0' 2.9'' 0$	$30^\circ 0' 26.'' 0$	$30^\circ 0' 31.'' 6$
- 6.'' 4	- 6.'' 4	- 1.'' 0	- 4.'' 0	+ 1.'' 6
9.9903	9.9073	9.9452	9.9921	9.9419
9.6809	9.7317	9.7418	9.6707	9.7420
0.3010	0.3010	0.3009	0.3009	0.3009
9.9722	9.9400	9.9879	9.9637	9.9848
249.°7	60.°6	76.°6	246.°9	2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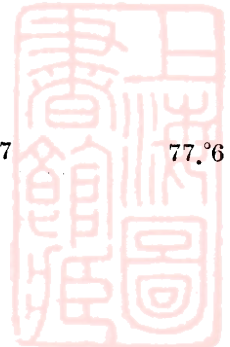
d ² Vir	σ ² Cnc	εVir	3097BAC	23CVn
10 ^h 59 ^m 0, ^s 44	11 ^h 4 ^m 26. ^s 09	11 ^h 6 ^m 27. ^s 96	11 ^h 9 ^m 42. ^s 87	11 ^h 13 ^m 51. ^s 52
	8 50 33.46	12 59 11.00		
	+ 2 13 52.63	- 1 52 43.04		
	+33 28 9.45	-28 10 45.60		
	+30 ^c 48'34." 09	+11 ^c 16' 58." 79		
	64' 56'39." 00			
	9.7094268	9.2914912		
	9.6268547			
	9.5962815	8.9183459		
	0.4759873	0.9754557		
	9.9339302	9.9915241		
	9.9212605	9.9452094		
	9.9570781			
	9.8122688	9.8938116		
	0.1252222	0.0436824		
	9.9374910	9.9374940		
	30°0'32."5	30°0'30."2		
	30°0'30."0			
	+2."5	+0."2		
	9.9339			
	9.7415			
	0.3009			
	9.9763			
	288.57	112.2		



35Vir	83Cnc	ξ Leo	25CVn	40Lyn
11 ^h 16 ^m 13. ^s 63	11 ^h 21 ^m 18. ^s 54	11 ^h 22 ^m 6. ^s 48	11 ^h 24 ^m 51. ^s 83	11 ^h 29 ^m 16. ^s 55
12 44 47. 61	9 15 36. 62	9 28 41. 50	13 34 47. 64	9 17 22. 64
- 1 28 33. 98	+ 2 5 42. 54	+ 1 53 24. 98	- 2 9 55. 81	+ 2 11 53. 91
-22 8 29. 70	+31 25 30. 40	+28 21 14. 70	-32 48 57. 15	+32 58 28. 65
+ 3 [°] 54' 5." 58	+17 [°] 57'41." 02	+11 [°] 34' 0." 37	+36 [°] 36' 7." 16	+34 [°] 38'58." 88
				64 [°] 56'39." 00
8.8327795	9.4890806	9.3021358	9.7754305	9.7547744
				9.6268547
8.4596342	9.1159353	8.9289905	9.4022852	9.3816291
1.4631627	0.7505572	0.9636742	0.3855119	0.4143770
9.9989923	9.9783013	9.9910894	9.9046056	9.9152117
9.9667265	9.9311131	9.9444972	9.9261134	0.9237163
				9.9570781
9.9227969	9.8664925	9.8926647	9.7877971	9.7960061
0.0146981	0.0709974	0.0448236	0.1497040	0.1414944
9.9374950	9.9374999	9.9374883	9.9375011	9.9375005
30 [°] 0'29."3	30 [°] 0'25."3	30 [°] 0'34."9	30 [°] 0'25."1	30 [°] 0'24."8
				30 [°] 0'30."0
-0."7	-4."7	+4."9	-4."9	-5."2
	9.9783	9.9911	9.9046	9.9152
	9.7172	9.6766	9.7300	9.7358
	0.3009	0.3009	0.3010	0.3009
	9.9963	9.9686	9.9356	9.9519
131. [°] 2	262. [°] 6	248. [°] 5	59. [°] 6	296. [°] 4



γ Vir	τ Boo	10LMi	π Leo	11Boo
$11^h 38^m 0.^s 06$	$11^h 39^m 0.^s 42$	$11^h 40^m 24.^s 33$	$11^h 41^m 38.^s 24$	$11^h 44^m 35.^s 10$
	13 44 24.36	9 30 31.54	9 57 1.51	13 58 27.09
	- 2 5 23.94	+ 2 9 52.79	+ 1 44 36.73	- 2 13 51.99
	-31 20 59.10	+32 28 11.85	+26 9 10.95	-33 27 59.85
	$+17^\circ 45' 24.'' 90$	$+36^\circ 40' 3.1'' 7$	$+8^\circ 19' 59.'' 40$	$+27^\circ 40' 39.'' 40$
	9.4842703	9.7760988	9.1611553	9.6669820
	9.1111250	9.4029535	8.7880100	9.2938367
	0.7562155	0.3845349	1.1175510	0.5317408
	9.9788007	9.9042361	9.9953904	9.9472255
	9.9314617	9.9261742	9.9530925	9.9212738
	9.8673405	9.7874884	9.9055610	9.8255774
	0.0701487	0.1500009	9.0319284	0.1119146
	9.9375892	9.9374893	9.9374894	9.9374920
	$30^\circ 0' 34.'' 1$	$30^\circ 0' 34.'' 0$	$30^\circ 0' 34.'' 0$	$30^\circ 0' 31.'' 7$
	+4.''1	+4.''0	+4.''0	+1.''7
	97.8	300.6	240.7	7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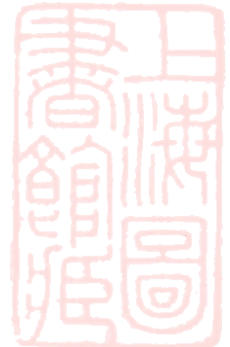
η Boo	ϵ Leo	19LMi	μ Leo	α Boo
11 ^h 45 ^m 5. ^s 27	11 ^h 54 ^m 38. ^s 86	11 ^h 55 ^m 51. ^s 28	12 ^h 2 ^m 46. ^s 58	12 ^h 5 ^m 78. ^s 9
13 51 49.35	9 42 25.56	9 53 59.51	9 49 19.97	14 12 55.27
+ 2 6 44.08	+ 2 12 13.30	+ 2 1 51.71	+ 2 13 26.61	- 2 7 47.38
-31 41 1.20	+33 3 19.50	+30 27 56.55	+33 21 39.15	-31 56 50.70
+18° 41'58." 51	+24° 3'10." 76	+41° 20'43." 47	+26°17'32." 29	+19° 29'45." 90
			64°56' 39." 00	
9.5059718	9.6102145	9.8199366	9.6463555	9.5234114
			9.6268547	
9.1328265	9.2370692	9.4467913	9.2732102	9.1502661
0.7306087	0.6038569	0.3212506	0.5582431	0.7098385
9.9764475	9.9605510	9.9354733	9.9525725	9.9743570
9.9299096	9.9233183	9.8754905	9.9218027	9.9286695
			9.9570781	
9.8634352	9.8409474	9.7680419	9.8314533	9.9601046
0.0740656	0.0965474	0.1694548	0.1060345	9.0773885
9.9375008	9.9374948	9.9374967	9.9374878	9.9374931
30°0'24."6	30°0'29."6	30°0'28."0	30°3'35."3	30°0'31."0
			30°0'30."0	
-5."4	-0."4	-2."0	+5."3	+1."0
		9.9355	9.9526	
		9.8755	9.7403	
		0.3009	0.3009	
		10.1119	9.9938	
96.9	275.2	309.4	279.7	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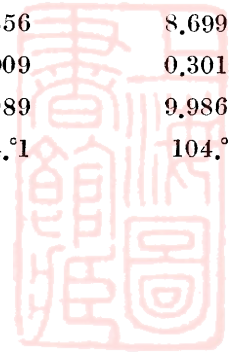
λ UMa	ρ Boo	37Sex	ϵ Vir	dLeo
$12^h 10^m 30.^s 04$	$12^h 15^m 20.^s 24$	$12^h 22^m 15.^s 71$	$12^h 25^m 11.^s 56$	$12^h 26^m 10.^s 88$
10 13 27. 79	14 29 14. 57		13 31 37. 74	10 57 26. 96
+ 1 57 2. 25	- 2 13 54. 33		- 1 6 26. 18	+ 1 28 43. 92
+29 15 33. 75	-33 28 34. 95		-16 36 32. 70	+22 10 58. 80
+43° 13' 5." 79	+30°37' 8." 05		- 0° 17'18." 25	+ 3° 56'26." 34
9.8355508	5.7069955		7.7018931	8.8371015
9.4624055	9.3338502		7.3287478	8.7639562
0.2979749	0.3792411		2.6098160	1.4586972
9.8625787	4.9347882		9.9999945	9.9989720
9.9407236	9.9212250		9.9814912	9.9666033
9.7603804	9.8130913		9.9385638	9.9226534
0.1771123	0.1244097		0.0010654	0.0148471
9.9374927	9.9375010		9.9374984	9.9375005
30°0'31."2	30°0'24."4		30°0'26."5	30°0'24."8
+1."2	-5."6		-3."5	-5."2
				9.9990
				9.5815
				0.3009
				9.8814
314.°6	71.°7		145.°1	2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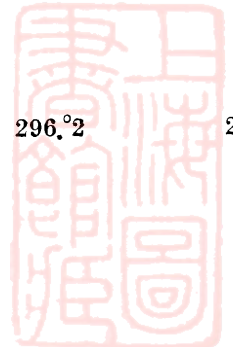
λ Boo	γ UMa	31LMi	ILeo	ν Leo
12 ^h 28 ^m 6. ^s 70	12 ^h 32 ^m 32. ^s 72	12 ^h 33 ^m 50. ^s 62	12 ^h 37 ^m 45. ^s 54	12 ^h 38 ^m 57. ^s 66
14 14 6. 47	11 50 40. 52	10 24 23. 96		11 33 51. 97
- 1 45 59. 77	+ 0 41 52. 20	+ 2 9 26. 66		+ 1 5 ^m 5. 69
-26 29 56. 55	+40 28 3. 00	+32 21 39. 90		+16 16 25. 35
+46 21'55." 42	+54° 1' 57." 80	+37° 1" 6." 37		- 0° 29,30." 14
		64° 56'39." 00		
9.8595916	9.9081378	9.7796485		7.9335673
		9.6268547		
9.4864463	9.5349925	9.4065032		7.5604220
0.2613116	0.1836744	0.3945163		2.3788815
9.8388849	9.7688771	9.9022433		9.9999840
9.9517949	9.9927117	9.9266981		9.9822414
		9.9570781		
9.7477579	9.7186669	9.7860195		9.9393035
0.1897379	0.2188312	0.1514723		0.0018115
9.9374958	9.9374981	9.9374918		9.9374920
30°0'28."7	20°0'26."8	30°0'23."7		30°0'31."8
		30°0'30."0		
-1."3	-3."2	-6."3		+1."8
38.°0	347.°7	301.°3		214.°1



33Boo	ψ Boo	τ Leo	41LMi	3218Boo
$12^h44^m 8.^s12$	$12^h48^m 8.^s38$	$12^h50^m 14.^s89$	$12^h51^m 58.^s17$	$12^h53^m 13.^s41$
11 36 36.53	15 1 52.36	11 24 50.44	10 40 8.38	14 53 22.99
- 1 52 28.41	- 2 13 43.98	+ 1 25 24.45	+ 2 11 49.79	- 2 0 9.58
-28 7 6.15	-33 25 59.70	+21 21 6.75	+32 57 26.85	-30 2 23.70
$+44^\circ 39'52.'' 29$	$+27^\circ 10'54.'' 68$	$+ 3^\circ 11'15.'' 50$	$+23^\circ 30'17.'' 88$	$+14^\circ 41'20.'' 89$
9.8469272	9.6597416	8.7451224	9.6007863	9.4041057
9.4737819	9.2865963	8.3719771	9.2276410	9.0309604
0.2807658	0.5410976	1.5535471	0.6156190	0.8490420
9.8520130	9.9491757	9.9993275	9.9623814	9.9855683
9.9454566	9.9214410	9.9691185	9.9238005	9.9373560
9.7545477	9.8276939	9.9255241	9.8432600	9.8800024
0.1829516	0.1097065	0.0119742	0.0942324	0.0575005
9.9374993	9.9375004	9.9374983	9.9374924	9.9375029
$30^\circ 0'25.'' 8$	$30^\circ 0'24.'' 9$	$30^\circ 0'26.'' 6$	$30^\circ 0'31.'' 5$	$30^\circ 0'23.'' 3$
-4.''2	-5.''1	-3.''4	+1.''5	-6.''7
			9.9624	9.9856
			9.7356	8.6995
			0.3009	0.3010
			9.9989	9.9861
$42.^{\circ}1$	$76.^{\circ}7$	$226.^{\circ}6$	$274.^{\circ}1$	$104.^{\circ}4$



σ Leo	ψ UMa	δ Boo	46LMi	54Leo
12 ^h 56 ^m 9. ^s 97	12 ^h 58 ^m 11. ^s 86	13 ^h 0 ^m 21. ^s 72	13 ^h 1 ^m 56. ^s 18	13 ^h 5 ^m 12. ^s 78
11 18 1.87	11 6 16.92	15 13 4.99	10 49 56.62	10 52 21.11
+ 1 38 8.10	+ 1 51 54.94	- 2 12 43.27	+ 2 11 59.56	+ 2 12 51.67
+24 32 1.50	+27 58 44.10	-33 10 49.05	+32 59 53.40	+33 12 55.05
+ 6° 21'33." 73	+44° 49'41." 43	+33° 32'19." 36	+34° 32'30." 40	+25° 4'20." 35
	64° 56'39." 00			
9.0443988	9.8481786	9.7423326	9.7535884	9.6271221
	9.6268547			
8.6712535	9.4750333	9.3691873	9.3804431	9.2539768
1.2420503	0.2788482	0.4315037	0.4160113	0.5826481
9.9973194	9.8507836	9.9209121	9.9157759	9.9570196
9.9589063	9.9460198	9.9227008	9.9236004	9.9225272
	9.9570781			
9.9133038	9.7538815	9.8006910	9.7964544	9.8366249
0.0241897	0.1836116	0.1368000	0.1410408	0.1008124
9.9374905	9.9374931	9.9374911	9.9374952	9.9374873
30°0'33."0	30°0'31."0	30°0'32."6	30°0'29."2	30°0'35."8
	30°0'30."0			
+3."0	+1."0	+2."6	-0."8	+5."8
	9.8508			
	9.6713			
	0.3009			
	9.8230			
235."6	318."5	65.8	296."2	277."2



β Vir		β CrB	
13 ^h 7 ^m 46. ^s 03	13 ^h 11 ^m 19. ^s 71		
11 47 33.57	15 25 21.22		
+ 1 20 12.46	- 2 14 1.72		
+20 3 6.90	-33 30 28.95		
+ 2 6' 14." 12	+29' 18'44." 51		

8.5648082 9.6898153

8.1916629 9.3166700

1.7379659 0.5019737

9.9997075 9.9404984

9.9728432 9.9210662

9.9296288 9.8186437

0.0678686 0.1188573

9.9374974 9.9375010

30°0'27."4 30°0'24."4

-2."6

-5."6

223.°0

74.°3



ON THE KINSHIP OF THE ANNAMITIC LANGUAGE

BY WEN YU (聞宥)

With regard to the kinship of the Annamitic language, there exist two different theories, *i.e.*, one advanced by Przuluski and the other by Maspero.

In his earlier work *Les formes pronominales de l'Annamite*,¹ Prof. J. Przuluski, as we understand, studied the Annamitic language with considerable success. Twelve years later² he suggeste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Annamitic language is from various aspects similar to those belonging to the Austroasiatic Family as described by P. W. Schmidt in his *Die Mon-Khmer Völker*. Meanwhile, his pupil Matsumoto (松本) has followed his theory in considerable measure in dealing with the Japanese langu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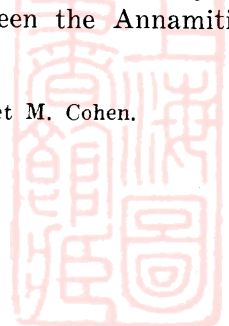
Prof. H. Maspero, on the other hand, in his notable thesis, *E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³ made a carefu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nnamitic and the Thaïc languages, with their similarity in prefixes, tones and other phonological phenomena, although he did not propose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English linguist Sir G. A. Grierson, while editing the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 Part II, classified the Annamitic under the Thaïc. In 1935 I happened to meet Father Schmidt in Peiping, with whom I consulted the problem at issue whereupon he remarked that we should follow Maspero's theory. In fact,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theories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ir points of view for Przuluski laid special stress on vocabulary and morphology of the language, whereas Maspero emphasized on phonology. Consequently, the results derived therefrom differ considerably.

Having traced the origin of the problem, let us now proceed to make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subject. As far as the vocabulary is concerned, there is really a striking similarity between the Annamitic

¹ *B. E. F. E.-O.*, t. XII, No. 8, 1912, pp. 5—9.

² See *Les langues du monde*, 1924, edited by A. Meillet et M. Cohen.

³ *B. E. F. E.-O.*, t. XII, No. 1, 1912, pp. 1—124.



and the Austroasiatic. As pointed out by Przyluski,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so far as the ordinary words are concerned. Paralleling numerals will suffice to make this point clear. Let us take the examples used by Przyluski and expand them as follows:

	Mon	Khmer	Munda	Sakai	Khasi	Wa	Annamiitic
1. <i>moa</i>		<i>muoi</i>	<i>mūt</i>	<i>mai</i>	<i>wei</i>	<i>mo</i>	<i>mot</i>
2. <i>ba</i>		<i>pir</i>	<i>bār</i>	<i>'mbar</i>	<i>ār</i>	<i>a</i>	<i>hai</i>
3. <i>pei</i>		<i>bei</i>	<i>api</i>	<i>'mpé</i>	<i>lāi</i>	<i>we</i>	<i>ba</i>
4. <i>pon</i>		<i>buon</i>	<i>upun</i>	<i>mpun</i>	<i>sāw</i>	<i>pun</i>	<i>bon</i>
5. <i>msaum</i>		<i>pram</i>	<i>mārē</i>	<i>màsok</i>	<i>sàn</i>	<i>s'en</i>	<i>nam</i>

Although the numerals are primary, yet in the linguistic history examples of borrowings are by no means lacking. On this point Prof. P. Rivet⁴ once remarked that both the *Tson* language of South America and the Austroasiatic owe the same origin. But since they were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the *Tson* numerals are now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Austroasiatic. Now, concerning the Annamitic,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Annamite and Mon-Khmer peoples have reciprocally borrowed words, since they are 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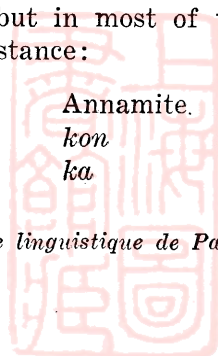
Then Przyluski has made some further explanation regarding this point. From phonological evolution, he noticed unanimity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For instance, the early surds *t* and *p* in the Khmer language have evolved into sonants after the Cambodian writing was established. And we find the same cases in the Annamitic, for example (from Przyluski):

	Khmer classique	Mon	Muông	Khmer moderne	Annamite
trois	<i>piy</i>	<i>pi</i>	<i>pa</i>	<i>bey</i>	<i>ba</i>
terrs	<i>tiy</i>	<i>ti</i>	<i>tāt</i>	<i>dey</i>	<i>dāt</i>

Meanwhile, the early guttural surd *k* has, however, no modification. This is also true not only in the Annamitic but in most of the languages of the Mon-Khmer family as well, for instance:

	Mon	Stieng	Bahner	Annamite
enfant	<i>kōn</i>	<i>kôn</i>	<i>kon</i>	<i>kon</i>
poisson	<i>ka</i>	<i>ka</i>	<i>ka</i>	<i>ka</i>

⁴ Les Australiens en Amériqu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t. XXVI 1925, pp. 23—63.



In our opinion the above examples could neither prove his theory as valid for two reasons. Firstly, before the whole vocabulary is carefully scrutinized, it is rather difficult to form out any rule for phonological changes for merely a few words are insufficient to base upon. Secondly, the above mentioned words with *k*, rudimentary words as they are, are not merely found in the Austroasiatic, but in other languages as well. In the Indo-Chinese family, especially in the Tibeto-Burmese, for instance, all the words for "poisson" are generally pronounced ηa (a few pronounced ηau) and *k*- are the variants of the same guttural root,⁵ just as the words for the first personal pronoun in the Tibeto-Burmese are usually pronounced ηa , whereas in the Thaïc they are pronounced as *kau* or *ku* (a few pronounced *kon* as by the White Tai).

Although the words for "enfant" in the Indo-Chinese family are rarely pronounced *k*-, yet in Chinese we have this pronunciation as in the *Wu* dialects. According to the pronunciation recorded by Dr. Y. R. Chao,⁶ the words for "enfant" in Soochow (蘇州) Changshu (常熟), Kunshan (崑山), Shanghai (上海), Shungkiang (松江), etc., are all pronounced "小 $k\emptyset$ " (though strictly speaking there may have the following variants $\ominus \vdash, \emptyset \vdash, \gamma$). In these $k\emptyset$ dialects, almost all the words belonging to the *Shan* group (山攝) irrespective to their being *Kaikou* (開口) or *Hokou* (合口) may be changed into \emptyset e.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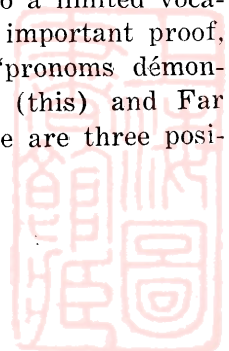
端 *tuan* > $t\emptyset$ 酸 *suan* > $s\emptyset$ 干 *kan* > $k\emptyset$ 寒 *gan* > $h\emptyset$

From the above examples we are able to say that the \emptyset 's in the *Wu* dialects are variants of *uan* or *an*. To reconstruct the $k\emptyset$ in "小 $k\emptyset$ ", we may have its original forms *kuan* or *kan*. These forms are exactly the same as to be found in the Austroasiatic. Such a wide distribution the vocabulary may have. For this reason, it is rather dangerous for Przyluski to take a few words as bases to determine the affinities of the Annamitic with other languages just as we cannot do much with that of the *Wu* dialects.

However, Przyluski's argument is not confined to a limited vocabulary only. In addition, he provides us with another important proof, i.e., "Forms prominals". He said that in ordinary "pronoms démonstratifs", there are only two positions, that is Near (this) and Far (that), showing distance, but in the Austroasiatic there are three positions, e. g.:

⁵ Cf. Sokpa *Khele*; Angami Nāgā *Kho*.

⁶ *Studies in the Modern Wu Dialects*, Peiping, 1928.



	Siamois	Annamite	Khasi	Palaung
Position rapprochée	<i>ni</i>	<i>nay, dey</i>	<i>ne</i>	<i>ö</i>
Position plus éloignée	<i>nan</i>	<i>(n)ey, dey</i>	<i>to</i>	<i>nan</i>
Position encore plus éloignée	<i>nōn</i>	<i>no, do</i>	<i>tai</i>	<i>tāi</i>

At first glance, it looks quite impressive, but when viewed more seriously, it reveals his overlooking the Indo-Chinese. We believe it is not a characteristic only to be found in the Austroasiatic,⁷ nor is there anything significant in the similarity between it and the Thaïc. We believe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occurring in all the languages of the Indo-Chinese family. Take the Chinese for example. In some local dialects, there also prevails such discrimination, e. g.:

	this	that (near)	that (far)
Soochow (蘇州)	<i>ke</i>	<i>kə</i>	<i>kue</i>
Haining (海寧)	<i>haⁿ lay</i>	<i>ho li</i>	<i>kə du</i>
Chengtu (成都)	<i>lae</i>	<i>la</i>	<i>la:</i>

Furthermore, let us take the Tibeto-Burmese. In many groups there usually exist two or three positions at the same time. For instance, the Lolo around Luliang (陸良) and Lunan (路南) are divided into two branches, *ni* and *A-hi* who were studied by Vial and Liétard respectively, though not very intensively. As they live only a little distance apart we find there are two positions for the *ni* and three position for the *A-hi*. Moreover, in the Moso (麼些) language which is said to be closely affiliated with the Lolo, there exist some dialects, the *Na- ϕ i* for example, which like the *A-hi* also has the positions.

	this	that (near)	that (far)
Lolo (<i>ni</i>)	<i>i</i>	<i>k'u</i>	<i>k'u(tə)</i>
Moso (<i>na ϕi</i>)	<i>tϕ'η</i>	<i>t'η</i>	<i>u t'η</i>

From the abov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demonstratives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are the derivatives of one root, while those of the Lolo are of two roots. And derivation as such took place at a later date.

Turning to the Miao, their language is heretofore regarded as belonging to the same family as the Annamitic. But according to my records, the Hua Miao (花苗) of Kweichow has two positions, whereas

⁷ This distinction is, however, not very important. We know definitely that in the Japanese there are three position, *kono*, *sono* and *ano*, and in the Korean likewise, *i*, *ku*, and *cho*. But we have not the slightest idea to affiliate the Japanese and the Korean with the Austroasiatic as Tsuboi (坪井) and Matsumoto imagine.

the Pai Miao (白苗) of Szechwan has three positions. The distinction by contrast is as follows:

	this	that (near)	that (far)
Pai Maio	ɲi		vae
Hua Miao	na	kɛ	ɢy

This proves positively that the division of "that" is of a later date.⁸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two or three steps is only a question of derivation in time and cannot be taken as a standard for distinguishing linguistic families.

As for other proofs than "Pronoms démonstratifs," Przulski again informed us that in "Pronoms personnel," the Austroasiatic, especially in the Muṅḍā language, is characteristic in having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forms for the plural of the first person and in the Annamitic they are exactly so.

This characteristic, though touched upon in Schmidt's work, is likewise erroneous, because we are aware that such phenomena are very common in the Indo-Chinese. Let us once more take the Chinese for example. In the Mandarin we have *wo men* (我們 Ex.) and *ta men* (咱們 In.); in Huangyen (黃巖) of Chekiang (浙江) we have ɲoɽ tɔŋ used when we address each other and ɲoɽ t'e used when we speak to the third party. Besides, we can find many examples in the Wu dialects.⁹ Again, in the Tibeto-Burmese, we have in the Western Tibetan dialects ɲa-taɽ (In.) and ɲa-zha (Ex.) which can be distinguished strictly from each other. This was reported by A. H. Francke in 1907.¹⁰ Furthermore, in the Moso group we hav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ɲoɽ guɽ (In.) and ɲoɽ guɽ (Ex.); in the Minchia¹¹ (民家) that between ɲa (Ex.) and ɲa (In.).¹² The former differs slightly in tone, whereas the latter in place of articul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all these examples are sufficient to prove that the distinctions are of a late date. (I sh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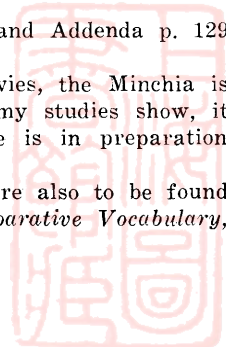
⁸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my work, *The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Indo-Chinese*, in preparation.

⁹ See Y. R. Chao, *op. cit.*, p. 95.

¹⁰ Das Tibetische Pronominalsystem, *Z. D. M. G.*, 1907; and Addenda p. 129 of Jaschke's *Tibetan Grammar*.

¹¹ According to the old theory of classification since Davies, the Minchia is to be classified under the Mon-Khmer group, but so far as my studies show, it should be placed under the Tibeto-Burmese. A special article is in preparation concerning this problem.

¹² In the Nāgā and the Burma groups such distinctions are also to be found and more so in the Himalayan languages. See Grierson, *Comparative Vocabulary*, pp. 32-33.



treat this in full in my forthcoming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Indo-Chinese.) So in any case we do not think that Przuluski has solved the problem of kinship of the Annamitic by means of "Pronoms personnels."

Now turning to the so-called Austroasiatic, especially the Mon-Khmer, we find that their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naturally affixes. Monosyllabic root-words with the addition of prefixes or infixes can be changed to dissyllabic or trisyllabic words, as already pointed out by Father Schmidt. However, we can hardly discover in the Annamitic such affixes, especially the infixes. Although Przuluski has been bold enough to 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non* < **knon* (jeune, tendre), yet this is merely a hypothesis without the slightest reliable proof. Even his follower Matsumoto was at a loss and wondered whether he was right or not. A similar case can be found, moreover, in the Introduction by Dr. C. O. Blagden to Mrs. Leslie Milne's *Elementary Palaung Grammar*. Here he gives far more examples than Przuluski, although we do not fully agree with him regarding the assumed prefix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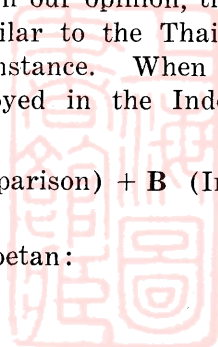
These points, we believe, have frustrated Przuluski's theory.

Now let us review the theory advanced by Maspero. What he bases his argument on is that the Annamitic has a rather rich tonic system and that it confines its prefixes to the liquids. This is also true with the Thaïc. Thing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 Mon-Khmer; there are no tones in the Mon-Khmer, and their phonological structure is rather complica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Annamitic is just as removed from the Tibeto-Burmese, the tonic system of which are quite simple. (The Lolos usually have only two or three tones, for instance), and the arrangement of sound elements are even more simpler. Therefore, from the phonological point of view, Maspero's theory is comparatively sound and acceptable.

The purely phonological argument above may be not convincing enough for those wh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morphology of a language. For this reason and in order to support Maspero's theory, we shall try to make some morph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our opinion,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Annamitic is quite similar to the Thaïc. As the space is limited, we can only provide one instance. When a sentence expressing "A compares with B" is employed in the Indo-Chinese, we generally have the following forms:

1. A (Superior) + Cf (Word expressing comparison) + B (Inferior) + Adj.

Applying to the Tibeto-Burmese, it is like this in Tibetan:



Finally,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W. F. de Hevesy's *On W. Schmidt's Munda Mon-Khmer comparisons—Does an Austric family of languages exist?*¹⁴, the fate of the Austroasiatic language is indeed at stake and Schmidt's theory is perhaps becoming null and void. If that is so, we shall place part of the Miao, the Yao (僛), and the Annamitic under the Thaïc and leave the Mon-Khmer to the old class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do not deny a certain connexion between the Annamitic and the Mon-Khmer languages.

¹⁴ *Bull. School Orient. Stu.*, Vol. VI, Part I, 1930, London.

論越南語之系屬

聞 宥

論越南語之系屬者，以兩說爲最著：一爲Przyluski之說，一爲Maspero之說。

Przyluski注意於語彙及語式，而Maspero注意於音韻組織。着眼不同，故爲說互異。

Przyluski所援引之單字，除一部分確爲Mon-Khmer成分外，其他在藏漢等語中亦得見之。其所舉語式上之特徵，如所謂指示代詞之分遠近三級，人稱代詞第一身多數之分包含除外二式，亦皆見於漢藏諸語。故其說不足信。

Maspero以音韻現象與Thai語相較，說較綿密，惟於語式方面言之未詳，故試更爲之舉例以見一斑。

最後復提及Austroasiatic family一名或仍有廢止之可能。



此
页
空
白



閩粵方言中形容詞之襯字

陳 三 蘇

漢語方言中的形容詞每愛加一些襯字,如北平話“酸溜溜”“黑黝黝”是。這些襯字附加的作用,有些是叫形容的程度增加,有些是叫形容的程度減少,有些則祇盡描寫的責任,使形容的字眼顯得更活潑活現些。就閩粵兩種方言看,三種之中,後一種佔最多數。附加襯字的構成,有些是用有意義的字加以重疊,如“黑黝黝”是,有些則祇用有音無義的聲音,取他重音或雙聲疊韻時音節上的和諧,或由這些聲音提示所附加的形容詞的意義和性質。這裏所謂提示當然是很主觀的,某一聲音和某一形容詞黏着在一起,約定俗成以後,我們便會覺得這一聲音提示這一形容詞的作用;不過在同一方言區域中,同性質的形容詞每有聲音相做的襯字,這大概是語言學上所謂類推作用所致罷。所以提示作用雖是主觀的,因方言區域而異的,但在同一時間同一地域內,則既經約定俗成以後,主觀的也變為客觀的了。

上面說附加襯字有些用有意義的字,有些用有音無義的聲音,嚴格說來,兩種之間是不能有清楚的界線的。如廣州話的“高 niu niu”“niu”是寫不出字來的一個聲音,但他却不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可以說這人很高,也可以說這人很“niu”,高和“niu”是同一含義的,不過“高”具備字形,“niu”却祇有音義,還未有形體就是了。又例如廈門話的“高 lu lu”“lu 高高”兩詞,“高”和“lu”既可互易為形容詞的主要部份,可見“lu”和“高”也是含義相同的。此外,廣州話的

“笑微微”“白雪雪”微字由陽平調變陰平調,雪字由陰去調變陰平調,都已失去了原來的調值,容易叫人誤會為有聲無義的聲音;又如“尖 pet let”“直 pet let”的 pet 音明明是“筆”字,以筆來比事物的“尖”和“直”,但“尖 pet pet”變成“尖 put lut”時,則更連韻值也改變了本來面目了。

這裏記錄了94個廣州話附有襯字的形容詞,102個廈門話的,共196個例子,把這些例子按意義分類記錄下來後,再由他們形式聲音的異同加以分析歸納,再作討論。

記錄的方法:先把形容詞本字寫下,(若形容詞本身無字可寫時便將意義註明後加括弧以表之)次用國際音標把形容詞連同附加襯字的音值寫出,若襯字有字可寫的再於音後標字,形容詞有特指的範圍時再用小註註明他的範圍,或加解釋,

廣州話

I 顏色

花	fa lok lok	花綠綠(綠字讀上入,不讀下入)
紅	hoŋ tɔŋ tɔŋ	
綠	lok waŋ waŋ	
黑	hək mak mak	黑墨墨
	hək mə mə	黑摸摸(指空間)
光	kwɔŋ ts'ɑŋ ts'ɑŋ	(指亮光強烈刺眼)
白	pak syt syt	白雪雪(雪字讀陰平,不讀陰去)
白	pak k'ɛu k'ɛu	(上面白雪雪是好的意思,這是不好的意思,一身穿白是穿孝的表示,故鄉下人忌諱看見人一身穿白的,這形容詞多數用在穿白制服的女學生身上)

黃 wɔŋ k'əm k'əm

青 t'seŋ pit pit

死 sei set set (指顏色不鮮明)

II 氣味溫度

甜 t im je je

酸 syn mei mei

淡 t'am lam lam

t'am mat mat

香 hœŋ p'ən p'ən 香噴噴

臭 ts'eu hœŋ hœŋ

熱 jit lat lat 熱辣辣(辣感覺與熱的感覺相連)

凍 toŋ piŋ piŋ 凍冰冰

涼 laŋ piŋ piŋ 涼冰冰

涼 lœŋ piŋ piŋ 涼冰冰

涼 lœŋ tsem tsem 涼浸浸(指風)

暖 nyn wət wət (指衣服被褥)

III 人的容貌身材

烏 wu lyt lyt (指頭髮)

白 pak syt syt 白雪雪(指皮色,雪字讀陰平,不讀陰去)

黑 hək set set 黑實實(指皮色)

黑 hək ku lək tek (指皮色)

高 kou niu niu

niu niu kou

矮 ei' tet tet

肥 fei tet tet



細 sei mei mei (形容嬰孩小)

IV 人的性格,狀態

蠻 man t'at t'at

爛 lan tat tat (指人之無賴或好依賴)

死 sei tat tat (全上)

爛 lan ts'ai ts'ai (指人有流氓氣)

病 pɛŋ jei jei (指人多病)

惱 neu pei pei (指人不高興)

neu neu pei

笑 siu mei mei 笑微微(微字讀陰平不讀陽平)

火 fo lep lep (指人氣盛)

跳 t'iu tsat tsat

tsat tsat t'iu

跛 pai lei lei

(倦) kwui lai lai

V 其他

漲 tsoɛŋ pok pok

tsoɛŋ pɛm pɛm

凹 nep p'et p'et

圓 yn tɛm tɛm

yn tɛm tɔe

扁 pin t'et t'et

疏 so liŋ liŋ

密 mɛt tset tset

乾 kɔn tsiu tsiu 乾焦焦



kən mak mak

濕 sɛp nɛp nɛp

硬 ɲaŋ k'wik k'wik

ɲaŋ k'wɛk k'wɛk

軟 yn nɛm nɛm (不硬)

軟 yn pɛt pɛt (近於稀爛)

爛 lan Pɛt pɛt (指泥漿或帶水份的東西)

爛 lan tsam tsam (指房屋建築)

光 kwɔŋ ts'yt ts'yt

kwɔŋ ts'yt lyt

滑 wat lyt lyt

wat ts'yt ts'yt

(不滑) hai sak sak

毛 mou soŋ soŋ

長 ts'œŋ lai lai

ts'œŋ lɛulɛu

短 tyn ts'it ts'it

直 tsik pɛt lɛt pɛt 疑是筆字

尖 tsim pɛt lɛt pɛt 疑是筆字

tsim put l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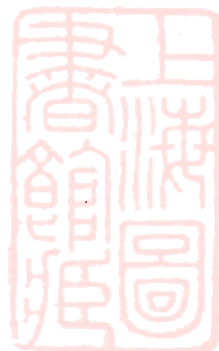
(不尖) kwət lœy ts'œy

薄 Pɔk ts'it ts'it

厚 lɛu nɛp nɛp

輕 hɛŋ siŋ siŋ

重 ts'oŋ nik nik



ts(ŋ kwəŋ kwə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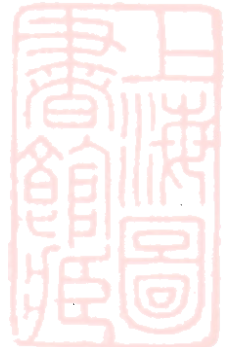
- 好 hou tei tei tei 疑卽地字(卽北平話好好的)
- 白 pok saŋ saŋ saŋ 疑卽生字(平白之白)
- 生 saŋ ɲeu ɲeu (指食物未煮熟,或人不相熟)
- 白 pak sai sai (指湯或水裏空無一物)
- 稀 hei liu liu
- (閃亮) liŋ lap lap
lap lɿp liŋ
- 闊 fut fe fe (指衣服太肥)
- fut lai kwai
- (脫落) lət lət lei (廣州土話凡脫落都叫 lət lei,或卽離字。
指衣物不整齊,不結實)
- 亂 lyn ma ma 亂 麻麻
lyn tsou tsou 亂 糟糟
- 靜 tsin jin jin
- 齊 ts'ei s'ep ts'ep

以上共錄 94 詞

廈門話

I 顏色

- 花 hwai lek lek 花 綠綠
hwei liu liu
- 紅 aŋ ki ki
- 紅 aŋ koŋ koŋ (指大紅)
- 綠 lek tsi tsi 綠 青青



lek sun sun

烏 ɔ mak mak 烏墨墨(指東西)

ɔ am am 烏暗暗(指天)

暗 am mak mak 暗墨墨(指天)

am mɔ mɔ 暗摸摸(指空間)

am su su (指空間)

白 pɛ sɛ sɛ 白雪雪

sɛ pɛ pɛ 雪白白

pɛ lɛŋ lɛŋ 白亮亮

pɛ sun sun

青 tsí liŋ liŋ (指未熟的菓子)

tsí sun sun (全上)

tsí lek lek 青綠綠

黃 ŋ sun sun

II 味氣溫度

甜 tī liu liu

酸 sɛn liu liu

sɛn lam lam

鹹 kiɛm tɔ tɔ

香 p'aŋ ī ī

臭 ts'au kia kia

油 iu ni ni 油膩膩

冷 liŋ piŋ piŋ 冷冰冰

piŋ piŋ liŋ 冰冰冷

(熱) siu kuŋ kuŋ 燒滾滾(指皮膚熱)



siu za za 燒熱熱(全上)

III 人的容貌身材

烏 o tu tu

o lu lu

高 kwí lu lu

lu kwí kwí

lu kia kia

矮 ui tu tu

肥 pui tsi tsi

pui lun lun 肥潤潤

瘦 sau kiu kiu

麻 neu tsiu tsiu 麻皺皺(指人有麻子)

IV 人的性格狀態

戇 ɲoɲ tu tu

ɲoɲ sua sua

兇 hiɔɲ kai kai

醜 hiɔɲ kai kai

(忙碌) tsau p'a p'a (tsau 卽走字,指人一天到晚不停脚的走)

p'a p'a tsau

騷 heu lak lak (指女人愛賣弄風情)

興 hiɲ ts'ik ts'ik (指人愛出風頭)

陰 jim t'im t'im (指人性情陰險)

(辛苦) kan kɔ kɔ 艱苦苦

厭(倦)ia lak lak

哭 k'ok te te 哭啼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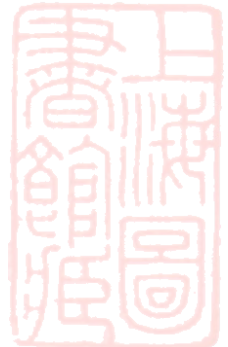
- 笑 ts'iu hi hi 笑嘻嘻
 ts'iu si si
 ts'iu lun lun (指帶引誘性的笑)
- 氣 k'i tua tua
 k'i lua lua

V 其他

- 漲 tiaŋ kə kə 漲鼓鼓
 kə kə kiaŋ 鼓鼓漲
- 圓 ĩ ts'a ts'a 圓車車(指會滾動的東西)
 ĩ lin lin
 ĩ kuŋ kuŋ (指立體的圓)
- 扁 pī sai sai
- 疏 sui laŋ laŋ
- 密 tset t'ou t'ou
- 硬 ŋi tou tou
- 軟 leŋ se se
- 光 keŋ liu liu (可摸的,圓面的,如禿頭)
 keŋ kut kut (平面的,如桌面)
- 滑 kut liu liu
- 澀 sep liu liu
- 長 teŋ liu liu (指東西)
 teŋ lo lo (指人說話魯嘛)
- 短 tə liu liu
- 直 tit teu teu 直條條
 tit leu leu



- 尖 tsem tək tək 尖 琢 琢
 (鈍) i tun tun 圓 鈍 鈍
 薄 pə li li
 輕 k'ij man man
 重 taŋ wui wui
 新 siŋ kəŋ kəŋ
 舊 ku lak lak
 (快) kin liu liu
 慢 man se se
 (生) ts i liu liu
 熟 sik liu liu
 稀 se kə kə
 (稠) ku tak tak
 遠 hŋ liu liu
 (鬧) hu kuŋ kuŋ (kuŋ 當是滾字)
 靜 tsiŋ i i
 (整齊) tsui tsa tsa 齊 整 整
 tsā tsui tsui 整 齊 齊
 亂 lwən tsau tsau 亂 糟 糟
 粗 ts'ə pe pe
 闊 k'wa lək lək
 顛 twa lək lək
 lək lək twa
 緊 an tək tək
 (癢) tsī ja ja



(一種麻軟
的感覺) niu sou sou

以上共錄 102 詞

歸納上面的材料,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結論:

- I 就形容詞附加襯字的結構上言,廣州廈門兩種方言都是用有意義的字居少數,用無意義的聲音居多數.
- II 就聲音方面言,廣州話的形容詞附加襯字用重疊的多,用雙聲疊韻的少.廈門話則全部用重疊,不用雙聲疊韻.
- III 就形式方面言,形容詞附加襯字的形式可細分為下列幾種

(A 代表形容詞本字, B 代表附加襯字或音, b 代表與 B 雙聲或疊韻的聲音, C 代表第二個附加襯字或音, c 代表與 C 雙聲或疊韻的聲音)

1. A B B (最普遍的形式)

圓 tem tem (廣州話)

光 tsyt tsyt (廣州話)

綠青青 (廈門話)

青綠綠 (廈門話)

2. B B A (此式多與 ABB 式並行)

跳 tsat tsat—tsat tsat 跳 (廣州話)

高 niu niu—ntu niu 高 (廣州話)

liŋ (閃) lap lap—lap lap liŋ (廣州話)

tsau (走) p'a p'a—p'a p'a tsau (廈門話)

漲漲鼓—鼓鼓漲 (廈門話)

冷冰冰—冰冰冷 (廈門話)

twa (頭) lək lək—lək lək twa (廈門話)

3. A B b (此式亦每與 ABB 式並行,且顯然地是從 ABB 式變來)



圓 tem tem 一圓 tem tœ (廣州話)

光 ts'yt ts'yt 一光 tsyt lyt (廣州話)

也有不和 ABB 式並行的。

直 pət lət (廣州話)

尖 pət lət (廣州話)

尖 put lut (廣州話)

kwet (不尖) lœy ts'œy (廣州話)

(此式祇見於廣州話)

4. AAB

惱惱 pei 一惱 pei pei (廣州話)

let let (脫落) lei (廣州話)

(此式亦祇見於廣州話)

5. ABCc

黑 ku lək tak (廣州話)

(此式僅一見於廣州話)

(附)6. $A_1A_1A_2A_2, A_1A_1A_2$ (廣州話形容詞若是複音詞而不是單音詞的時候, 則習慣上不再加別的襯字, 祇重疊本字來表示增強意義或僅僅是描寫式, 這類形容詞共有三種形式),

基本形式 A_1A_2 描寫式 $A_1A_1A_2A_2$ 誇張式 $A_1A_1A_2$

(第一個聲音拉長, 且聲調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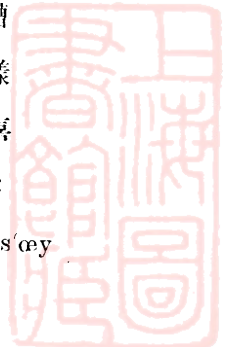
污糟(骯髒) 污污糟糟 污——污糟

醜樣(難看) 醜醜樣樣 醜——醜樣

歡喜(高興) 歡歡喜喜 歡——歡喜

le he (不爽快) le le he he le——le he

快 ts'œy (快捷) 快快 ts'œy ts'œy 快——快 ts'œy



密實(人老實)	密密實實	密——密實
細個(小個)	細細個個	細——細個
乾淨	乾乾淨淨	乾——乾淨
古怪	古古怪怪	古——古怪
聽話(好服從)	聽聽話話	聽——聽話
安樂	安安樂樂	安——安樂

IV 就形容詞的性質言,可以加附加襯字的形容詞最普遍的不外幾種:

1. 顏色.
2. 氣味溫度
3. 人的容貌,身材,性格
4. 有對比性的形容事物之詞——如長短,高低,硬軟,遠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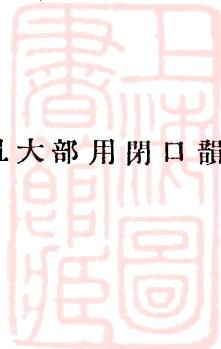
V 就形容詞的含義,和他的附加襯字的聲音的關係言,在廣州話裏,相同或相近的聲音每有相同或相近的意義,如

酸 mei mei (不太酸)	} mei 音皆有“小”義.
細 mei mei (人小)	
笑 mei mei (微笑)	

蠻 t'at t'at (指人不講理)	} tat, t'at 皆有“無賴”之義.
爛 tat tat (指人無賴)	
死 tat tat (指人無賴)	

矮 tet tet	} 肥與矮每有關係.
肥 tet t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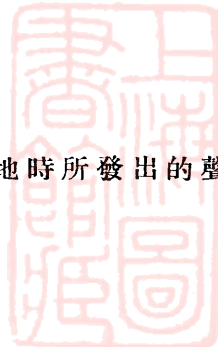
濕 nep nep	} 皆用 n 音表示厚重不爽快,且大部用閉口韻 收更表示遲重.
厚 nep nep	
重 nik nik	
軟 nem nem	



- | | | |
|---------------------------|---|-------------|
| 烏 lyt lyt (指頭髮黑) | } | 皆有光滑細膩之意。 |
| 白 syt syt (指皮膚白) | | |
| 光 ts'yt ts'yt | | |
| 滑 ts'yt ts'yt | | |
| 滑 lyt lyt | } | 皆有不完整不結實之意。 |
| 凹 p'et t'et | | |
| 扁 t'et p'et | | |
| 軟 p'et p'et | | |
| 爛 p'et p'e't | } | 皆有輕薄之意。 |
| 短 ts'it ts'it | | |
| 薄 ts'it ts'a ₁ | | |

有時一個聲音也可以提示他所附加的形容詞的意義,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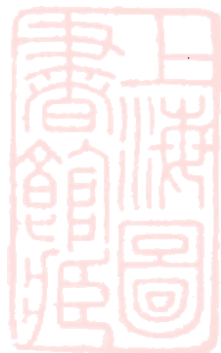
- | | | |
|-------------------------------------|---|--|
| 光 ts'an ts'an(指亮光強烈) | } | 皆用送氣聲母表示刺眼之意。 |
| 白 k'eu k'eu | | |
| 黃 k'əŋ k'an | | |
| 漲 pok pok | } | 皆用不吐氣的雙唇聲母 p 或閉口韻母 m 或合口元音 œ, 使氣蓄於兩頰間, 表示充實圓滿。 |
| 漲 pem pem | | |
| 圓 tem tem | | |
| 圓 tem toe | } | 皆用吐氣聲母表示氣已洩出, 不復完滿。 |
| 凹 p'et p'et | | |
| 軟 p'et p'et | | |
| 扁 t'et t'et | } | 皆象徵敲打硬物或重物墜地時所發出的聲響。 |
| 硬 k'wik k'wik | | |
| 硬 k'wək k'wək | | |
| 重 nik nik | | |
| 重 kwə ₁ kwə ₂ | | |



在廈門話裏,我們却找不出音義相關的現象來,不特意義不相干的形容詞可以用同一附加襯字,甚至意義相反的形容詞也可以用同一附加襯字,例如

- | | | | |
|--------------|---|---|-------------------------------------|
| 綠 sun sun | } | | |
| 白 sun sun | | | |
| 青 sun sun | | | |
| 黃 sun sun | | | |
| 甜 liu liu | } | | |
| 酸 liu liu | | | |
| 花 liu liu | | | |
| 光 liu liu | | | |
| { 滑 liu liu | | } | 滑澀,長短,生熟,都是相對的字眼,都可同時用 liu liu 作襯字. |
| { 澀 liu liu | | | |
| { 長 liu liu | | } | |
| { 短 liu liu | | | |
| 快 liu liu | | | |
| { 生 liu liu | } | | |
| { 熟 liu liu | | | |
| 遠 liu liu | | | |
| 烏 tu tu | } | | |
| 矮 tu tu | | | |
| 蠶 tu tu | | | |
| 騷 lak lak | } | | |
| 厭(倦) lak lak | | | |
| 舊 lak lak | | | |

VI 就附加襯字的聲和韻方面言:



廣州話

起 l 的 13

起 k, k' 的 5

起 p, p' 的 14

起 t, t' 的 10

起 ts, ts' 的 13

起 s 的 9

起 m 的 8

收 t 的 28

收 ɲ 的 12

廈門話

起 l 的 33

起 k, k' 的 16

起 p, p' 的 5

起 t, t' 的 14

起 ts, ts' 的 8

起 s 的 12

起 m 的 4

收 u 的 25

收 ɲ 的 13

收 k 的 13

收 i 的 13

收 a 的 11

共 46 (廣州話襯字用疊韻不用
重言時,其中有一聲母是 l.)

21

19

24

21

21

12



THE ORNAMENTAL TERMINATIVES OF ADJECTIVES IN CANTON AND AMOY DIALECTS.

By SAN-SU CHEN

In Chinese dialects it is customary to add some ornamental terminatives to adjectives, such as "suən (meaning sour) liu liu" "hei (meaning dark) jiu jiu" in Mandarin. The function of these ornamental terminatives is either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degree of qualification, or merely to serve as descriptive part and make the adjective more vivid. In Canton and Amoy dialects the latter form is the most common of all. These ornamental terminatives are formed sometimes by repetition of significant words, sometimes by insignificant sounds, making use of resonance or alliteration or rhymes to make on harmonious effect on the ear, or to suggest the meaning or the character of the adjective.

It seems somewhat arbitrary to say that a certain sound suggests a certain meaning. When a sound is put together with an adjective as its terminative, after repeated use it seems to us that this certain sound has the function of suggesting the meaning of this adjective.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process of analogy, similar adjectives in the same dialect often have similar terminatives; and what we call "suggestion" t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 meaning though varies as to time and place, often has its comparative objectivity in its own realm.

It is hard to draw a clear-cut line between "significant words" and "insignificant sounds". For example, We may take "kou (meaning tall) niu niu (also meaning tall)" in the Canton dialect. "kou" is a word. It has its sound, its meaning, and its written form. "niu" also has its special meaning, but it has no written form, and may very easily be mistaken for an insignificant sound. Another example is "siu mei mei" in the Canton dialect. "Siu" means "smiling", "mei" means "very little". But the sound "mei" in "siu mei mei" has a higher pitch than the word "mei" which means very little, and the pitch in Chinese dialects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So it is difficult for one to decide whether the ornamental terminative "mei" is a significant word or an insignificant sound.

Here we have recorded with I.P.A. the sound value of 94 adjectives with ornamental terminatives in Canton dialect and 102 in Amoy dialect. From these 196 examples we can sum up the following points.

I. The ornamental terminatives of adjectives in Canton and Amoy dialects consist more of insignificant sounds than of significant words.

II. Repetition of sounds or words is their usual form. The use of alliteration or rhyme occurs very seldom in Canton dialect, never in Amoy dialect.

III. Their formulas may be classified as follows: (A representing the adjective itself; B, the first sound or word in the ornamental terminatives; b, not the same as, but related to B by means of alliteration or rhyme; C, the second sound or word in the ornamental terminative; c, related to C as b is to B.)

(1) A B B. (The commonest form which occurs in Canton and Amoy)

Ex. yn təm təm (meaning round) (C.)

lek (meaning green) ts'ī ts'ī (A.)

(2) B B A (The form is apparently derived from the first form and always stands side by side with it. It occurs with in Canton and Amoy)

Ex. kou (meaning tall) niu niu — inu niu kou (C.)

twa (trembling) lək lək — lək lək twa (A.)

(3) A B b (occurs only in Canton, often side by side with the form A B B)

Ex. yu (round) təm təm — yu təm toe (alliteration)

kwəŋ (smooth) ts'yt ts'yt — kwəŋ ts'yt lyt (rhyme)

(4) A A B (occurs only in Canton, & very seldom)

Ex. nəu nəu (angry) pi

(5) A B Cc (occurs only once in Canton)

Ex. hək (dark in complexion) ku lək tək

(6) A₁ A₁ A₂ A₂, A₁ A₁ A₂ (When the adjective in Canton dialect consists of two syllables instead of one, it is customary to repeat the adjective itself than

to add any terminative. In this case we have 3 forms:)

The fundamental form.	The descriptive form	The exaggerated form.
$A_1 A_2$	$A_1 A_1 A_2 A_2$	$A_1 A_1 A_2$
(one adjective consisting of two syllables)	(repeat both syllables)	(repeat only the first syll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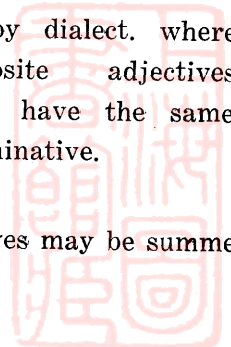
Ex. wu tsou (dirty) wu wu tsou tsou wu wu tsou (very dirty)
 ku kwai (strange) ku ku kwai kwai ku ku kwai (very strange)

IV. The kind of adjectives to which we most frequently add ornamental terminatives are those as follows: (1) color (2) odour, temperature (3) adjectives used to describe the feature, the st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 (4) pairs of apposite adjectives such as long and short, tall and short, hard and soft, far and near etc.

V. As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ound of the terminative and the meaning of the adjective itself, we find that similar adjectives often have the same terminative or similar terminatives in Canton dialect, but not so in Amoy.

Ex. wu lyt lyt (referring to dark hair)	}	Canton dialect where all that have- <i>yt</i> ending have the meaning of smooth, soft, and bright.
pak syt syt (referring to the whiteness of skin)		
kwəŋ ts'yt ts'yt (smooth)		
wat ts'yt ts'yt (smooth)		
wat lyt lyt (smooth)	}	Amoy dialect. where opposite adjectives may have the same terminative.
kut liu liu (smooth)		
səp liu liu (rough)		
tsī liu liu (raw)		
sik liu liu (ripe)		
təŋ lin lin (long)		
tə liu liu (short)		

VI. The initial and ending letter of terminatives may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Canton Dialect			Amoy Dialect	
begin with	l	13	33	total 46
	t, t'	10	14	24
	k, k'	5	16	21
	p, p'	14	5	19
	ts, ts'	13	8	21
	s	9	12	21
	m	8	4	12
end with	t	28	1	29
	n	12	13	25
	k	9	13	22
	i	14	13	27
	o	0	11	11
	u	8	25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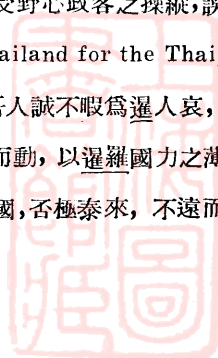
泰 族 問 題

艾思德教授 (Prof. Egon Frhr. von Eickstedt) 原著

周 宗 琦 譯

1939年6月24日，即暹羅國慶日，暹羅國政府正式通告關係各國，將今後國名改稱『泰國』(Thailand)。此舉在表面觀之，似乎純係一國內政，無關輕重，然試一探其動機與背景，則值得吾人深切之注意。觀於暹羅政府於改名之後，立即發動嚴厲排華運動，如驅逐華僑出境，封閉華僑學校，取締華文報紙，摧殘華人商業，禁止華僑愛國，種種非常措施，雷厲風行，顯然係有計劃的，或受人策動的政治陰謀。

攷暹羅與吾國在文化上，種族上，保有密切關係，垂數千年。遠且不論，當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緬甸滅暹羅，有潮州籍旅暹華僑鄭昭起兵抗戰，卒擊退緬兵，光復故土，建都盤谷，是為鄭昭王。昭無子，傳位於其婿馬拉第一，是即今日暹羅王朝之祖。『康公我之所自出』，華暹兩族血統關係之密切，於茲可見。復次，現今暹羅人口有三分之一強為華人血胤，律以『民族自決』原則，華僑早應享有政治權，不能視為少數民族(Minority)而虐待之。矧華僑之在暹者，絕無政治野心，僅辛勤經營商業，逐什一之利，以補暹人之所短，數百年來，兩族相處，水乳無間，甚為親善，蓋合則兩利，離則俱傷，此為不辯之事實。乃近年暹羅自少壯派執政以來，外惑於侵略者之誘迫，內受野心政客之操縱，誤解民族主義之真諦，實行狹隘國家主義，倡所謂『泰人之泰國』(Thailand for the Thai)之口號，結果遂釀成此次之空前排華運動，為虎作倀，落井下石，吾人誠不暇為暹人哀，深恐『泰族主義』之目的未達，而社會之亂象已萌，侵略者俟隙而動，以暹羅國力之薄弱，軍備之幼稚，一旦橫禍來臨，行將噬臍莫及。且吾國正當抗戰建國，否極泰來，不遠而



復之際，則『十年河西，十年河東，』正未可限量。暹羅誠有明達遠識之士，為國家民族百年大計，允宜慎所抉擇，毋遺後世子孫之憂。蓋惟有中國強大，東亞方有安定之希望，為暹羅計，此時殊不宜乘人之危，輕舉妄動，致為侵略者所利用。

吾人試更就『泰族主義』之立場，略加檢討，以為蠻披汶 (Luang Pradist Manudharm) (暹羅文人派領袖，提倡泰族主義最力者。) 蠻皮桑 (Luang Pibul Songgram) (軍人派領袖) 之流，更缺乏理論上之根據。何則，現今所謂泰族，合計雖號稱有一千四百萬人口，散居亞洲南部，在暹羅者曰泰 (Thai) (暹人非全屬泰族!) 在緬甸者曰僰 (Shan)，在吾國雲南者稱擺夷，(Pai-yi) 即夔人，然自亞洲人種機動史 (Anthropodynamic history) 觀之，泰族乃係一消極，退嬰，安逸之民族，無獨立，崇高，創見之文化，過去多處於弱小失敗地位，無光榮之歷史，足以增加其民族之自信心，除少數泰族外，其文化程度至低，多數仍未脫原始民族之生活，方之中華民族，或德意志民族之有悠久光榮歷史，及優異文化者，不啻有霄壤之別。今集合此種被人統治已久，同化已深，散漫龐雜之民族，而倡『泰族主義』，實行排華運動，俾遂其更大之政治企圖，何異痴人說夢，緣木求魚。且據蘭敦 (Kenneth Perry Landon) 之報告，暹羅此次排華風潮，並非發諸民衆自願心，乃係政府受人主使 (見“Thailand for the Thai” Asia, Oct., 1939)，果爾，則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危險孰甚!

近者德國，不勒斯老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艾思德教授 (Prof. Egon Frhr. von Eickstedt, Universitätsprofessor und Director des Anthropologischen und Ethnologisches Instituts zu Breslau) 於 1938—9 年漫遊南亞東亞，在緬甸，暹羅，越南，南洋，並至吾國西南，作人類學攷研，歸而著述，先發表其南亞東亞研究記遊 (“Forschungen in Süd- und Ostasien”) 於其主編之人種學雜誌 (Zeitschrift für Rassenkunde)，第一部份於 1938 年 11 月該誌第 8 卷，894—3333 頁刊佈，第二部份於 1939 年 8 月該誌第 10 卷 1—69 頁發表，分節記敘，尙未完卷，就中第 31 至 34 節，論『泰族問題，』舉凡該族來源，演變，及其盛衰之歷史，言之甚詳，不僅足供研究目下甚囂塵上之『泰族問題，』且涉及吾國及其他亞洲民族之往跡甚多，予讀而好之，因商諸吾友周宗琦教授譯成國文，以饗同好，譯文旨在信達，不加藻飾，希望研究西南問題者毋忽之甚幸。

劉 咸附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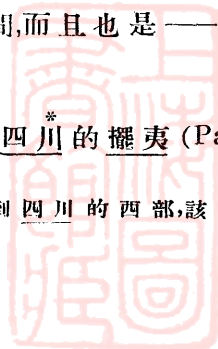
I. 泰族問題的發端 (DAS TAI-PROBLEM)

呂 (Lü) 是佬 (Lao) 的前代，佬 與僮 (Schan) 從大體上說不外是同一個民族團 (Volkstum) 的一部份。兩方的言語都是泰語，在習慣、建築、文化各方面都與泰 出自一源。然而這個泰族 是我們所知之中最流動的一族。幾千年來，牠對於華人 是處於退讓的地位，而對於越南 (Indochina) 是處於進取的地位。暹羅人 (Siamesen) 就這樣才於短短的數百年前學會了泰語，當他們放棄他們的孟克穆語 (Monkmer) 時候，孟克穆 是他們一向與旁的民族同居的地方，如南緬甸 (Südbirma) 的居民，柬埔寨 (Kambodscha) 的居民以及各種後印度 山地的居民 (從緬甸 至南安南) 通用的語言。他們所學的泰語 來自較北的泰，起碼是較真的泰，雖然還不是真正的泰。言語上的關係使人認識在整個後印度 半島上的北方南漸，北方言語掩蓋了南方的，南方的孟克穆 言語分化了。

種族 (Rassen) 仍舊，雖然有的遷徙了好幾回，或混入別種之內，或被擠壓在一邊。只有新的言語，常常也有新的文化移上舊的種族上去。那裏有接觸象徵，過渡系佔有遼濶的地帶。所以一切過渡，中華 與印度 之間的文化，泰 與孟克穆 之間的言語，古蒙古族人 (Palämongolid) 與維達族人 (Weddid) 的型態，都出現於後印度。要分析、澄清、考量這兩大對敵的人種、文化、言語，是越南 複雜萬分的人類學問題。然而一切動態中的動力都由那說泰語 的出發。這樣，我們從呂 與佬 轉到泰 的問題，我們不能避免牠。蠻巴邦 (Luang Prabang) 地方給我以觀察、思維、挑剔以及報告所需的時間，而且也是——此地是泰族團 (Taitum) 之中心——適宜的地方。

從印度，阿山 (Assam) 的阿洪 (Ahom) 至中國 西部四川 的擺夷 (Pai-yi)，

* 此處似為雲南 之誤。就吾人所知，擺夷 的分佈似未達到四川 的西部，該處為僳僳，西番 的領域。——編者。



從湄公河揚子江上流的西藏羣山至暹羅的南界都說泰語。一個極大的疆域與一個極大的民族團 (Volkstum)! 但却是一種陰暗的居民與一種陰暗的生存。他們從未知道什麼是民族上的統一性, 他們的種族基礎是不曉得的, 他們的政治意義是奇特而矛盾的, 他們的體格性質從未研究過。經濟上的原因使古秦族 (Ur-tai) 離開他們的故居, 空間的條件決定了他們流徙的方向與過程, 種族上的與心理上原因使他們有作為與無作為, 為在此地與日後了解這個問題起見, 我們從種族生物學的和種族歷史學的基礎事實出發。

顯然的在遠東最古的人類機動力 (Anthropodynamik) 中有兩個大的人種對極。一塊是華北系 (Nordsinid), 在 1932 年從事於遠東時請教過了, 另一塊是南維達系 (Ostweddid), 這是此番旅行所領教的。這兩個對極的素質與意義顯得格外的明白與重要, 因為其中之一, 說到歸根是屬於歐羅巴 (Europid) 人種大圈中的, 而另一極是蒙古 (Mongolid) 人種大圈中的核心。簡陋的維達人是被動的, 是靜的, 另一極為中華族 (Sinid)^{*}, 是北方的, 進展的, 處於主動及激發的地位。兩方的機動性都在空間發展, 且與空間的現成事實有關。所以我們應該對於空間上的和原因上的出發處小心的審視一下, 而且追究空間上的範圍, 在這個範圍中是一方面的特殊動性與另一方面的特殊非動性所發揮的地方。每種別的方法不過空談流徙, 戰爭, 移動, 沒有發見關於因果與過程的決定性理由。

黃河沖積平原的邊地可視為最老的, 信而可徵的, 今日中華族的居留地。這些邊地在紀元前數千年前是一個大海灣的邊地, 即華南系 (Südsinid) 的邊界, 而那時的山東還是島, 那裏不斷的有新土長成, 又以種稻之發明而人口充分的繁衍其間。水多, 使種稻成功, 使人口增加, 然而水太多就成水災

* 關於中華族的分類, 請參閱 Chungshee H. Liu (劉成) "A tentative Classification of the Races of China", *Zeit. f. Rassenk.* Bd. VI, S. 129-150, 1937. — 編者。

危及稻與人，爲害且極大。就在今日，雖然二千年來已把黃河的洪流納入軌道，但是萬千農人因水災與饑饉而離開鄉土的仍不是十分希罕的事。在從前比較的更應利害，更應常常有之，所以此地是第一流的人類機動性的壓力中樞。有的是人口，有的是機動。半個亞洲都中華化了，且不斷的繼續化下去。

這個黃河沖積平原，古中華族（Ursinid）出發地的北部是沙漠與荒原，兩者對於最古時代的人口過剩與移民毫無供獻。兩者需要另一種經濟狀況，一向落在文化與牠相適的通古斯·蒙古系（Tungid-mongolisch）的手中。南方的山谷與低地却適合於種稻及延續舊文化。在最古時代中還有一個阻礙，就是鄰近的盆地與揚子江的沖積，尤其是現在的湖北。那裏的居民與北方華人在型態上極近而在言語上則相近。這樣只不過是時間問題，何日他們向大得多的，富得多的，文化高的北方中樞屈服。

這不是或起碼不必是一個戰爭與武力佔據的問題，一如歐洲的心理所慣於最先想到的，中華族從未十分需要戰爭，時或有之，亦打得不大厲害，只不過是一種附屬的僵局，且視爲不道德的，庸俗的，野蠻的勾當。子孫衆多，因之人口過剩，移居者，文化傳播者，從裏邊「中華化」出來——這是大大的省力而靠得住的辦法。只有間或用一個戰爭作結束，多數却並不必需，了無涯岸的，多子多孫的人羣，爲了小小營利從大黃河故鄉跑了出來，沒有終止的時候，飽受高等城市文化的使臣向南侵潤，爲靈魂上及習慣上的中華化作先驅，由此也爲政治作先驅，使華族團（Chinesentum）的龐大潛勢力成了靠山，多數自動的以進一次貢爲榮，漸漸的由酋長而變爲盟國，列侯，太守。不

§ 此處所謂“種稻之發明”疑係種“小米”之誤。就吾人所知，在紀元前數千年，在吾國已是有史時期，氣候並無多大變動，種稻在黃河流域不是普遍的，而粟麥到是華北人的主要糧食。至在紀元前數千年山東早已與大陸相連，不是島而是像今日的半島。請參閱 J. S. Lee (李四光): *The Geology of China*, 1939, London. — 譯者。

知不覺的隨便在某一個世紀中——多一個世紀或少一個世紀是真滿不在乎的——就多了一個新的行省。於是省裏的居留者，自欽封的太守以至於貧苦的漁夫，誰要說他不是真的，正式的中國人，他就會從丹田深處狂怒起來。

在揚子江下游的湖北，我們剛剛說過的地方，當北方的古華人 (Ur-chinese) 光顧時，無疑的早已住着秦，我們從古老的言語中所知道的東西很少，然而很少的一點點中却是秦或大部份是秦。這個第二的，小得多的南方沖積平原是秦國，最古的，我們所知的秦國，牠當然有牠本身的機動力，然而較諸那大的北方的哥哥就藐乎其小了。壓力重復向南發展，對於四川，貴州，福建，江西，湖南，廣東，這塊浩浩無垠的域字中的山鄉加強壓力。至於在這些地方的居民是否可以簡單的歸入秦部，自是未了的問題，好在我們以後還要討論及此，沒有達到橋頭，不必跳過橋去。可是已經確定的，為說秦語的人民曾擠入山中，尤其延着谷盆上行，延着揚子江向四川，以後向雲南。這是歷史上所記錄的，華北系的華人追蹤而往。史跡上更歷歷可考。這樣就在紀元前第二世紀之末，四川，四川的大『紅盆』，也與秦脫離了，當然限於中央的低地。在邊界的山中，尤其西面，至今還住着秦。他們但從低谷被壓擠出去。於是他們走向雲南，在紀元後初期幾百年中漸漸的成立了許多秦國，紀元 700 年左右在南詔樹立一個堅固的中心，即今日大理府所在處。

II. 古時的南遷 (ALTE SÜDBEWEGUNG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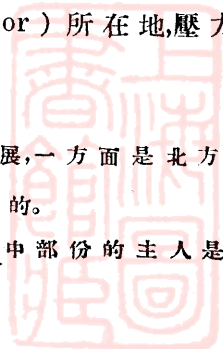
此地當然也專指雲南高原的盆地。那裏早前也住有旁的人民。這些人民可以說是儺儺 (Lolo) 的前代，儺儺現在還盤據各處山中，他們是西藏人的親屬，他們的流徙線溯川谷而上，至南西藏。他們與西藏人同種，為華人所間隔，為秦所間隔。他們從南西藏的苦地總慢慢的向南侵潤，這就是雲南與緬甸。在緬甸他們與他們的親屬頗有建樹，在雲南因秦的侵入而一切被毀。當然

泰與泰的前客在雲南混合起來，一如他們的後代在古舊的壓力線上與華人或所謂華人者混合一樣。

泰與華人，楚人與魏人，大冲積處的人與小冲積處的人，漢人的子孫與『他』人的子孫，在人種上總是極近的，最多不過是支派的略異：華北與華中。然而南儼儼却兩樣了，顯然另有一種大不相同的人種型態。雖然從四川至廣東都屬於泰，或小心點說，屬於泰·苗 (Tai-Miao)，但是把握這個寬博地帶的，多數是華中系人的手。至於更南的南方本身，則為一種較小的，較暗的，較簡陋的，不大像蒙古人種的人所住。這是古蒙古族 (Palämongoliden)。由他們與北方傢伙的接觸產生了廣東與東京 (Tung-king) 延海岸一帶的華南系型態。在內部的山中，華族化的泰移入而掩覆了土著的古蒙古族使之泰化。這是歷史上已具始末的——在上緬甸，憐國，阿山，暹羅的佬與越南的佬，在廣西與雲南。此地今日到處都說泰語，用泰的格式建築，照泰的習慣慶祝，游蕩，戀愛。然而此地人民的型態，最大的大多數已不復是華中系，多多少少總帶的古蒙古族的意味。結果不得不是這樣來的：泰語移上了一种新的種族羣 (Rassengruppe)。接着文化也移了過去，不過瑣屑處已更改，終於種族也移過去，然而這已稀釋到不能認識的程度。整個的古蒙古族之羣受了泰的激動。在雲南上部的大理府的泰，為華人的經濟，軍事，政治所壓退，而這種壓力在某一個時候播及南方的酋長及小的與最小的山間頭目，直達儼，呂，佬各支。這一切都是信史，而古蒙古族再度的從山地出發，向澄邁 (Chiengmai) 一冲積平原的居民進取，以後更向拉哇布里 (Larapuri) 東埔寨得薩 (Kambudschadesa)，這就是美麗安國 (Angkor) 所在地，壓力不停也是信史止(註)。

(註)幾個重要的歷史記錄，關於泰在古蒙古族的中帶發展，一方面是北方的中華族，另一方面是南方的南維達族，也許足以引起興味的。

在紀元前一千年的初期，中國史書說四川與揚子江中部份的主人是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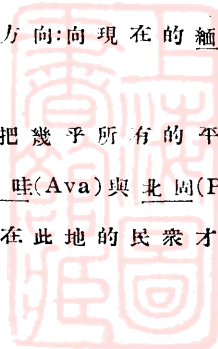
曾說起牠向雲南的移動。其間有一個野蠻的國名曰楚，版圖包括了現在的湖北，在紀元前第四世紀中已伸展到雲南，當然是中華皇帝的『同盟者』在紀元後第五世紀還有一個說秦語地方的龐姓(Pang)酋長，(龐祿(?) Pang-Lu)的是湖北(襄陽)我們的『小沖積處』以及西面鄰郡的太守。此地以及整個揚子江以南的地方，根據少許遺留下來的語句，似乎只有秦民生活過。

在紀元前第三世紀，根據許多漢書的記錄，整個四川還在非華人的手中，主人是佬或哀牢(Ngailao)，直到紀元後第二世紀之末，在內部的盆地中才也有華人取而代之。其餘的南方各省，貴州，廣西等等，直到紀元左右才為華人所注目。這個時候代表雲南居民的不該是秦，而是西藏緬甸的族系(越雋—摩，儼，儼及其他)他們一部份也達到四川，且達到貴州。這是明顯的，中國西南較老的西藏與古蒙古族的流民層，以後才為秦所壓退，而流徙方向從西藏的東南轉向緬甸，使猛族居住的老緬甸，加速的緬甸化。

紀元後一千年的中葉，四川與雲南如小秦酋向中國進貢，其時湖北與武漢同中原密切聯絡。秦酋之一，在730年左右進而為『南詔之王』，中國皇帝亦加以承認。從此雲南北部，今日的大大理府所在處，為五六個時離時合的秦國(國名第一個字都是『大』)政治重心所寄。可能的，其中之一國(起碼還在初期的時候)擁有說西藏話的人民。751年南詔完全脫離中國，中國再三的(863年攻入東京，隨即攻入四川)施以強烈壓迫，754年南詔昇為北緬甸山地的盟主，900年左右而漸弱。1253年為後來的元世祖忽必烈所滅。從此在雲南盆地稱雄的是華人，即中華化的回教徒。以後當再討論及之。

元朝雄主猛烈攻取的影響——軍事的攻取不過是一種結束，人民的進取早已行之多時——使秦的壓力突然向外爆發，這壓力是幾百年來已施之於北面的後印度中央山地(秦人由農莊向農莊，尤其在低谷內，按步向南移動着)，差不多同時由三個方向推進，這都是人種地理學上可能的方向：向現在的緬甸，暹羅與越南。

緬甸已深為侵蝕性的蒙古中華鄰邦所震撼，不得不把幾乎所有的平原讓與儼或受儼的統治：1299年失去巴根(Pagan)，隨即失去阿哇(Ava)與北固(Pegu)，不久又失去西甘(Sagaing)，直到1539年都在秦的手裏。現在此地的民衆才以秦，



大者，自名，其實本來一向以佬爲名倒覺得更好。從緬甸的最後孤城，封地道固 (Taungu)出發，又把北固奪取回來，漸漸地爭得其餘地域，直到所謂今日的儼國，而儼國永不耐於緬甸盟主的虛名。在復仇奮鬥中緬甸人進至今日的北部的暹羅，真正的佬國澄邁被毀，不啻爲暹羅人的進佔造成機會。

其間澄來 (Chiengrai)，在今日的北部的暹羅，已於1262年在大理府壓力之下變爲泰封地，1292年伸展到較南的夏里班加耶 (Haripunjaya) 連帶澄邁。1300孟克穆的蘇廓台 (Sukotai) 以及蘇盤 (Supan) 也爲泰所襲取，那個蘇盤，就是今日認爲暹羅的發祥地而加以慶祝的。從此地出發，略取了更南的底哇拉哇蒂 (Dvaravati) 連帶拉哇布拉 (Lavapura) (Lawa = Wa 的城，今日爲羅布補里 (Lopburi) 這是安國 (Angkor) 的克穆 (Kmer) 的藩屬。王者拉麻度波度 (Rama Tiboti) 的新都在1351年爲阿育西 (Ayuthia)，到了1782年才讓與曼谷 (Bangkok)。泰流在阿育西成立後的百年中，好幾次冲到美麗的安國，把柬埔寨的克穆人 (Kmer) 子遺壓退到一種陰暗的生存中去。

已於第八或第九世紀盤據在文田 (Vientiane) (即 Vieng-Chan) 與鑾巴邦 (Luang Prabang) 諸谷中的泰流終於增強了力量，建設一個兩個，其時尚在山中的，十分有抵抗力的王國。鄰近的泰系則更爲古老得多，黑泰 白泰 以及佬 (Tho) 在安南人的影響之下，而儼 (Nung) 倭 (Nhang) 以及其他則在廣東人的影響之下。壓根兒說，安南同廣東一樣，兩者都由早前的泰國出來。以後當詳論之——這樣華中的泰之向西移動，以及牠的向後印度半島侵潤而終於突進，都是歷史上明白的事。與此有關的種族問題，我們試用上面的說法加以發揮。(參閱 Cochrane, Davies, Harvey, Lund, Maspero, Reinach, Scott, Steiger, Schmidt, Terrien 諸人之著作。)

III. 種族的敵對 (DER RASSISCHE GEGENSPIELER)

接着我們就說到遠東動力的靜止方，這就是主動的華北族以及他的先鋒泰，的敵對方。此方直到今日，如第一次報告所示，還以維達族 (Weddid) 爲最多數。簡陋的，遼遠的與南方歐羅巴人種對於進取的鄰近的蒙古人種，於

此實處於失敗的地位。西歐亞人 (Westeurasien) 在較中的南方碰上東歐亞人 (Osteurasien), 戰略上的優點與政治上的勝着在東方的手裏。

一大部份南後印度的南維達族自從在艱難中自行發明種稻以來, 連帶的有了強固的被動的種族的抵抗力, 有稻才有羣, 有羣才有抵抗力發生, 多餘的人口流向南方, 南方有的是空地, 在北方反有壓力, 凡沒有發明種稻的地方, 逃避是惟一的自全之法——試看馬來的生奴人 (Senoi), 然而在種稻的地方, 到了萬不得已時, 就能俯首暫屈, 吸收外來的東西, 受南方的影響 (印度), 受北方的掩蓋, 於是也發育了進取的異種, 這種情形可見之於南方的僕人 (Moi), 占人 (Tcham), 柬埔寨人, 在暹羅才十分明顯, 在北方更甚, 北方是緬甸與廣東之間的, 華泰的掩蓋之下古蒙古族所組成, 牠的地理中心是佬的區域, 現在我們站在這裏。

今日之下, 照整個的情形看來不會預料有旁的, 那裏所說的話差不多還只有泰語, 問題是, 是否一向如此, 如果一向如此, 則華中系與古蒙古族該有同樣的原始語言, 這個當然本來已極不近情理的了, 雖然華與泰相近為不足異, 因為照得我們的意見不過是黃河揚子江沖積的大小平原的鄰近語言而已, 他們在種族上也相近, 但是華中系與古蒙古族却遠不能以此類推更不能假定有一種同一的原始語言, 所以古蒙古族區域內較老的別種語言的殘餘饒有較大的意義, 而泰的以及華的歷史之提及別種較老的言語之存在於此區域內, 其傳播較今日為遠, 是更為值得注意的, 我們且只以今日還遺留着的, 顯然退縮了的較老的語言區為限, 這是瓦人 (Wa) (Lawa) 與俚人 (Riang) 在憐國, 巴龍人 (Palaung) 與孟人 (Mon), 該處的人於1927年訪問過, 還有某種居於湄公河中部的卡 (Ka) 以及在南安南山中的僕人, 這是此番旅行所訪問的或還有待於訪問的, 他們都說孟克穆語, 苗語與安南語自己也保留着孟克穆語的殘餘, 由此看來, 毫無旁的結論可說, 只有視孟克穆語為古蒙古族的原來的言語。

只有一點似乎是矛盾的：那些這樣十足維達化的柬埔寨人與許多——這是由自己的成績已經推定了的——極爲維達化的僕人也說孟（Mon）語，此外，同樣十足維達化的低地暹羅人直到十三世紀與十四世紀還說孟語，以後才泰化了。這個原始古蒙古族（urpalāmongolid）的孟克穆也許在牠的擴展中強烈的向南推進，因此移向維達族方面。可是，這似乎不外爲華中的泰之對手方，泰向古蒙古族方面移進，遂激動了古蒙古族之羣，使他們向維達族推進而掩覆之。如果說北方後印度的，現代的，主要爲古蒙古族的泰，即泰化了的古蒙古族，是爲首第一披荆斬棘，對付着簡陋的近鄰向南發展的人，也不是近情理的話。動力的流線，地理的走廊以及經濟文化的激流是從古就存在的。那些——爲簡便起見我們稱之爲——種稻的傳播者，照得他們的羣衆看來，也只能是古蒙古族了。從他們或旁的北來者得到的體質方面的影響，在東維達族的型態中見得夠了。我們到處遇到古蒙古族的風格，在柬埔寨人，波爾人，（Porr），尤其在暹羅人，一如反之在整個的佬區域與山地區域，就在北方也還豐富的指出維達族的殘餘影響。我們回想暹羅人與佬在體質上的主要成份——這是同一的，不過在百分比中南方較多的爲維達族，北方則爲古蒙古族。此外，凡今日孟克穆族語言殘餘所存在的地方或不久以前曾經存在的地方，即印度的西維達族之中——只有那裏！——也有蒙古式的面貌。這不能有旁的意義，只能說這個蒙古式面貌的原來的所有者也就是孟克穆言語的傳播者，在幾處細節上他們也是後印度文化元素的傳播者。由此說來，所以孟克穆人最初也不屬於維達族，而是屬於蒙古人種，這是說，古蒙古族的種族圈。

所以照得一切經濟的與地理的情形推測，照得一切言語的與種族的已成事實，得知維達族的原始言語應該早在歷史以前的時期內把地位讓給古蒙古族的孟克穆人了。維達族總是退讓的，在印度的西維達族表示了根本上同樣的過程。他們早在紀元以前的時候接受了印度化（Indid）的台維

地人 (Drawidisch) 一如後來這些台維地的印度人接受了雅里安人 (Arische) 一樣,此地也是種族保留與言語進移,外加文化的一部份進移,以及早前的習慣儀式,建築格式,信仰方式,語句成式的殘餘,到處都是,在空間條件與時間條件的聯繫中,這些是指南針。

IV. 泰族問題的總結 (ZUSAMMENFASSUNG DES TAI-PROBLEMS)

此地在泰區域中關於問題及工作的目標,分類,以及整理方面所得的暫時解釋,為容易明瞭起見,特簡短的總括於下,這也許可為以後的工作之一助。

甲. 動力的基本條件

1. 種族極

東亞的種族機動性是由兩極決定的:一個進取的,主動的極與另一個簡陋的,被動的極。首先的極是黃河『大冲積平原』的古中華族 (Ursiniden) 造成的,居後的極是湄南湄公河低地冲積處的古維達族 (Urweddiden) 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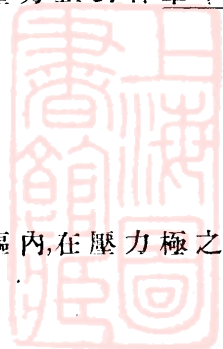
2. 壓力線

這動力的兩方,壓力線與逃避線,是適合着地域上的走廊與經濟上的可能性兩兩向南發展。動力因種稻的發達,以及人口與文化之隨之而發達,在紀元前第二千年中極為活躍,遂使古蒙古族的孟克穆人在南方排擠了後印度的以及一部份印度的維達言語,而在北方則壓力正對着華中系的泰推進:第一紀。

乙. 語 言

3. 揚子圈

原始泰在他的揚子江『小冲積平原』第一中樞內,在壓力極之南直接



與大的華北的冲積平原相銜接,該最先以地位讓給說華語的而退處於今日的華南的山地居民間,其時差不多爲紀元前第一千年中:第二紀。

4. 雲南圈:泰

初期泰在西面的,由壓力中心出發較易達到的四川山地,重復(一如日後苗傜類)被擠向西南,擠入他們的第二中樞,雲南與廣西的山地,就此成立了北方的泰,較老的與無接濟的孟克穆開始向南退讓,較幼的由西藏接濟的僮仍留着,決定性的變動落在紀元後第一千年中:第三紀。

5. 後印度圈:孟克穆

後期泰由雲南的第二中樞出發,也經過緬甸的後印度山地直移向東京,此地建設了牠的第三重心點,在中部,今日的暹羅,流向湄南湄公低地,於是成立了南方的泰,孟克穆的遺跡只不過是小的殘餘島,這些演出於紀元後第二千年中:第四紀。

丙. 種 族

6. 華族的勢力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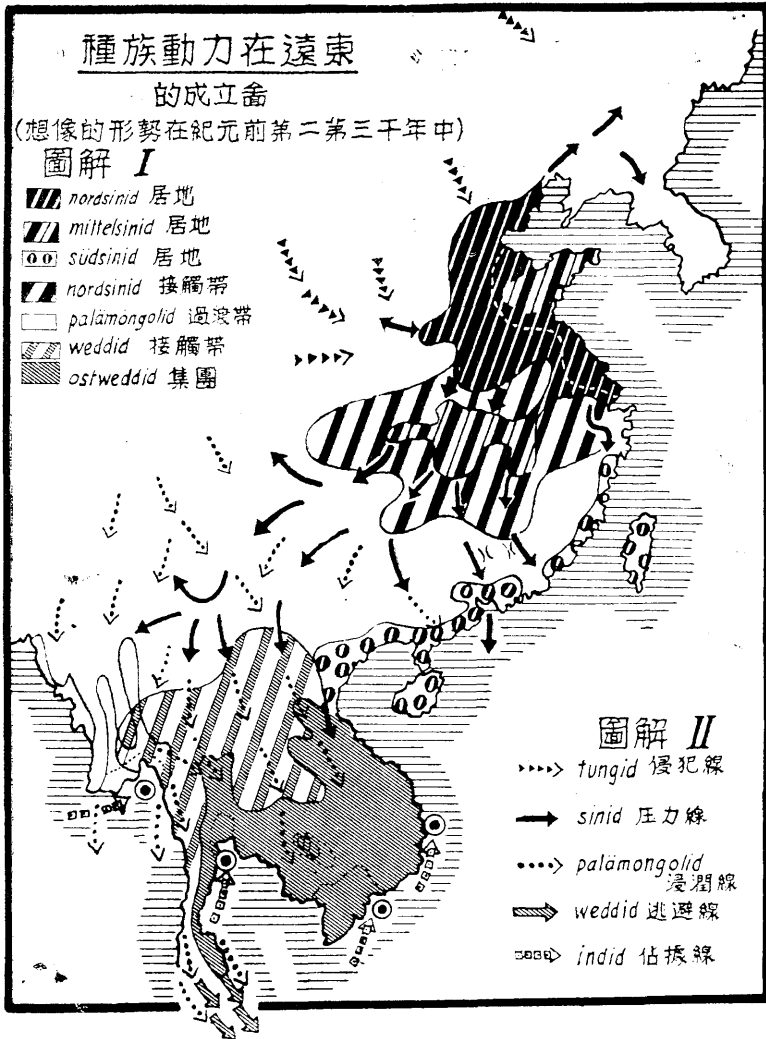
大冲積平原的華北系人,是原始華語的說者(以後變爲官話),在南面接壤的,小冲積平原的華中系人是原始泰的說者,華中系人今日在所有的盆地與河流區域,從文化方面講,已經華化了,不過在山谷或山上的則還未。

7. 蒙古古族的對消帶

古蒙古族是原始孟克穆語的說者,因泰(以及僮)之進佔而移動,在較遠的中央印度局部式的掩蓋了維達族,在鄰近的後印度完全掩蓋了牠,所以今日的北面的,住在谷中的而曾爲華中系的說泰語者,尤其是僮,已經十分顯然的古蒙古族化了,至於南面的同樣住在谷中的說泰語者,佬,還強烈的襯托着維達族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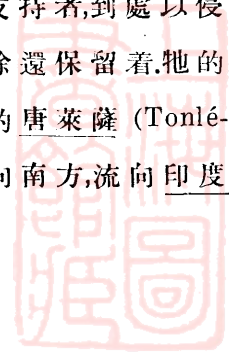
8. 維達族的逃避羣

在最南的湄南與湄公兩河冲積平原之維達族中,華中系的原始泰元素



種族動力在遠東

完全絕迹。古蒙古族這才自己成了南面的後期秦之支持者，到處以侵略或掩覆而存在着。這樣，維達族的大塊只剩了雜色的殘餘還保留着，牠的痕跡所在，最清楚的在空間動力學上最遠的柬埔寨人中的唐萊薩 (Tonlé-Sap) 區域內，以及南安南的山中，伴着若干僕族，其餘的流向南方，流向印度尼西亞 (Indonesien)。



丁. 人種機動力的結果

9. 過渡

視爲遠東總機動性的種族生物學的結果,有下列次序:北方的華北系的壓力中心,隨之以一個華中的與華中系的掩映帶,其間有若干華北系的掩蓋或穿插,與此遙遙相對的,在南方維達族的逃避極一面,有佬的與泰化的古蒙古族的掩映帶,其間有維達族的底子,在南中華的比較適中的古蒙古族的緩衝帶內爲經濟的聯繫所在,使各種新的種族團體一部份成爲堆狀的聚落與帶狀的聚落,一部份成爲層次式的聚落或編織。

10. 系型

這個生物的變化之遲遲進行,使整個在中華族的壓力中心管轄之下的東亞動力範圍釀成許多的與可以明白劃分的族型與系型,尤其在南面的部份,那裏正是壓力線,浸潤線以及逃避線錯綜交織的地方,關於這些系型的成立,在說過的種族成份中,多數只由兩種成份來決定,但在融合進行中與異類體質的諧合中成立了新的標誌團結——也許是突變,然而一定是遺傳的,幾乎地球上沒有第二個地方有這樣態楚的以及傍着種族而銳露的民族型與系型,一如越南所示。

我們由此直接從我們至今爲止的旅行成績中引證,得到一個暫時的工作意見,牠指示了整個的偉大的相互關係,指示了整個的偉大的有效力量,牠不過是一個影射圖,只略具輪廓而已,然而這個輪廓幫助我們繼續進行,解釋了一種無可譬喻的混亂,整理了原因與關係,現在我們可以,該說我們應該繼續旅行,現在又得以單件事實,辛苦鑽研,反覆考核以及擴張範圍爲先務。



此
页
空
白



字喃雜考

聞 宥

本文爲拙作論字喃之組織及其與漢字之關涉⁽¹⁾之補篇,前文發表已六年。講習之暇,雜檢羣書,亦間有所弋獲,今分爲左列三事言之:

第一爲字喃製作之年代 余前文於此未詳言。Cadière-Pelliot, *Première étude sur les sources annamites de l'histoire d'Annam*⁽²⁾ 引大越史記全書欽定越史通鑑綱目等所謂“國語詩賦”,以爲字喃之發生當在十三世紀之末,十四世紀之初。Maspero, *Etude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³⁾ 更告吾人,現存字喃碑刻之最古者爲 1343 年寧平 Minh-binh 護城山 Ho-thành-son 之一碑;書籍之最古者,爲黎朝初阮廌 Nguyễn-Trãi 之家訓歌 Gia huân ca, 此已往學者攷證之辜較也。近年越南阮文做 Ngyen-Van-To, 君爲 Viet Han Van Khao (Etude sur la littérature sino-Annamite) 作評,更援馮興 Phung-Hung 稱布蓋大王 bo cai dai vuong 一證而主提早爲八世紀。同國陳文理 Tran-Van-Giap 君備引諸說⁽⁵⁾而以爲尙有待於更詳之攷索,以吾人言之,言淵源與言通行不同,而皆得用以爲製作年代之準。以越人習於漢字之久,萬葉假名式之使用,宜不待十三世紀而始有。故言其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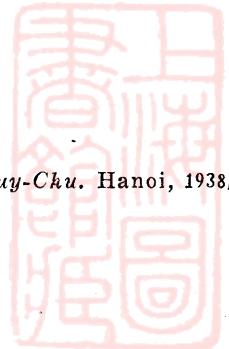
(1) 燕京學報,第十四期,北平,1933, pp. 201—242

(2) *B.E.F.E.O.* t.IV, 1904, pp. 760—261

(3) *op. cit.*, t.XXII, 1912, p. 7.

(4) *op. cit.*, t XXX, 1930, p. 144.

(5) *Les chapitres bibliographiques de Le-Quy-Don et de Phan-Huy-Chu.* Hanoi, 1938, pp. 14—15 此承章俊之先生錄示,附誌謝忱。



始，則阮君之言爲近言其用以入文（即已通行），則大越史記所載，Cadière Pelliot兩氏所資以爲證者，固亦可以信之而不疑也。

第二爲字喃性質之分析 余前析一切字喃爲(甲)表音字(乙)表音字(丙)半音半意字三類。山本達郎氏評述拙文⁽⁶⁾，且引 Miden 依據 Phan Quynh (疑是范瓊 Pham Quinh 之誤)⁽⁷⁾ 之分類，加以比較。Miden 之文⁽⁸⁾余尙未見依山本所列，則吾二人間之異同，當如下表：

Miden	聞 宥
1. 用漢字原文者 a. 表借入之漢語者 b. 對於漢源而未甚變化之越語爲比喻的使用者 c. 完全作音符用者	甲・表音字
2. 就漢字原素加以組織者	乙・表意字 丙・半音半意字

蓋 Miden 詳其前半，而余詳其後半。自文字學的觀點言，則結構材料之分析，自應如余之分乙丙（Miden 文余雖未見，然頗疑其於漢字未有素養，故於會意，形聲兩者之區別，未能剖析。正猶 Bonet 爲越學專家，著爲字典，而亦以

(6) 東洋學報 二十二卷第二號，東京，1935。

(7) *L'Union merveilleuse de Kim et de Thach. Manuscrit en Chu-nom Précédé d'une introduction, transcription en Quoc-ngu et traduction en Françai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commentaires Par P. Mide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t.IX Saigon, 1934.*

(8) *J.Y. Claeys, Introduction a l'etnde de l'Annam et du Champa. Edition du Bulletin des Amis du Vieux Hue. 1934, 聞其中亦涉及字喃，又 G. Cordier 有 Les trois ecriture utilisées en Annam: chu nho, chu nom, et quoc ngu. 一文，惜皆未見。*

未通漢文,疏舛不少,如余前文所指摘是也)。自文章學及語言學的觀點言,則本語借語之科分,本義轉義之料簡,亦極應如 Miden 君之分 a b.總之其意字一類(即 Miden 之 2,亦即余前文之乙表意字 Ideographs 丙半音半意字 Semi-ideographs 二者),出自越人之意匠,故雖所用材料為漢源,而其語言之背景反比較的單純。其音字一類(即 Miden 之 1,余之甲)則所表達者或如所謂 Mots de civilisation,或如所謂 mots très usuels,⁽⁹⁾而所用之材料又皆為漢文本身而無所增損,故性質反更凌雜(至少以漢人觀之,當覺其更凌雜)。Pham Quinh(?)及 Miden 兩君加以區分,且極緻密,誠卓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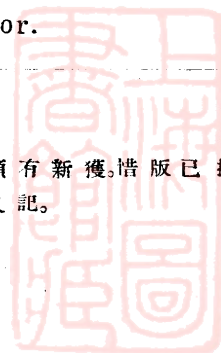
第三為字喃研究之文獻 余前文僅引李仙根安南雜記以為國人絕少措意,此實余譾陋之過。徐延旭越南輯略為通常習見之書,而於地名之用字喃者,已有詮釋。盛慶紱越南地輿圖說亦有遙引。此雖去學術的研究絕遠,然先民述作之功,不可沒也。至西人之注意於此者,則遠在百年以前,即已有之。其人為 Father Joseph Morrone, 其書名 *Vocabulary of the Cochinchinese Language with Marginal Notes, showing its Relation to the Chinese.*⁽¹⁰⁾所言雖亦未精審,而對於其成分之剖析,固已為初步之努力矣。余既寡陋,至最近始得讀山本頗有意補苴,而亦未之及。蓋甚矣問學之道之無窮也。今錄其書首第一事,以終吾篇。

歪 Troi	The character is formed out of two Chinese characters;
Les Cieux,	The four strokes at the top are the Chinese character
The Heavens,	tien, heaven; the three lower ones are the character
	chang, which means aboue, superior.

(9) 此 Przulski 語,見 *Les langues du Monde*, p. 396.

(10)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出版, Philadelphia, 1838.

月前道出河內,晤陳文理君於博古學院,相與縱談字喃,頗有新獲。楷版已排成,不能追改,異日當更為三考論之。二十八年十二月作者又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7507B



NOTICES

- 1) *MERIDIO-OCCIDENTALE SINENSE* is a medium primarily for publishing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s on the geography, anthropology, folklore and linguistics, etc.,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by the members of the Southwest China Society. Contributions by non-members are accepted when space is available.
- 2) Each volume of the journal will cover one year, but the volume may be published in instalments.
- 3) Contributions may be either in Chinese or in any of the European languages, and an abstract in any of the European languages will be required, when they are written in Chinese and vice versa.
- 4) Manuscripts should be written or typed on one side of the paper, double spaced, and sent unfolded. A condensed title for running page headline, not exceeding thirty five letters, should be given.
- 5) Fifty reprints with cover will be sent gratis to the author (twenty-five copies for non-members). Additional copies may be ordered when the galley proof is returned.

Price for the issue:

Domestic: \$1.00 (Chinese National currency)

Abroad: U.S.\$1.00 or 4/6

All articles, MSS. and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219, Pao-shang Street, Kunming, China.



233

MERIDIO-OCCIDENTALE SINENSE

VOLUME I

CONTENT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HE LI TRIBES OF HAINAN ISLAND. By Chungshee H. Liu	1
SUR LA CONCORDANCE DES DATES NEOMENIQUES DU CALENDRIER ANNAMITE ET DU CALENDRIER CHINOIS DE 1759 A 1886. Par Yung Chang.	25
REVISED VALUES FOR THE LONGITUDE AND THE LATI- TUDE OF KUNMING. By Chao-Yang Liu.	37
ON THE KINSHIP OF THE ANNAMITIC LANGUAGE. By Yu Wen.	66
THE ORNAMENTAL TERMINATIVES OF ADJECTIVES IN CANTON AND AMOY DIALECTS. By San-Su Chen. ...	75
DAS TAL-PROBLEM. Von Egon Frhr. von Eickstedt und übersetzt von Tsung-tchi Tchou	95
SOME REMARKS ON THE <i>CHU-NOM</i> . By Yu Wen.	111

PUBLISHED BY THE SOUTH-WEST CHINA SOCIETY

KUNMING, CHINA

1940

